

篇長會社

滿城風雨

張恨水著

行印局書衆大海上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出版

社會
長篇 滿城風雨

全三冊

▲定價二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 者 張 恨 水

發 行 人 樊 劍 剛

印 刷 者 大 衆 書 局

出 版 者 大 衆 書 局

此書為著作權

翻印必究

上海大眾書局印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

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

第八回 戰後尋歡兒女供魚肉 醉中畫策家鄉付劫灰

却說伯堅站在窗外。偷聽霍仁敏說話。他一開口竟要宰人的全家。心中既怕又疑。當這樣炸彈滿天飛的時候。軍民同舟共濟。幸而留一線生機。大家正要互相幫助。去殺開一條出路。怎麼他到要殺人的全家。聽那口音。好像不是派捐攤餉。且繞到前面。看是些什麼人出去。於是移轉脚步。悄悄的走到前面來。然而當他剛一走過那後面的天井。就聽到霍仁敏叫着。把曾縣長請來。伯堅連忙跑到前面等候。免他識破了。果然一個護兵走了來。帶着笑客。說師長請。伯堅跟着他到了霍仁敏屋子裏。只見他面前棹子土堆了許多桃子和香瓜。他手上拿了大半截香瓜。一口咬了大半邊。口裏水漿亂濺。將手上的香瓜。向伯堅招了兩招。笑道。「天氣煩悶得很。吃一點水果罷。」伯堅殊不料師長很鄭重的叫了來。却是這樣一件平淡的事。然而以師

長之尊。許多隨從。都不理會。單單只請我一個人來吃水果。這是一種特別的恩惠。不可小視了。於是微鞠着一個躬。在棹上取了一個桃子在手。霍仁敏將香瓜向嘴裏一塞。用牙齒咬着。然後膽出手來。在袋裏掏出了一把轉動的小刀。親手遞給他。笑道。「削一削皮吃罷。這樣才有益衛生。」伯堅又一彎腰接着。更覺師長這恩惠是不同等閒。便站着半側了身子削桃子皮。霍仁敏依然拿着香瓜在啃。向他一招手道。「坐下罷。白天累夠了。晚上我們大家要好好休息一番。」說畢。又向對面的一張籐椅子指了一指。到了這時他心裏有些明白了。師長如此謙恭下士。必有所謂。恭敬不如從命。就依着話坐了下來。且看他說些什麼。於是將籐椅子向後挪了一挪。還是半側了身子坐着。霍仁敏笑道。「你只管隨隨便便的吃罷。在我這屋子裏。就不必講什麼禮節。吃得定了定心。人也就涼快些。可以少出兩陣汗。」伯堅

越是謙遜。師長越是叫不客氣。這也就只好隨便一點了。要不然。一味受他的招呼。也是難過。於是正坐着過來。一連吃了好幾個桃子和李子。霍仁敏一個西瓜吃完了。找了一條冷濕手巾。胡亂擦抹了嘴。將巴掌搓了兩搓。笑道。「你不知道我心裏爲什麼這樣的高興吧。就是白天我們在這街上看到的那姑娘。不知道什麼原故。我心裏已經有了她。我決定了主意。派人把她接了來。她來了的時候。也許有些推諉。你是這裏的父母官。就煩你從中作個大媒。勸說勸說。只要你肯出面。這事現着很正派。就不愁辦不通了。」伯堅納悶了半天。這才算明白。原來師長是要人代他找一位臨時夫人。但是他有權有勢。搶一個民女。很不算什麼。何必還要縣知事出面。難道知事的面子。還能大似師長嗎。逆料推辭是不能夠的。只有避免責任爲是。伯堅笑道。「這倒要恭喜師長了。一個民女。還有不願作師長太太的嗎。把姑娘

接了來。師長當面和她一說明就行了。知事這個小小的位分。有什麼面子。不要倒說得誤了事。」霍仁敏道。「叫你出來作媒。這是有原因的。我們都是老粗。有什麼就說什麼。小姑娘是不愛這一套的。像你們渴過墨水的人。無論什麼壞事。都可以說出一個道理來。等她高興了。然後我們才……哈哈。那就有趣了。若是勉強。就是她面子上依從了。心裏不依從。一點沒有意思。這事你得和我辦一辦。」伯堅心想。這倒好。我成了什麼人。因笑道。「師長抬舉我這一個紅媒。這是我交好運的兆頭。好差事。好差事。但是事成之後。師長有什麼東西賞我們呢。」霍仁敏笑着低聲道。「你年輕輕的作了縣知事了。還嫌着官小嗎。我老實告訴你。」說到這裏。聲音又低了一低道。這一個城池。也不是什麼大財源。整師的人在這裏死守着。打完了也就完了。那又何苦。依我看來。人家整天的用飛機炸彈轟我們。我們死守着有

什麼好處。帶了我這一師人。那裏混不到飯。我決計等他們鬆鬆。就讓給他們洋兵了。到了別地方。你要好好幫我一點忙。將來也許幹一任比知縣大的官。你若恐怕說父母官出來作媒。有些不合適。你就得想想。反正是幹兩三天的官兒。還怕什麼人來說你不成。」伯堅聽他所說。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話。他既是不講理的人。又是上司。如何敢向他回駁。只得站起來拱拱手道。「等新夫人到了。師長讓我說什麼。我就說什麼。包管不辱台命。」霍仁敏笑道。「我會說。還要你替我說嗎。就因為我不會說。才要你說的。我沒有別的意思。就是要那姑娘跟我。我要他口肯心也肯。所以不願硬來。你怎樣說得她肯了。那都出在你。你就是說我帶了兵殺上北京。要作大總統。這都可以。」伯堅笑道。「那末。我先在師長面前告一會兒假。讓我到屋子裏去想想。要說些什麼話。」霍仁敏道。「可以可以。我不是告訴你了嗎。不辦

公大家都是朋友。一點也不要客氣。」說着。將棹上的水果。抱了一大捧。向伯堅送過來。笑道。「你只管帶去吃。心裏一涼。想的主意。一定也可以週到些。」伯堅也不知這位師長。根據是那一項學理。却爲這樣一種說法。便笑着。一點頭。將水果接了回房去。心中暗想。他強擄民女不算。還要我作縣知事的出面。把人家說個口服心服。我是什麼縣知事。談不上身分。但是我自己的。人格。總是有的。我決不能昧了良心。助桀爲虐。然而不幫着他說話。他怪下罪來。要人的性命也易如反掌。這個難關。要怎樣渡過呢。伯堅一個人。躺在一張籐椅上。只管想了出神。但是想來想去。絕對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法。正沉沉的向下想了去。忽然一陣雜踏的步履聲。和喧嘩的說話聲。由大門外進來。直向裏面走去。彷彿聽到有人說。大家去見師長。大家去見師長。見了師長。我們就不管了。在這種說話聲中。有女子哭着道。「你們這班強

盜。我不要命了。」以後那女子直向上房而去。聲音就不聽見了。伯堅心中一時更跳的厲害。心想。怎麼樣硬幹。這簡直是戲台上惡霸搶親的那一幕了。這樣的事都做得出來。其他可以假手於人去辦的事。他又有什麼顧忌。我就是不顧全自己的人格。我是西平縣鄰邑的人。將來和父老相見。人家也不會便宜放過我。這樣看來。還是少和他合作爲妙。如此想着。身子原是斜靠在籐椅上的。索興將兩隻腿伸直來。舒舒服服的躺着。決計不理會這一件事了。就在這時。有一個隨從兵走了進來。就向他行個禮道。「師長請縣長就去。有要緊的事要商量。」伯堅明知所謂要緊的事。就是強擄民女的這一件事。心裏真不願去。但是一看隨從兵站在自己面前。若是坐着不動。他去和師長一說。自己違抗命令。也是一項大罪。因之慢慢站了起來。慢慢的答應了一聲道。「我就來。」隨從兵答應去了。伯堅站着躊躇了一會。

子。接着又一個兵來了。還是說師長請。伯堅也不說我就來了。答應了一個好字。跟着他身後，一直來見師長。見霍仁敏坐在堂屋裏正中椅子上。拿了一把小刀子。正在那裏削桃子皮。眼睛望着屋角上一個姑娘。只管出了神。那樣子是對着這姑娘沒有辦法了。這姑娘身子縮着一團。坐在屋角地磚上。兩隻手捧了頭。掩住眼睛。只管是哭。屋子裏站着幾位軍官。都斜伸出一隻腿。彷彿站着有些倦意。自然是對於這個姑娘。也感到沒有辦法的了。霍仁敏見伯堅走了進來。用手向他招了兩招。將嘴向屋角上一呷。那意思就是告訴他可以辦這件事了。伯堅看看。不向前勸駕。大概是推諉不了。只得走近前一步。先咳嗽了一聲。然後問道。「這位小姐。你不用哭。有話好好的說。」那姑娘兩手蒙住了臉。哭得嗚嗚咽咽的。頭也不肯一抬。伯堅所說的話。好像是沒有聽到。他只得又用着和緩的聲音道。「大姑娘。你不要作聲。」

聽我和你說幾句。」那姑娘到這裏來以後。所聽到。全是不堪入耳之言。而且也是其勢洶洶。現在有個男子說話。很是低聲下氣。這却是特殊的。不得不仰起臉來。向他看了一看。一見之下。是個很年輕的人。氣先向下沉了一沉。雖然不曾說什麼。倒是依了伯堅的話。停止了哭聲。伯堅料着言語可以說進去了。便站在她面前道。「你這位姑娘。得仔細想想。我們師長。是多大的身分。他既是很看得起你……」那姑娘以爲伯堅所說的話。一定比較中聽一些的。所以靜靜的向下聽去。現在他開口第一句。便是說師長有身分。還是一鼻孔出氣的。坐在地上。隨手摸了一塊碎磚。就向伯堅劈頭擊來。不偏不斜。那碎磚正砸在他鼻頭上。他哎喲了一聲。身子向下一蹲。兩手捧住了臉。並不讓別人看到。霍仁敏以爲這一下。完全是爲自己說媒得來的。心裏很過意不去。連忙站起身來問道。「怎麼樣了。怎麼樣了。」伯堅捧

着臉。只搖搖頭。那意思。可以說是並沒有打痛。也可以說痛得不能作聲了。霍仁敏一頓脚道。「這個姑娘。太不講情理了。人家一縣的父母官。看得你銅錢一樣大。當你的面來作媒。你倒動手就打人。」那姑娘哭着道。「我倒不講理。你們強橫霸道。搶人家的姑娘。這算是講情理嗎。你配講人不講理嗎。」霍仁敏不由冷笑一聲道。「你真是初生的小犢兒。不怕虎了。你沒有聽見說霍仁敏不是好惹的嗎。仔細我要發我的威風了。」那姑娘索興不哭了。揩着眼淚。站了起來頓着脚道。「發你的威風又怎麼樣。至多不過是要我的命罷了。我現在就沒有打算要命。霍仁敏真不料這位姑娘會有這樣激烈的抵抗。立刻把一張黃臉。變成了紫色。瞪了他的麻黃眼睛。鼻子裏只管呼呼的出氣。旁邊有位王參謀。是個黑大胖子。而且臉上還長了許多疙瘩。不生氣。他的面孔。也就慘淡怕人。現時他又生了氣。更覺兇燄逼人。臉

上的紫疙瘡。都一齊膨脹起來。猶如癩蝦蟆的皮一般。一陣臭汗味。引着他走了過來。站在那姑娘面前喝道。「你不要不知道好歹。我們要你死。你就死。要你活。你就活。要你半死半活。你也就半死半活。你若是這樣滿嘴胡說。我們也就犯不上再和你客氣了。」他是穿了軍衣的。說話時。伸了兩個光拳頭。互助磨擦着。表示他有武力干涉的決心。霍仁敏見那姑娘雪白的臉。一哭之下。兩腮紅紅的。兩行淚痕兀自未乾。樣子很可憐。便向王參謀道。「我也不和她一般見識。她算是說錯了。也不必怪她。只問問她。爲了不作師長的太太。情願去死。這是什麼算盤。哈哈。你不要看我臉子長得黑一點。但是我的心眼不壞呀。」說着。又拍了兩拍手。那王參謀看霍仁敏時。霍仁敏却向他丟了一個眼色。他於是兩手向胸前一抱。又向那姑娘面前走進一步。回頭對站在後面的隨從兵道。「拿軍棍來。」那姑娘本來停住了哭。向

王參謀望着王參謀作出了這麼一個樣子。不由得她心裏不猛，然吃了一驚。剛剛收住了的眼淚水。又像拋沙一般。由臉腮上紛紛滾了下來。身子再向地下一坐。哭道。「你們打罷。你們打罷。」只在這時。屋子外面。一個人向裏一跳。兩手亂搖着道。「不要打。不要打。有話好說。」大家回頭看時。進來的老人。嘴上有一部黑鬍子。臉上雖然瘦削一點。却也雙目炯炯有光。身上穿了一件藍竹布長衫。已是撕出了好幾條口子。然而還是將鈕扣紐好。垂着兩截長袖子。高高舉着。只管向人作揖。伯堅這時坐在一邊。依然用兩隻手捧着頭。半閉着眼睛。但是這些人的行動。却是看得清楚。口裏却不住的哼着。那個老人回轉身來。又向伯堅一揖道。「這是縣尊了。小女性暴。剛才粗魯一點。實在該死。請看她年輕。饒恕她這次。我自然會好好的勸她。」伯堅將眼睛微微開着。哼一聲。又微微一點頭。霍仁敏道。「你是這孩子的父

親了。你叫什麼名字。」那人道。「我叫羅紹文。是縣裏的……」霍仁敏一瞪眼。喝了一聲道。「混蛋。你什麼名字不能叫。怎麼和我們老太爺一樣的名字。你簡直有心要佔我的便宜。這老頭子文謫謫的。一定也是不聽勸的。來人。先把他媽的給我綁了。」他的臉色變紫。又是這樣張開嗓子來叫喚。早嚇得羅紹文面色變白。一句話說不出來。只站在一邊發呆。伯堅連忙搶上前去。情不自禁的。也和霍仁敏作了兩個揖。笑道。「師長。請不要動怒。天下同名的人。本來很多。也不見得他是有意佔師長的便宜。若他果然是這一個名字。師長不但不應當辦他。這是一種佳話。將來真可以當鼓兒詞說。請想。岳丈和父親。不是同樣的長輩嗎。他這名字。現在似乎有點欠禮。若是成爲親戚。那就巧極了。」霍仁敏偏頭想了一想。笑道。「可是巧極了嗎。呸。老頭子。你聽見沒有。憑這名字。也見得我和你女兒是命裏註定了的婚姻。你

都和我老子同名了。已算我半個老子。你女兒不嫁我嫁誰。如若不然。我讓你白充半個老子去。我能答應你嗎。哈哈。究竟是曾知事有肚才。一句話。就把我提醒了。呀。慢來慢來。曾知事不是打傷了嗎。」伯堅這纔醒悟過來。剛才那樣傷重。怎麼無事了。連忙皺了眉。用手按住額角道。「頭上還是痛得厲害。若不是爲了老先生這句話說得湊巧。我還懶得說話呢。」說着。就向紹文一拱手道。「我的話。你大概是聽見了。我現在頭痛得要命。也不能多說。我要去躺着了。」他說着話。手按了頭。眼睛可是向霍仁敏瞟着。看他意思怎麼樣。見他一雙眼睛。都射在那哭着的姑娘身上。並不注意到旁人。便悄悄的走出堂屋。溜回自己屋子去了。羅紹文因伯堅在屋子裏。覺得有個斯文人在座。說話總可找個對手。現在伯堅走了。滿眼都是武人。他們一動怒。就可以殺人。殺了女兒。女兒還可以保全自己的清白。若是殺了父親。

女兒無人保護。更是要受人家的欺侮。現在除了與他們妥協。簡直沒有別的法子了。好在這一座縣城。已經被日兵圍困了。這師長連司令部都守不住。躲到米糧棧來。不定他是什麼時候逃走。我只和他用言語來俄延時間。混一時是一時。混得他逃走了。也就無事了。如此想着。就向霍仁敏連連了兩個揖道。「師長。你老人家這樣看得起我們。我除了說一句高攀的話。還有什麼可說。只是我這小女。自幼就慣壞了。受不得一點委屈。請師長暫息一息怒。讓我帶了回去。好好的勸她一頓。」霍仁敏不等說完。瞪了眼將手一揮道。「你這叫胡說。我就是大傻子一個。難道這一點事情都想不開。讓你把她帶回去了。你還肯來嗎。」說着。昂頭哈哈笑了起來。向王參謀道。「你看。他以爲我們這點兒心眼都沒有。笑話。不笑話。」羅紹文見他笑着張了大嘴。眼角上許多魚尾紋。一齊打起皺來。顴骨上兩塊肉。只管向上高聳。

那樣子自是陰險怕人。便又向他半鞠着躬道：「師長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。假使師長不放心，讓我帶了她回去，就請師長騰出一間屋子來，讓我好好的勸她一勸。有一夜的工夫，我總可以把她勸了過來。倘若師長不等勸好了她，看她這樣哭哭啼啼的樣子，師長當然也是瞧着不順心吧。」霍仁敏抬起一隻手，慢慢的摸了上嘴唇的短椿鬍子，點點頭道：「你這話也有理。可是我們當軍人的，行動沒有定準。今天成親，也許明天就走。你要勸她一宿，到了明天，我就滾蛋了。那怎樣來得及。羅紹文不敢駁回霍仁敏的話。可是也不敢答應他。呆呆的站在一邊，直垂了兩隻手。看看羅姑娘依然兩隻手捧了臉，坐在牆椅角下，嗚嗚咽咽的垂泣。王參謀一看霍仁敏的臉色，並不是那樣生氣。知道這事，不至於十分決裂。有一天這位姑娘，作了師長太太的時候，讓他說起今日逼迫得她厲害，那也是件棘手的事。與其讓將

來爲難。倒不如現在放鬆一把了。如此想着。因之將雙肩先聳了一聳。笑嘻嘻的對羅姑娘笑道。「你這位小姑娘。你聽聽。你們老太爺都願意了。將來你是我的上司太太。有些話我也不便說。我只大胆的說一句。作你一個紅媒罷。坐在這地下。怪潮溼的。也不是個辦法。請你到屋子裏去坐着。有話只管慢慢的說。老先生。我們誰也不便動手。就請你攬一攬罷。」說着。還向羅紹文一抱拳頭。羅紹文一想。逃走是逃走不了的。不如把女兒引着躲避到房裏去。兩個人共商一個辦法。於是就向前一彎腰。攬着姑娘。悄悄的道。「你跟着我來。」姑娘向他一望時。羅紹文將下巴頰上的鬚子。微微點了兩點。那姑娘會意。於是並不作聲。一手掀起了一隻衣襟角。將眼睛揉擦了幾下。隨着她父親。就走向堂屋後的一間屋子去了。這屋子正是霍仁敏所住的。他父女倆也不曾加以攷慮。一直就闖到裏面去。霍仁敏在身後看到。那

眼角魚尾紋。越是縱得厲害。一歪嘴向大家一笑。王參謀跑近前一步。低低的對他笑道。「這事妥了。她自己到你屋子裏去了。把那個糟老頭子轟了出來。就完了。」霍仁敏搖搖頭笑道。「我就不打算這樣霸王硬上弓。費了這麼大力量。還是這樣子辦。先前我就自己動手了。」王參謀低聲道。「要不那樣辦。今天晚上。恐怕要讓老頭子勸一晚上。到了明天。我們要忙着打仗。那裏還管得了這個小姑娘。霍仁敏抬起手來。只管在頭上亂搔一陣。搔得頭皮屑子亂飛。躊躇着答覆不出來。王參謀道。「師長。據我說。我們是抗槍桿兒的武人。還是講武的好。要像那些白面書生。講什麼風流愛情。那可是不行。」霍仁敏只管搔了頭皮。手放不下來。王參謀笑道。「師長不用想了。就是這樣辦。這一進房去。把老頭子轟了出來。到了明天。木已成舟。他們還能怎麼樣。」說着。抬起手來。看了看手表。低聲笑道。「時候也就不早了。」

師長就快請罷。」霍仁敏站在屋子中間。向大家微笑了一笑。將腳一頓道。「好罷。我就是這樣子辦。」說着。對身邊兩個隨從兵道。「把那羅老頭子請出來。我們有幾句話和他商量商量。」兩個隨從兵。身上都帶有匣子炮的。轉身就向屋子裏一衝。只見他兩個人。一個挽着羅紹文的一隻胳膊拖了出來。那個姑娘看見人家把她父親拖了出來。她見事不妙。也就橫了身子向外一衝。但是房門旁邊。也早有兩個兵把守。見她要搶出來。同時四隻手向前一攔。把她攔了進去。搶着把門向外反帶上了。那姑娘在屋子裏頭。轟通轟通。兩手搥得房門亂響。又哭又喊。羅紹文被兩個兵拖到堂屋中間。一扯身子。掙扎脫了。氣吁吁的向霍仁敏望着道。「你要殺我嗎。殺就殺罷。我就不要這條老命了。」王參謀向前一步。將他的袖子一扯道。「老先生。你是怎麼一點都不明白。師長待你父女不錯。你爲什麼還是這樣固執。你

想新姑爺和姑娘在一處說話。把你一個丈人夾在中間。那算怎麼回事。」說到這裏。就向着羅紹文一笑。而且連連將肩膀扛了幾下。羅紹文見他那麼鼻子勾嘴的。雷公臉上笑着裂出了許多斜紋。在陰狠的當中。又顯出一層輕薄的樣子來。不由得瞪了兩隻眼睛。望了他道。「你枉自做了一個軍官。會說出這樣不中聽的話來。你沒有兒女。也有姊妹。也有姑母。願意這樣去受人家的欺侮嗎。我也不要這條老命了。」說着身子一橫。將頭偏着低下去。向霍仁敏當胸直撞了過來。王參謀看到。伸手在後面一抓。將他的脊梁衣縫抓住。他勢子去得猛。脚下虛了。上身被人抓住。人就向前一栽。幾個隨從兵搶了過來。擁着將羅紹文抓住。推推擁擁把他送到堂屋外面去。王參謀就向霍仁敏拱拱手道。「師長。你快請進去罷。進去把房門一關。要怎麼辦就怎麼辦。」說畢。又向霍仁敏掀嘴露牙一笑。手可只是向屋子裏一

指。霍仁敏到了這個關頭。原來打算用的那層水磨工夫。現在料着萬萬用不上。伸手拍了一下頭。表示他再下這番決心。就一轉身。驅推着房門進去了。他進房之後。接着就把房門關上。堂屋裏還有兩個隨從兵。料着這事不是三言二語。可以解決的。一邊一個。緊緊守在門外。靠門框站定。不肯離開。先聽到屋子裏一陣很亂的脚步聲。接着是木壁響。棹子椅子響。桌上茶杯響。又是人手撲打響。屋子裏鬧得十分厲害。又聽到那姑娘氣吁吁的叫喊着道。「強盜賊。我不要命了。我不要命了。打……打……打死你。」又聽到霍仁敏哈哈笑着道。「小人兒。你不要性急。有話慢慢的說。反正我也不能薄待你。有什麼委屈。只管說呀。哎喲。你又掐我。」這種聲音。足足鬧了有半個鐘頭。最後聽到裏面的木床。轟通一下響。似是手扔了一件什麼重大的東西。到了上面去一般。那姑娘已是不能喊叫。只有喘氣和細微的哭聲。到

了最後。這細微的哭聲。也隱隱的不聽到。似乎那女子的嘴。已經有什麼東西堵塞上了。聲音發不出來。王參謀這時正找着伯堅。在外面一個天井屋檐下坐着。乘着涼說閑話。忽然一陣馬蹄聲。由遠而近。直響到門口。那聲音才告止住。王參謀道。「這大概是報告軍情的來了。並沒有什麼鎗炮聲。難道日本兵還有什麼動作嗎。」說着話時。一個軍官帶了幾個隨從兵。匆匆忙忙的走了進來。這是霍仁敏手下的楊團長。現在帶了他的部下駐守東門一帶城牆。在這星斗滿天。月色無光的黑夜。敵人正好襲城。怎樣可以含糊離開。他就情不自禁的先呀了一聲。接着迎上前去。握了他的手道。「楊團長何以這時候跑了來。」他向王參謀看了一看道。「我得見師長請一請示。我們派出城去的偵探回來報告。敵兵都向城南角上移動。怕是要在那方面攻城。萬旅長說。東南角的城牆矮。怕是不好守。最好我們是先偷出

城去。在他後面包抄。先打他一個措手不及。」王參謀道。「師長這時候。正是有事。你稍等一等。讓我進去和你說說看。」王參謀走到內層堂屋裏。只見守衛的兩個衛兵。已不在房門邊站着。靠在屋簷下的花格子門邊。喁喁談話。而且談得很有勁。雖是有人來了。他們也並不理會。王參謀覺得若是不作聲。走到身邊去。這兩個傻瓜也不會知道。遠遠的就咳嗽了兩聲。那兩個兵抱了槍一抖顫。還哎呀了一聲。王參謀道。「師長已經睡覺了嗎。」兵道。「可不曉得。我們原在堂屋裏守衛。剛才師長喝着把我們轟出來了。」王參謀道。「哦。這樣子說。師長大概還是沒有睡着。你們上前去報告一聲。就說是我來了。」兩個護兵聽了這話。彼此對望了一望。誰也不肯說去。王參謀一想。師長正在高興的時候。這兩個小兵。如何敢上前去說話。這楊團長所報告城外的情形。已是十分危險。又不能耽擱。只得大了胆子。走到堂

屋裏去。不過他雖自己鼓着勇氣。但是一到堂屋中間之後。他這勇氣。自然而然的就挫敗下去。要說的話。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退回去。自己也有些不樂意。於是輕輕的向着房門咳嗽了兩聲。這兩聲咳嗽。等於洩了兩下氣。霍仁敏一點也不聽到。王參謀站了一站。依然沒有回音。回頭看時。那楊團長也跟了進來。似乎是等的耐煩了。他大大的放着脚步。輕輕悄悄走進堂屋來。張了大嘴。望着王參謀。那意思就是問怎麼樣了。王參謀握了他的手。搖了一搖頭低聲道。「這事簡直不行。師長大概是睡着了。」楊團長道。「這事情太重了。就算師長睡着了。我們寧可担一點不是。也要報告一聲。要不然。敵兵真進攻城來了。那責任更重大了。」王參謀一想。此話也對。於是向着屋子裏輕輕叫了一聲師長。這兩個字。由嘴唇皮中。變成一陣輕風透了出去。那裏驚動得了隔壁屋子裏的人。但是這兩個字既然吐出去了。

王參謀的膽子就大得多。把嗓子提了一提。又叫了一聲師長。因爲這句是大聲叫出去的。師長聽見了。理會也好。不理會也好。自己已是闖了禍了。挽回也是來不及。索與大着嗓子再喊兩聲。得罪就得罪個夠。他如此想着。於是又走近一步。靠了房門。向着屋子裏。連連叫了兩聲師長。這兩聲師長。算是讓他把霍仁敏叫應了。他就問道。「你們這班人。真是不開竅。在這個時候。怎麼只管一遍兩遍的來找我麻煩。」王參謀隔着門道。「楊團長來了。有軍事要報告。」霍仁敏道。「有什麼要緊的事。難道一個人吃飯拉屎睡。都不讓我一個人自在。」王參謀聽了這話。算碰了一個特別加大的釘子。若是退回去不說。但城外的軍事。却實在緊要。若是再說。惹着師長生了氣。說不定他會軍法從事。在堂屋裏躊躇了一會子。不知如何是好。楊團長皺了眉道。「我的天。你怎麼不說。日本兵快要進城了。」王參謀見他一個人。

急得只在屋子裏打圈圈。只管抬起手來。摸額頭上的汗。另一隻手拿軍帽。却當扇子搖着。他一想。這也不一定是楊團長一個人的事。假使城破了。作軍官的人。都不免一死。於是大着膽子。又向房門大叫道。「師長。師長。楊團長有重要的軍事報告。」霍仁敏道。「有什麼軍事報告。叫他就說罷。」楊團長見師長並不開房門。只得隔着門。將剛才對王參謀說的話。又重敘了一遍。霍仁敏道。「這也用不着報告。好好兒的守着城就得了。他們合起來不過一二百人。你們還堵不住他嗎。」楊團長雖沒見師長的面。總算得了一道命令。在這裏久等候。似乎也等不出什麼道理來。就把這話。回報旅長去了。然而楊團長還沒有出門。劉團長又來了。他匆匆的走進來。第一句就向王參謀道。「師長呢。城外情形緊張得很。」王參謀道。「師長睡覺了。」劉團長將頭一擺道。「那不行。」王參謀道。「不行又怎麼樣。還能夠把

師長請起來嗎。」劉團長是張酒糟臉。鼻子上許多大小紅泡。他只一急。紅泡上擠出汗漿來。這面相非常難看。翻了大厚嘴唇皮。口裏結看舌道。「那……那……怎辦。」王參謀道。「你又不說何原因。只是找急。我們又知道怎麼辦呢。」這一句話未了時。拍拍有了兩下槍響。接着槍聲連響。就不斷了。這時。房門卜通一聲開着。霍仁敏光了一雙赤脚。敞着胸面前一排短褂子。鈕扣跳了出來。聲音隨着人出來。問道。「怎麼樣了。東南角上動了手了嗎。」劉團長只得舉手行了個軍禮道。「早就危險了。」霍仁敏道。「你去叫萬旅長趕忙堵上。我這裏自然會想法子。先別讓他們衝進了城。後事再談。」那劉團長究竟得了師長一句堵上的話。忽忽忙忙退出去了。霍仁敏聽到槍炮聲一陣緊似一陣。料着戰事緊迫。就對王參謀皺了眉道。「怎麼辦。我們能死打嗎。幹了下去。有誰來接濟我們。」王參謀道。「我們有一師

人。到那裏去不能活動。何必一定要這西平城。我想派一團人守着東南角。我們就趁晚上。由西門退出去。」霍仁敏笑道。「你這話說得是。你就這樣和我下命令。屋子裏還躺着一個。我得去瞧瞧。」他說畢。就向屋子裏一跑。那羅家姑娘兩隻手兩隻腳都讓布條子給縛住了。一把散頭髮。亂散了滿枕。她一張臉。伏着對了席子。把席子上哭濕了一大灘水漬。霍仁敏自己忽忽的將衣鞋穿好。到了床邊。一伸手拍了拍她的光脊梁。笑道。「小人兒。你不要生氣了。我馬上就要走。帶你一塊兒……」一句話未了。王參謀衝了進來。一見床上帳子未放。連忙又向後一退。站在門外道。「師長快走。日兵已經衝上城了。」霍仁敏側耳一聽。果然槍聲突然停住。似乎在肉搏。說不定馬上就要衝到這裏來。他究竟是個軍人。什麼東西也沒拿。只把桌上拴上了皮帶的盒子炮。趕快在身上一掛。開步就向外走。伯堅在前面屋子裏。

早知道了他們這一戲台。只是干涉不了。又不忍親眼去看。背了手反靠桌子站定。只管將牙齒咬得緊緊的。向着窗子外的滿天星斗發呆。後來聽到了槍聲。才出房來問明了消息。自己也料着霍仁敏必是一走了之。好在自己在干戈中奔走。一身之外無長物。倒也無所謂損失。只是這突然一走。又向那裏走呢。而且對於淑芬表妹。一見之後。感情很好。這回霍仁敏退出城去。不是中國軍隊來接防了。失陷在城裏的人。那是一番什麼景象。若要走就非和她一路逃走不可。在他如此躊躇想着的時候。只見霍仁敏和王參謀忽忽的就向外跑。雖然彼此對面遇着。他也並不招呼。伯堅看他們身後。並沒有跟着那個羅家姑娘。心裏一想。難道還下了毒手把她殺了不成。趕快跑到後進。却見那堂屋的臥房門開洞。自己也不曾加以攷量。就向裏面一衝。對面一看。床上赤條條的縛着一個女子。滿面都是淚痕。連忙向後

一退。退到房門口去。那姑娘知道霍仁敏走了。連連喊着救命。伯堅問道。「那位姑娘。你自己掙不開嗎。」她道。「我手脚都網上了。怎掙得開呢。求你救救命罷。」伯堅向堂屋外一看。已經跑得一個人影也沒有了。自己若不上前去救。決計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救。只得將一隻手掩住了自己的眼睛。摸索走進房來。摸到了床邊。將手一伸。恰好碰在人家的乳峯上。連忙又將手向回一縮。羅姑娘在床上翻了一個身。低聲道。「不要緊的。你只管和我解開來罷。事到於今。我也顧不得害羞了。聽說東洋兵已經殺進了城。再遲就逃不了命。你快一點罷。」伯堅本來有些心慌。聽了這話。只得放膽子。睜開眼來。見那姑娘將身子側着向裏。兩手反在背後交叉着。是將布撕成寬條子來縛上的。可拴成了死疙瘩。用手去解時。偏是心裏找急。一時解不開來。羅姑娘不便催他。却重重的哼了一聲。伯堅也顧不得了。只好低了頭。

用嘴在那瘡疙頭上亂咬。好容易把手上布條解開了。待再彎腰去解她脚上的布條。羅姑娘道。「多謝你。讓我自己來解罷。」伯堅這才醒悟過來。人家已經有手了。於是退到房外去等那姑娘穿衣服。過了一會。那姑娘一面扣着鈕扣。一面向外走出來。見了伯堅。不由得紅了臉。一低頭。又將腿走後一縮。伯堅道。「姑娘。你不是要逃命嗎。趕快跟我走罷。稍遲一會。恐怕日本兵着要趕到了。」羅姑娘跑頭向外一衝。低了頭就向外走。伯堅在後面跟着喊道。「姑娘。你向那裏走。街上還亂得很呢。」二人跑出了大門。羅姑娘就向回家的路上走。伯堅也忘了避什麼嫌疑。拉着就向福音堂裏走。口裏還不斷的告訴她道。「大街上去不得。這裏躲一躲罷。」羅姑娘先是被他拉着。莫明其妙的跟了跑。及至到了福音堂內。她看到福音堂裏坐椅上。亂轟轟的坐了許多避難的人。心裏也就明白過來。連忙將手向後一縮道。「

你不曉得。我還要回家去找我父親呢。」伯堅待再要說什麼時。一回頭。却看到表妹袁淑芬。身穿了白衣服。袖子上縫着紅的十字。正指揮着禮拜堂裏的難民落座。當伯堅一回頭的時候。她倒先紅了臉。朝着伯堅微微一笑。在這個時候。伯堅心裏。十分慌亂。本也就不知道什麼愛情。可是經淑芬向她一笑之後。身上立刻有一種奇異的感觸。似乎又明白過來一點。於是也向她一笑。慢慢的走到她身邊去。低聲道。「你知道這位姑娘是什麼人。」淑芬突然將身子一轉道。「管她是什麼人。」紅了臉就一步一步擠到人叢中去了。伯堅站在她身後望着。未免發了呆。自己待要跟着趕上前去。又怕再碰釘子。然而就此讓她走去。並不過問。又覺得是心裏很過不去似的。只得在許多人坐的椅子頭上。一挨身坐了下去。也不過二十分鐘的工夫。只聽到卜卜幾聲步鎗響。接着許多人的脚步聲。忙亂雜踏着湧潮一般在。

大街上經過。這樣一來。立刻在福音堂裏的難民。也紛亂起來。淑芬由人叢裏跑了向前。看到伯堅。一把就抓住道。「事情很急了。這不像平常。怎麼辦。」伯堅正是愁着剛才的舉動得罪了她。她老不肯理會。不料她很親熱的撲上前來。一點芥蒂沒有了。在驚恐之中。却又得了無上的安慰。也就趁機握了她的手道。「你不要找急。這並不是那一個人的事。這裏是教會。比較的安全。若是在這裏都要找急。出去就更不好辦了。」她一手抓了伯堅的衣服。一手讓伯堅握着。面對面的。站在他當前。只管皺了眉。不住的微微頓着脚。伯堅道。「這裏人多。有事也不好商量。這裏你是很熟的。可以找一個地方。我們去談一談嗎。」淑芬想了想。擺脫了手道。「你隨我來。」於是她在前面引路。穿過兩幢屋子。將他引到一個露臺上來。這裏在月光昏暗之下。對於下面平房看不大清楚。自然由平房看這露臺上。也是很模糊的了。

淑芬很近的靠了伯堅站着。低聲道：「現在由內戰惹起了外患。這事是更透着麻煩了。你做過縣知事。落到日本兵手裏。恐怕不會放過你。你非逃走不可。」伯堅道：「我還有什麼留……一個戀字不曾說出來。又伸手握住了她的巴掌道：「除非是你。」說到這裏。將她的手。更捏得緊緊的。淑芬笑道：「真的嗎。剛才那姑娘是你什麼人。」伯堅笑道：「我剛才正想和你解釋。又沒有得着機會。她對於我。什麼人也不是。」因之把羅姑娘的事。略微說了一說。淑芬笑道：「你倒是個多情人。遇到了……」頓了一頓道：「我不說了。」伯堅道：「還是談正經罷。我看要逃走。就是今天晚上。到了明天就晚了。以後我們怎樣通信。你又打算到那裏去。」淑芬道：「我當然是跟你一塊兒走。」她讓伯堅捏住的那一隻手。於是捏着緊了一緊。在這一緊之間。這就很像表示態度更加堅決似的。伯堅自是心中一動。因道：「那太

好了。但是我今天晚上就走。你能跟着我一塊兒走嗎。」淑芬道。「只要你肯帶我走。天邊我也敢去。但不知道你帶着我。嫌不嫌累贅。」伯堅道。「有什麼累贅。你倒很能自己解決自己事情的。而況兩人同走。有我見不到的地方。你還可以指教指教我……」淑芬站在他面前。沉靜了許久。忽然將脚一頓道。「好。我決定了這樣辦。你在這裏等我一等。」說畢。她扭轉身來。匆匆的就下露臺而去。伯堅看她那樣子。知道她是決定了什麼新辦法。這個女子是有胆量的。且依着她的話。站在這裏靜等着。聽聽街上。那雜亂的喧嘩聲。已經慢慢銷沉下去。大概霍仁敏的部下。已經逃走遠了。進城的日兵。路途是生疏的。當然還不能怎樣窮追。這個時候。青黃不接。要逃走正是機會。自己在露臺上踱着大步一會。又靠欄干向外眺望一會。等了許久。還不見淑芬上來。便很有些着急。這下面也是逃難的人很多。不要是出了什

麼亂子。於是也向露臺下走去。剛到下面。黑暗中射出一道白光。在身上一照。淑芬跑了上前。一把抓住他道。「好了。大事我都安排定了。走罷。」原來她一手拿了一個手電筒。肩上背了一個小布包裹。已經預備好了夜行的裝束。她也不容伯堅分辨。拉了他就走。走到大門口。見有四個西洋人。手裏各提着玻璃罩燈。擁着一羣男女在後面。淑芬放着嗓子喊道。「在這裏逃難的。還有願出城去的沒有。這裏有牧師護送。可以沒事。我們要走了。要去的。就跟着走呀。」那幾個外國人聽淑芬大叫。都望着她笑。伯堅這才明白。是她一會子功夫。鼓動了許多人要出城。因為有許多人要出城。所以她又能要求牧師保護着送出城去。一個十幾歲的女子。這種急智。和這種胆量。都可以令人佩服的了。便笑道。「表妹。我真慚愧不如你。這一下子。我看出你的才幹來了。」淑芬笑道。「在這樣逃命的時候。我們逃命要緊。那有功

夫說這些客氣話呢。」他如此說着。可拿起手上的手電筒。向伯堅臉上一照。這樣一下。伯堅簡直說不出是甜酸苦辣來。雖是在黑暗中。却也對着她笑了。只是這個時候。大門外的一羣人。都等着逃命。已是簇擁着幾個外國人和幾盞玻璃燈風捲而去。伯堅和淑芬也就只好緊緊在後面跟着。所幸一路走來。並無阻擋。城門因為霍軍退出去的關係。也是兩面大開。大家成堆的走出去。也沒有一些子困難。出城之後。幾個教會裏的外國人說是已到了安全的地點。就不送了。而且這逃難的人民。各人要奔各人的方向。當然也不會在一條路上走。教士們也送不勝送。於是他們安慰了大家幾句。就抽身回去了。一羣人在星光之下。走出了城外的街口。大呼小叫的。各找去路。這裏只有伯堅和淑芬是茫無去路的。看到人家都有路走的。自己却不知向那走好。站在荒落的街口中。彼此對立着。淑芬道。「表哥。我們往那

一條路走呢。」伯堅笑道。「你問我。我的意思和你一樣。也不知道應該向那裏走。」淑芬將手電筒向大路上照耀了一番。笑道。「我們反正是無目的。不如順着大路走。只要找着一個歇腿的地方。大家坐到天亮。問明了到省裏去的路……」伯堅道。「怎麼着。你不到我縣裏去嗎。你伯父伯母在那裏。你姐姐也在那裏。大家見面豈不是好。」淑芬默然了許久。才道。「到現在我才算看出你的心事來了。」伯堅突然聽到了說這句話。還摸不着頭腦。問道。「我這個建議。難道還有什麼歹意嗎。」淑芬道。「你還是裝着不明白呢。還是一時沒有想到呢。你想想看。現在我和你一路到府上去。我們這友誼還能保持着現狀嗎。」伯堅這算明白了她的一部分意思。可是自己現在一口說出來。愛她不愛她姐姐了。總覺有點心硬。何況和淑珍多年相識。雖不明說有白頭之約。彼此心照。誰也不作第二人想了。這位淑

芬表妹。才幹是可愛。感情也熱烈。性情就未免鋪張揚厲一點。若是和她明說了。依然維持着現在的友誼。到了家裏。她豈能不表示出來。淑珍問起來。何詞以對呢。伯堅如此在心裏打算盤。口裏一時就答復不出來。淑芬見他默然不語。就淡笑了一聲。這一聲淡笑。就把伯堅的話逼出來了。因道。「你這話問得有點奇怪。我想了許久。想不出你的命意所在。」淑芬道。「依我看。你不是想不出。恐怕是答不出吧。我以為你絕對是和我合作的。所以我不願到你家去。免得和淑珍姐姐見了面。你有話不好說。既是你的心還在她身上。我不過是個平常的朋友。大家見面沒有什麼關係。那末。我們就一同到安樂去就是了。」伯堅聽了她這話。並不抵抗。然而她的心裏。一定是忿恨極了的。因低着聲音道。「你對於我。不大諒解。你想。我是讓人家抓夫抓了出來的。家裏那個老娘。一定是很着急的。現在我好容易擺脫了羅網。

怎不要回去看一看老人家。」淑芬道。「我怎麼不諒解呢。我不是贊成你回安樂去嗎。是呀。母親總是要緊的。當然要去看看。」伯堅分明覺得他話中有刺。然而由表面聽去。她是說得很有理的。便笑道。「你總像有點生氣似的好罷。我不拿主意出來。你說應當怎麼辦。我就怎麼辦。」淑芬覺得自己柔能克剛的政策。已經戰勝了這個新式書呆子。很是得意。不過突然轉圜過來。也有些不好意思。便道。「今天晚上。我們就是決定了到那裏去。也找不出去路。我們先走一程子再說。」伯堅在女將軍氣頭上。也不敢多說什麼。便答道。「對了。無論什麼事。我們總要從長計議。慢慢走罷。」淑芬心裏也就想着。記得由省裏到西平來。是一條大路。現在順着大路走。當然是到省裏去的。於是將手電筒四週照了一照。覺得順着方向。一直前去的。便是大道。那末。就可順着這大道走了。她是靠着伯堅走的。用手微挽着他一

隻手道。「我們走罷。」無論什麼英雄好漢。只要經了女子的手一撥弄。立刻會把心都軟化過來。伯堅覺得自己的手腕被她碰着了。順手倒過來一挽。反挽着她的手臂。淑芬一面走着。一面笑道。「你覺得我們這樣逃命。是可喜的事呢。是可悲的事呢。」伯堅道。「一個人逃命是可悲的事情。兩個人逃命。却是可喜的事情。」淑芬笑道。「那不見得。若說逃命果然是可喜的事情。我們就這樣逃一輩子的命罷。」伯堅笑道。「我不算什麼。可是讓你老跟着逃命。那是何苦呢。」淑芬道。「這個你難道不懂。無非是爲逃那個字……」她頓了頓。又道。「我不必說。你當然也很明白。」伯堅緊緊的挽了她那隻手臂。笑道。「我當然很明白。」她的步子。比伯堅走的步子慢得多。以是她的身子。常常靠在伯堅的懷裏。伯堅不挽她的手臂了。却伸過手臂去。挽了她的肩膀。淑芬就當是不知道一樣。還是帶笑帶走。凡是單人

走路。除了走不知其他。分明走得很快。還是覺着走得很慢。若是兩個人以上走路。說着笑着忘了走路。其實走得很慢。不知不覺的。就會到了目的地。至於一對情人走路。不但覺路走得快。而且有時還嫌路近。不夠走的。這時淑芬心裏。已忘了在走路。伯堅爲了她緊緊相依。有說有笑。也不容他記着在走路。所以脚下。不分高低。挨着擠着的走。曠野無人。由他們說些什麼。話也不要緊。上半夜和白天。在炮火恐惶之下的情形。似乎已隔了幾百年。他二人都讓愛情麻醉了。二人也不知經過了多少路。費了多少時間。那面前黑漆漆的路。現在却有點混白色。道路以外的田地樹木。也有影子露了出來。這是不知不覺的走了來。天快亮了。伯堅道。「我們糊裏糊塗的走。似乎路已不少。應該找個地方休息一下。」淑芬道。「我早就累了。可是不便約你休息。你想。我們孤男寡女。半夜裏同在荒野裏休息着。那成什麼話。」

伯堅道。「這話又不是那樣說了。亂離年間。第一是顧全自己的人格。第二就是顧全自己的性命。然而這兩點很有連帶的關係……」淑芬也不等他說完。就一伸手握住了伯堅的嘴。笑道。「這又不是在演講台上。要你演講一篇大道理。怎麼抬出這樣大的題目來。」伯堅將她的手拿下。依然握着。可就笑道。「並不是我抬出大題目來。因為你有點避嫌疑的意思。我就要把我們現在環境應取的态度。來解釋一番。」淑芬道。「我是和你說着笑話呢。在我們這種情形之下。還談什麼嫌疑。就是要避嫌疑也不可能。譬如你現在捏住了我的手。照着男女授受不親的話講來。你是應當不應當呢。」伯堅聽說。連忙笑着放了手。淑芬見他如此。却又搶着握住了他的手。笑道。「若是這樣。你倒真用心了。那又何必呢。」伯堅聽她說過來說過去。也不知道應當對她持何種態度才好。只是笑嘻嘻地陪着他走路。約莫又

走一里多路。只見前面烟樹溟濛之中。已隱隱的發現了人家的屋脊。看看脚底下的大路。正是直通到那裏的。伯堅道。「走了半夜。總算摸到了個村子。這個時候。村子裏的人。還沒有起來。不如我們先找個地方休息片刻。等到太陽出來時。我們就到村子上去問路。你看好不好。」說話時。身邊正有一個牛車棚子。淑芬向棚子裏一指道。「那地上有一堆稻草。倒正好睡覺。我就在那裏躺一會子。」說着。彎了腰。捏着拳頭去搥自己的膝蓋。伯堅笑道。「我看你這樣子。實在是受累了。你休息一會子也好。你只管躺下。我可以坐在外面和你守衛。」淑芬笑道。「守衛是不敢當。不過我們兩人。在這樣一點遮攔沒有的地方。總只能睡下一個。喲。我還是說錯了。就是有遮攔。又怎麼着。」伯堅倒並不留意她這些話。所以沒有答言。她將話說完了。人向牛棚子裏一鑽。用手撥了一撥稻草。身子向下一蹲。這種舒服。簡直非言

語所能形容。將身後的稻草堆得高高的人，就向後一倒，倒在稻草堆上。她閉着眼笑道：「有人出來了，你就叫我一聲。我是不會睡着的。」伯堅隨口答應着，就牛棚外靠了一根木柱子坐下。兩隻手就拔了兩根草，用手來攔着消遣。將兩根草攔完，耳裏早聽到鼾呼之聲大作。回頭看時，淑芬半彎曲着身體，已是在稻草堆裏睡着了。只看她臉上紅紅的，眼睛合成一條縫，簇擁着一線長睫毛在外，竟是睡得很熟。伯堅心裏可就想着：有這樣一個內助，當然也可以滿意。只是她有她的長處，淑珍也有淑珍的長處。把淑珍丟了，專門湊合着她，只是一點原由沒有。這話如何可以開口？「伯堅心裏想着，眼睛就不住的在她渾身上下打量。看到她憨態可掬，於是自己將半截身子伸進牛棚子裏去，將手輕輕的在她那又圓又白的胳膊上，輕輕的撫摸了幾下。偏是事有湊巧，只在他這情不自禁的時候，耳邊又聽得梯踏梯

踏之聲。由遠而近。回頭看來。一個莊稼人。肩上背了一把鐵鋤。順着田邊小路。已經走到身邊。伯堅連忙站起來。和那人一點頭。看他有五十多歲年紀。嘴上已稍稍有些鬍子。便叫了一聲大叔。那人將他渾身看了看。又看看牛棚子裏睡着個女子。眼睛不住打轉。好像是很納悶的樣子。伯堅也看出來了。就對他拱拱手道。「我們是由城裏連夜逃出城來的。城裏已經由東洋兵佔領了。請問大叔。這條路是向那裏去的。」莊稼人道。「那睡着的是你什麼人。」伯堅真不料他不答而反問。當然不便說是親戚。就是說是兄妹。恐怕也會露出什麼馬腳來。心裏儘管猶豫着。口裏一下就不說出來。只笑了笑。莊稼人道。「哦。你們是少年夫妻。家裏老人家都沒有逃出來嗎。聽你不是本縣人說話。」伯堅道。「我是安樂人。在這裏作生意。」莊稼人道。「那就是了。這一條路。正是到安樂去的。」伯堅道。「這裏到城裏有多少

路了。」莊稼人道。「只有十五里路。你們是怎樣走一夜的呢。」伯堅本要問他的話。不料他絮絮叨叨。倒越問越多。只好有一句沒一句的陪着他說。先是這一個莊家人說。後來在村子裏出來的人。在面前經過。也駐足而聽。有了三四個人。老遠的有人看到。都跑着來看一個究竟。伯堅面前。圈了一個圈子。他因爲淑芬一夜走倦了。好容易躺下了。本來要讓她多睡一會子。現在圍了這一大羣人。她一人躺着。很有些不雅觀。只得走向前。將她搖撼了一陣子。大聲喊叫着。淑芬先是將手撥了兩撥。因爲他叫喚得不曾停住。一個翻身。坐了起來。揉着眼睛一看。見有許多人。不由得啣了一聲。那些莊稼人看到。有的就低聲着說。真是一對年少夫妻。你看這位大嫂多年輕。說話的人。看看淑芬。又看看伯堅。淑芬的臉色紅將起來。站起身低頭牽了牽衣服。伯堅在身上掏出一塊乾淨些的手絹。就交給她指着一叢楊柳樹陰。

道。「那下面有一道清水河。你可以到那裏洗一把冷水臉。先醒一醒。」淑芬接着手絹。不作聲的走去了。她走下田岸去洗了一會。站起來。遠遠的招着手道。「你把包袱帶過來。我們就由這裏走。我不回去了。」伯堅果然提了包袱。跟將上去。因問道。「你不在大路上走。爲什麼要繞上小道來。」淑芬瞅了他一眼道。「你還有什麼不明白。那些鄉下人。不知分寸。胡說八道。我有些不愛聽。我睡着了的時候。你和他們說了一些什麼。」伯堅望着她笑了一笑。淑芬撇了嘴。將身子一扭道。「我不來。將來一路走着。你儘佔我的便宜。我多麼冤。」伯堅看她臉上並無怒色。分明其辭若有憾焉。其實乃深喜之。便道。「我並沒有說什麼。不過鄉下人胡猜。我因爲我們晚上同道走路。不便怎樣否認。只好含糊答應。你想這男女社交。在省城裏。多少還有問題。縣城裏更不必提。鄉下人他會相信男女朋友可以同路走的嗎。」

淑芬微笑着。鼻子哼了一聲道。「你看。這又變成了男女朋友了。」伯堅道。「我覺得朋友兩個字。比親戚還親密些。不知道你作何感想。」淑芬道。「不要說這些閒話了。現在也不是說閒話的時候。你問明了這條路是到省裏去的嗎。」伯堅指着他道。「瞎。你走錯了。這是到安樂去的大路。而且離城還只有十幾里路。並沒有怎樣走遠哩。」淑芬聽了這話。許久作聲不得。只是望了他。伯堅知道她十二分不高興。然而這是她自找出來的一條大路。當然不能怪別人。便道。「這裏離城太近。還不能算是十分安全地點。我們只有再走幾里。到了一個鎮市上。先吃點東西。好好的休息。問明了路程。然後打起精神再走。天下沒有走不通的路。這雖是到安樂去的。我們再彎上幾里。也就到了上省去的大路了。淑芬聽他的口音。倒並不想回安樂去。心裏自是寬慰一點。因點點頭道。「路已走錯。那也只好這樣走。」

着再說。」於是伯堅提了包裹。在前引路。走上大道。在村莊上經過。鄉下人對他二人很是注意。伯堅很不好意思。不是將臉偏過去。便是低了頭走。淑芬却坦然無事的緊緊跟隨了伯堅走。走了七八里路。才到了一個鎮市上來。這裏除了小油鹽雜貨店而外。也有兩家小茶飯店。伯堅同着淑芬走進一家小飯店。只見各副座位上。已經坐滿了男女。都是蓬頭散髮。面色憔悴不堪。身邊大一個箱子。小一個包裹。有的還帶了兩三歲的小孩子。只是啼哭。這用不着怎樣猜想。當然是逃難的人了。二人找到屋犄角邊。才找着了。一個座位。一個店伙送了茶水過來。伯堅問道。「這些人好像是逃難的。是由那裏來的。」店伙道。「你老先生是由西平來的嗎。」伯堅說。「是。」店伙道。「那末。你還有什麼不明白。我們這裏團防得了信。西平昨夜丟了。霍仁敏的軍隊。往省裏逃跑。唐家鎮連夜受了糟踏。這都是那鎮上來

的人。」伯堅道。「那裏是到省裏去的大路嗎。到這裏有多遠。」那店伙聽說。向伯堅望望。又向着淑芬望望。問道。「難道你二位還打算由這裏上省去。你不看看人家是怎樣逃到這裏來的。」伯堅道。「除了唐家鎮。就沒有別條路上省去嗎。」店伙道。「有是有。除非由安樂那邊繞了過去。」伯堅再要問時。別副座位上有客人叫喚。他就走開了。伯堅向着淑芬道。「你看這事應該怎樣辦。」說時。給淑芬面前杯子裏斟了一杯茶。在自己面前。也斟了一杯。搭訕着喝茶。口裏沉吟着道。「哦。還要繞這樣一個大圈子。才能上省去。」口裏說着。眼睛可就望了淑芬只管出神。臉上還帶了一些微笑。淑芬明明聽到店伙如此說着。又不是伯堅借題撒謊。臉色雖然是十分不好看。但是對於伯堅。決不能說出他什麼錯處來。因之也不作聲。也不笑。很無聊的樣子。端起茶杯。在嘴上呷了一口。這一下。不過是杯子和嘴唇

皮微微碰着。並不會喝了多少茶到肚子裏去。伯堅知道她在想心事。當她還未將話說出口的時候。自己說是到省裏去。道路不能走。那是欺人之談。若說不去。更非她所願聞。當然是談不得的了。因之默默的向她望着。笑道。「依我說。我們不如走一節算一節。先不要太固定了。」淑芬又默然了一會。手上端了茶喝着。可就向了他問道。「你說走一節算一節。這是怎樣的走法。又是怎樣的算法。」伯堅聽了。心中就在計畫。假是說由安樂道上繞過去。怕她有些不願聽。因此勉強微笑道。「不知道你可能冒那個險。我們還是由唐家鎮走了過去。」淑芬倒不料他會這樣說出來。因道。「你若是有這個胆量走。我就陪着你走。」伯堅見她說話時。黑白分明的眼珠子一轉。兩條柳眉一揚。小腮幫子上兩個小酒窩。凹下去多深。那一種聰明樣子。甚是動人憐愛。自己心裏。恨不得要想許多話去安慰。才覺是對。怎樣還忍

心去違抗他。因之把剛才口與心違的一句話。倒不免認實來做。就點點頭道。「這無所謂有胆量無胆量。」說着。就低了聲音道。「你想這條路上逃走的軍隊。正是我們自己人。我就算多帶一個你。把話說明了。也沒有什麼關係。」淑芬將牙齒咬了下嘴唇。向伯堅只管微笑。伯堅以爲她譏笑自己說假話。因道。「你還不相信我能到省裏去嗎。」淑芬還是微笑搖着頭。因道。「並不是這個意思。我以爲你說話好笑。怎麼說是帶一個我。我成了一樣物件了。而且你還打算和人家說明呢。請問。你又說明些什麼。」伯堅因她說話的姿勢。大有芳情蕩漾。不能自支的樣子。便道。「你是明知故問吧。據你說。我又該向人說明些什麼呢。當然……」淑芬臉上紅着。接着又向別個座位上努一努嘴。那意思就是說。注意旁座的人。別讓人家聽去。伯堅看她這情形。分明她已承認了自己不肯說明的一切。就笑着向她瞟了一

眼。淑芬道：「我看這地方倒很太平的樣子。你一夜未睡。又走了這些路。也應當休息一下。看看這小飯店裏有空房間沒有。若是有地方。你可以先休息半天。到了下午。再作打算。」店伙正過來張羅。立刻就答道：「有空房。有空房。就是這後面院子裏北上房。又乾淨又涼爽。好不好。」說着。將手向後面一指道：「二位既是要歇店。何不搬到房間裏去坐。」伯堅也覺精神有些支持不住了。就依了店伙的話。讓他引道。搬到那房間裏去。那裏開着兩扇活頁窗。屋子裏却也涼爽。窗戶外有一個大倭瓜架子。旁邊還有一顆垂楊柳。屋子裏綠陰陰的。院子外是矮牆。牆頂上露着一排遠山頭。在樹叢子裏閃爍着。伯堅在當窗棹子邊。一把椅子上坐了。窗戶外的涼風。迎面吹來。叫了兩聲好風。接連又打了兩個呵欠。淑芬將茶杯斟了一滿茶杯。放到他面前。笑道：「你來喝一杯。我和你去收拾床鋪。」伯堅接過茶杯。回頭看時。

見屋子裏。只上面有一副床鋪板。板上蓋了一條蓆子。淑芬將包袱打開。展得長長的。鋪在蓆子上。又拿了自己一件長衫。捲了一個包裹。給伯堅作枕頭。用手將包裹拍了兩下道。「委屈點。就是這樣子睡下罷。這飯店裏的床鋪。什麼人也睡過。只好麻糊一點。不能細想的。」伯堅笑着說。「有勞了。」心裏可就想着。只有一個包袱皮。你墊給我睡了。你自己睡什麼。再說這屋子裏。也只有一個床鋪。你又到那裏去睡。心裏如此想着。眼睛自不免久望着床鋪。淑芬站在一邊。斜側了身子。向他笑道。「你大概是替我爲難。我自自辦法。你就不必管了。」伯堅道。「一路之上。應該我照應你。這倒讓你照應我。」淑芬笑道。「這都無所謂。你只管休息你的罷。」伯堅站着。還未曾動。淑芬就拉了他一隻手向鋪面前拖去。伯堅含着笑。只得倒下身子睡了。他不睡下。還不怎樣想睡。自頭枕着包裹之後。覺得週身舒適。立刻沉睡

去了。待他醒過來時。却見床面前橫擺了一張籐椅子。淑芬微側着身體。在椅子上睡得極是香甜。自己坐起來。向窗子外看看。那太陽光已是變了紅色。落在倭瓜架底下。這分明是大半下午了。只因貪睡。把整天的工夫。都已耽誤。今天想走。當然是不能夠。看淑芬兩腮上的紅暈之外。微微有些汗珠子。睡得更酣。自己怎好把她叫醒。於是走出房去。叫店伙送了茶水來。自己先洗把臉。然後對窗戶喝茶乘涼。看看太陽沉過了屋頂。淑芬在籐椅上將身子轉動着。因爲不大舒適如意。便醒過來了。兩手揉着眼坐起了。向伯堅微笑道。「你醒了。怎麼也不叫我一聲。」淑芬說着。抬起頭來。理她的鬢髮。露出她手臂之下。壓在籐椅檔子上。印出檳榔眼的花紋。伯堅笑說。「這籐椅子上睡。不大舒服吧。」淑芬兩手抬着。伸了個懶腰。笑道。「雖是不舒服。也睡了大半天了。現在什麼時候。」伯堅在衣袋裏摸出悶壳子表來看看。

笑着搖頭道。「我們都睡得可以的。已經是六點鐘了。」淑芬見棹上放着一臉盆水不曾倒去。就伸了手到臉盆裏去搓洗。明明這水是伯堅洗過一道的。她並不嫌髒。就坦然無事的洗着。伯堅道。「你何必替飯店裏省這一盆水。不會叫伙計再倒一盆水來。」淑芬笑道。「是別人洗的嫌髒。你洗的。我嫌什麼髒。」這話並不怎樣的溫柔。可是伯堅聽了這話。心中好像喝酒喝醉了。讓人週身的肌肉。都微微震動着。待要說句什麼。却說不出來。只管向淑芬微笑着。淑芬洗過了手臉。將水送到外面去潑了。看到伯堅面前。還有大半杯涼茶。向他笑道。「我不客氣。」接過茶杯來。將茶喝乾了。這還不算。又將杯子放下。提着茶壺。斟了一茶杯。放到伯堅面前笑道。「喝了你半杯。還你一大杯。你看我這人公道不公道。」伯堅笑道。「公道得很。只是我不公道是了。」淑芬道。「你爲什麼不公道。我倒不明白。」伯堅笑道。「這有

什麼不明白。無論到那裏去說。我們總是平等的。爲什麼我睡在床上。讓你躺在椅子上呢。」淑芬斜着眼珠望了他。依然沒有減了她的微笑。點點頭道。「這也很容易平等的。今天晚上。你請到籐椅上來讓我睡在床上。我們這就很平等的了。」她這樣一句話。分明是說今天晚上。彼此還可以同室而居。在她很坦然的說出這樣一句話。然而在伯堅心裏想着。和一個女子同睡一室。生平還不會有過一次。却不知今天晚上。是一種什麼意味。他如此想着。心理不由得卜通跳上一陣。偷眼看淑芬時。她絲毫也不在乎。很自在的當了窗戶口坐着。在那裏納晚涼。伯堅一時不會說什麼。她也不說什麼。彼此很寂然的坐着。聽到倭瓜棚上的倭瓜葉子。在晚風裏搖得瑟瑟作響。彼此靜坐了許久。還是淑芬先開口。向伯堅道。「晚上吃什麼東西。要先告訴飯店裏吧。」伯堅道。「我跟着軍隊跑過兩個月。苦吃夠了。什麼東西。」

也可以吃一飽。但不知道你要吃些什麼。」淑芬道。「我更好說話。你吃什麼。我就跟着你吃什麼。」伯堅原坐着的。不由得拍手笑着站了起來。淑芬笑問道。「你笑些什麼。」伯堅道。「我覺得我們謙遜得都有些不在道理上。我不說吃什麼。你也不說吃什麼。那就可以不必吃什麼了。但是事實上却又不成。這倒讓我想起初見面的那次。你做那種特別大菜我吃。很有趣。那個日子。你倒並不問我吃不吃。硬作主的。就請我吃了。」淑芬笑道。「當我初見面的時候。你心裏一定說。這位姑娘。怎麼這樣不怕人。」伯堅笑着說。「沒有這事。」淑芬又望了他。許久不作聲。然後搖搖頭道。「你這不是心眼裏的話。不過我那時高興極了。我自己雖覺得太率直了。也忍耐不住。非那樣歡迎不可。」伯堅道。「爲什麼那樣歡迎我呢。」淑芬笑道。「你又不明白嗎。這無非爲了我在西平很寂寞的。有你到了。多一個親戚。」伯

堅很隨便的點了個頭道。「原來如此。」說畢。又微笑了一笑。淑芬笑道。「你不相信我這話嗎。你就該明白。既明白。根本上就不該問我。」伯堅微笑道。「明白什麼呢。」淑芬皺了皺眉毛道。「我最恨這類裝聾作啞人。」伯堅笑着只管聳動肩膀望了她道。「你先不要怪我裝聾作啞。你自己說話。就是半吞半吐。讓人家聽了不大明白。假使你明明白白的問我。我自然會明明白白的答覆你。」淑芬偏了頭。向窗子外望着道。「我沒有什麼可問的。」伯堅笑道。「那末我也就沒有什麼可答的了。」淑芬並不望着他。却是伏在窗戶台上笑起來了。因店伙來問話。問晚上要吃些什麼。淑芬問道。「這鎮上有肉賣嗎。」店伙道。「有的。今天正趕着鎮頭上小湖裏打魚。還有新鮮魚呢。」淑芬道。「好極了。和我們買兩條魚來做。一塊兒算錢給你。菜得了。和我們預備一壺酒。」店伙道。「還要什麼嗎。」淑芬道。「一齊和

我們配上六個菜碗就行了。」店伙答應着走開。伯堅笑問道。「我們都是難民哩。爲什麼今天晚上要這樣大吃大喝。」淑芬笑道。「本來你應該請請我。但是你既不請我。我就只才請你了。我想靠着一點酒興和你作個長夜之談。」說時。望了伯堅。只管微笑。伯堅笑道。「就讓我請你。也未嘗不可以呀。可是你不要勸我多喝。我是酒後無德的人。」淑芬笑道。「那也很容易辦呀。你若是醉了。我就用冷水潑你。自然會醒了。」伯堅聽說。只管向她微笑。這個時候。他雖沒有喝酒。然而這個酒字已經由他的耳朵灌到他的五臟裏去。心理便有些蕩漾不定起來。因爲她是背向着裏。對窗子外看着的。伯堅這一雙眼睛。就不由得在她身上只管打量。淑芬偶然回過頭來。看到伯堅對她身後望着。就笑道。「你看些什麼。」伯堅笑道。「你向外望着。我也向外望着。你看什麼。我就是看什麼。」淑芬道。「真的嗎。我說你有點

不該。現在外寇壓境。桑梓淪陷。論家也好。論國也好。我們青年多少都應該替國家作一番事業才對。若把十二分精神。都注重到一個女性身上去。責任上有些說不過去吧。伯堅這幾天困守西平城內。正是飽受着刺激。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振作一番。及至逃出城來。一是顧全自己的性命。二又爲這位表妹的柔絲縲束住了。心裏那番國家之念。却是沒有機會可以說了出來。現時淑芬處在被愛和引誘的地位。倒反用這種話來責他。真有些難爲情。不覺紅了臉道。「我們有什麼法子呢。沒有兵權。沒有政權。也沒有財權。拿什麼去抵抗外侮。充其量。不過是這條命和人拚拚罷了。我並不怕死。只因爲要保護着你離開那危險地方。所以逃出城來。假使你能一個人找到安全地點。我明日也不等。吃過夜飯。我立刻就回西平去。我相信憑我的力量。至少也可以幹死他們一兩個。」說着話。他就站立起來。而且把

脚頓了兩頓。淑芬站近他的身邊。握了他的手。笑道。「哥哥。你爲什麼發急。我和你鬧着玩的罷了。你說的很有道理。我們當學生的人。那有不愛國的道理。不過英雄無用武之地。也是沒有辦法。我想這個消息傳到了省城裏去。省城裏的學生。一定有些組織。我們趕快到省裏去。加入他們團體去。不愁找不到工作。哥哥。你說是不是。」她說的這篇話。伯堅無所謂。只有那幾聲哥哥。叫得他如癡如醉。什麼話也回答不出來。緊緊的將淑芬的手握住着。笑道。「我依你的話。趕到省城裏去。絲毫不容猶豫。我們明天起個絕早就走。」淑芬身子向他一靠。頭靠進他的懷裏。放出柔媚的聲音道。「哥哥。我們要死。也死在一處。這個時候。倭瓜棚子外的太陽。早落下去了。屋子裏陰黯黯的。所有的陳設。都看得有些模糊。自然兩個人在屋子裏如何動作。屋子外是看不出來的。飯店裏的主人。當然是愛惜燈油的。在客人未叫亮

燈燭以前。自然是不會送燈燭來的。他倆於黑暗中。也不知道在屋子裏經過了多少時候。看到別一間客房裏。已經有燈亮了。伯堅先笑道。「屋子裏漆漆黑的。我們要一燈亮來罷。」淑芬笑道。「我總不說。看你知道不知道。你現在也知道要燈亮了。」於是叫着店伙送了燈亮來。那店伙在房門外先等了一等。然後走進來問道。「先生。你們的晚飯。已經預備好了。就吃呢。還是等一會子。」伯堅望了淑芬笑道。「你餓了嗎。我們是一天沒有吃東西的了。」淑芬道。「我早就餓了的。只管談話。把這件事都忘記了。你看好笑不好笑。」就對店伙道。「快些拿來罷。酒預備好了沒有。」店伙答應着。說是一齊送來。伯堅望了淑芬笑道。「難道我們還真要喝酒。」淑芬笑道。「這有什麼真與假。」伯堅笑道。「天氣熱。本來就容易出汗。再加上酒興。恐怕一宿都會睡不着。」淑芬道。「既是怕熱。爲什麼……你看擠着有多

麼熱。」伯堅沒有什麼可說的。只是傻笑。不一會工夫。店伙用托盤捧着酒菜來了。陸續放在棹上。他手裏拿了杯筷。站在一邊。望了棹面子。只是躊躇。他那意思就是說。這兩個人的位子。怎麼安排。還是對面對的坐呢。還是二人上下手的坐呢。淑芬算是明白他的意思了。便道。「你隨便放下。就是了。呆些什麼。」店伙心想。這是不必分什麼男女之嫌的。老實就給他們擺得靠近點。也讓他們好親近着說話。淑芬毫不爲難的。在一邊坐。提了那把小酒壺。就在正面擺的那個酒杯子裏。滿滿斟上了一杯酒。眼睛斜向伯堅。瞟着。說了一個字。「喝。」伯堅坐下來。笑道。「其實我醉得很厲害了。你還要我喝。」淑芬道。「你有點胡說了。酒還是剛剛斟下。怎麼就會醉了。」伯堅因店伙已經出去了。便向她微笑道。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」淑芬笑道。「你不要瞎恭維。我醉不了你。我也不希望作個麻醉男子的女人。」伯堅笑

道。「我不是說你麻醉我。我看到你。我自然會醉。由昨天晚上在路上同行的時候起。我就醉了。到現在爲止。一個鐘頭。比一個鐘頭沉醉。大概我有點醉得糊塗了。所以說起話來。也是有些顛三倒四。我若是有什麼冒犯了你。你可要原諒我一點。」淑芬笑道。「這是什麼話。難道我們說話。還避免什麼嫌疑不成。」說着。眼睛又是向他一瞟。伯堅任憑是怎麼樣子忠厚。到了這個時候。也決不能維持他那十分規矩的面目。就向淑芬笑道。「真話。不要只管勸我喝酒。就是你。也可以少喝。」淑芬笑道。「對了。我們是要作長夜之談的。伯堅道。「昨天晚上走到了大天亮。今天又要作長夜之談。精神上照管得及嗎。」淑芬道。「有什麼照顧不及。我在紅十字會裏工作加緊的時候。常是三四晚也不能睡一晚好覺呢。你若是精神支持不住。你喝醉了。可以先睡。」伯堅聽說。左手端了酒杯子。右手拿了筷子。只管是一面吃着。

一面喝着。嘻嘻微笑。淑芬因他不說什麼。她也不說什麼。淑芬端起杯子呷酒。不住的抿了嘴微笑。有時。口裏還要哼唧唧的唱兩句歌。那歌詞在可聞不可聞之間。彷彿總是愛情歌子。伯堅搭訕着。用筷子撕了一條魚背上的肉。夾着放到她面前飯碗上。笑道。「這塊魚敬給你。一同吃飯罷。」淑芬笑道。「你早是不能喝的了。我也不勉強。你先請用飯。我把這壺裏的酒喝完了罷。」伯堅望了她許久。然後放下筷子。用手按了一按她的手背。笑道。「可是不要喝醉了。」淑芬也放了筷子。將他的手握着。笑問道。「你呢。」伯堅笑着伸了個懶腰道。「我自然是早就醉過去了的了。」二人都格格的笑了起來。大家不喝酒了。飯也是草草的吃過半碗。就叫店伙收了過去。夏日天長。在這樣滿天星斗。夜幕大張的時候。掏出掛表來看。已是九點鐘了。伯堅用過了茶水。就躺在籐椅上。並不向淑芬謙讓。窗子是開的。晚風陣

陣吹了過來。引逗着他的磕睡漸漸而起。於是就閉了眼。因爲耳朵邊常有蚊子叫。不時的抬起手來揮蚊子。淑芬於是和店伙要了兩根蚊烟點着。又要了一把芭蕉扇。移了椅子。坐在籐椅邊。不住的用了扇子揮蚊蟲。但是窗戶是開的。屋子裏有燈。蚊子總是陸續的來襲。淑芬也沒有法子。只好先滅了燈。然後又關閉了窗戶。這樣一來。窗子裏與窗子外。就成了兩個世界。這兩個勞碌終夜的人。當然是要休息的了。在這種日長夜短的夏天。自在很容易天亮。可是因爲奔波了兩日的緣故。很安靜的睡著。直到紅日滿窗。伯堅方才首先起來。開了房門。淑芬在床上身子向外。半側着臉。還睡得興致很濃呢。伯堅並不去驚動她。自和店伙要了茶水。然後開了窗戶。在籐椅上躺着。店伙進來問道。「客人是不是要用了早飯再走。」伯堅說是吃飯。並吩咐他作些什麼菜。這種說話聲。算是把淑芬驚醒。她半睜開着眼。復又閉

上等着店伙出房門去了。然後打個呵欠。又伸個懶腰。坐起來向伯堅笑道。「你這人作事太冒失。怎麼我還沒有坐起來。就讓人跑了進來。怪難爲情的。」說時。兩隻手撫摸着頭髮。含着微笑。伸脚去踏鞋。伯堅看到彎了腰就檢着鞋。和他比得齊齊的。淑芬脚一縮道。「這就不敢當了。」伯堅站起來。向她臉上看看道。「這也無所謂。我們是相敬如賓呢。」淑芬笑道。「你說話有點不檢查。在昨天要說了這句話。我能依你嗎。」伯堅笑道。「若是昨天。我也就不說這句話了。」淑芬也不和他計較。自去洗臉喝茶。休息不多大一會兒。店伙將菜飯送了進來。他順便問道。「你二位不是要到省城去的嗎。現在上省的大路。已經打着仗。今天過來的難民。比昨天更多。」你二位還是由安樂那邊繞吧。」伯堅道。「我們軍隊裏有熟人。不要緊。」店伙道。「有熟人又怎麼樣。難道你還有那個能耐。衝過戰場去嗎。」這句粗話。

倒抵得伯堅無可回答。便微笑道：「那再說罷。」店伙也不說什麼。自走開了。芬淑吃着飯。很是默然。看她那樣子。却是沉吟着在想心事。伯堅看了她這情形。索興等她想個結果。也不作聲。最後還是淑芬先開口了。她微笑道：「你的意思怎麼樣。還是打算衝過戰場去嗎。」伯堅笑道：「當然是沒有這個辦法。不過你又不願……」說着這話。可就望了她的臉。淑芬道：「我原來雖是說不到安樂去。但是上省大路走不了。我也不能不變通一點。我就只要你始終是誠意對待我。馬上住到你家裏去。也未嘗不可以。」伯堅笑道：「那就好極了。」淑芬笑道：「那就好極了嗎。不見得吧。」伯堅道：「爲什麼呢。」淑芬只管用筷子爬着飯。良久才答道：「吃完了飯以後。我再和你說罷。」伯堅因她不表示。自是不敢追問。吃完了飯之後。淑芬捧了一杯茶在手上。又慢慢的喝着。眼睛對了那杯茶出神。不住的將茶杯子口。去

碰撞她那雪白的門牙。她一直把那杯茶喝完了。才微微的笑道。「我若是和你回家了。你對我怎麼樣呢。」伯堅道。「所有的話。昨天我已經和你說了。你還有什麼相信不過的。」淑芬道。「我並非不相信你。因為你和那一位。以前感情太好了。你這人是面子軟耳朵又軟人。設若她在你面前撒起嬌來。你怎樣的對她說呢。」伯堅道。「這也沒有什麼難說的。我們回家之後。她一看到我們這種樣子就明白了。」淑芬想了許久。點點頭道。「就不是個傻子。當然會明白的。就是想不明白。我也可以有法也使他明白。好。現在我依你的主張。回安樂去。」伯堅笑道。「怎麼是依我的主張呢。老實告訴你。我這一顆心。被你蕩漾着。到於今沉醉未醒。只要你說什麼。我就照辦什麼。」淑芬抿嘴微笑道。「我也是這樣子想。不過你醉一時不足為奇。那個男子都是這樣。要你這樣醉上一輩子才好呢。」伯堅笑道。「一定可以

的。只看將來你討厭不討厭我就是了。」淑芬又能說什麼呢。只好是一是。這時。二人的主張。算是確定了。休息了一會。付了店錢。索興在鎮上雇了一輛獨輪小車。一同坐着上道。伯堅是虎口餘生。回家去探母。淑芬也算計畫成功。一心到曾家來作兒媳婦。兩人一路行來。覺得地方上的情形。不大安定。路上行人。有迎面走來的人。臉上都現着一種不安定的神氣。據說安樂城外。也開了仗。城裏讓大炮轟的不像樣子了。伯堅聽了這個消息。心裏自是充分的不安起來。然而這些消息。都是行人口中傳出來的。是否靠得住。却不得而知。自己籠了兩隻袖子坐在車上。態度依然是很鎮靜。倒是淑芬聽說安樂城裏遭劫。曾家有些不免。人家家裏有了禍事。他心裏當然是難受的。就向他微笑道。「你不要着急。離亂年間。最是容易發生謠言的。安樂一向都太平。若說是受西平的軍事影響。我們是由西平來。我們在路上很

平安。不見得亂事抄過我們去。已經到貴縣去了。無論有什麼心事。我看到了貴縣再說。我現在……當然哪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……」說着又是一笑道。「要我怎樣爲力之處。我自然是盡力而爲的了。」伯堅雖然有一肚皮煩悶。看到這位表妹如此柔媚。也就強開笑顏。和她說說笑笑。這天只走五十多里路。便已日落西山。就安樂鎮還有四十里地呢。於是在這三路口鎮上。找了一個客店投宿。客店正有從城裏來的人。伯堅忙着向他們一探聽消息。據說。「城門已經閉了三天。日本飛機。每天在城上轟炸四五次。守城的軍隊站不住腳。連夜開城跑了。當夜許多浪人進城。十幾處放火。城裏人家。三停燒掉二停。今天一早。不少人從城裏跑出來。都是家裏遭了難的。這以後的事。就不大清楚了。」伯堅一路之上。所得的消息。雖然都是不大好。但是想到不過守城的軍隊。換了一班人。不能還有什麼更重大的事。現

在所聽到的。城裏的房屋。三停燒了二停。自己家的房屋未必靠得住。因之那勉強裝着笑顏的面目。就有些不能維持。在客店房裏坐着。用手撐了掉子托了頭。也不用茶水。也不要吃喝。呆了眼光。就是向地皮上望着。淑芬自己設身處地一想。也知道他很是不堪。一路之上。曾用好言語安慰他不少。他也勉強的受着安慰。把愁容收斂起來。然而人家心中真正難受。當然也不是幾句空話。可以把人家安頓好的。於是自己要了茶水。把自己帶的乾淨手巾擰了一把。遞給他擦臉。然後又倒了一杯茶遞到他手上。伯堅總覺受她的侍候。有些過分。所以不願擦臉也擦一把。不願喝茶也喝一杯。淑芬等他喝完了茶。又擰了一把手巾。送到他手上輕輕的問道。「你要吃一點什麼東西呢。」伯堅不作聲。搖了搖頭。然而第二個感想。立刻告訴他。對於這位未來夫人的態度。不應當如此。所以又答應着道。「你要吃什麼。你就

只管向飯店裏要罷。」淑芬依然低聲道。「這樣的長天日子。你總得吃一點。我們明天進城去。家裏平安。自然是千好萬好。萬一家裏有了什麼事。這還全靠你打起一番精神來幹。你怎能不吃東西呢。」伯堅道。「好罷。你吃什麼東西。我陪着你吃。」淑芬明知他是無心吃東西的。說出這句話來。完全是敷衍自己的。自己本也不必強他吃什麼。只不過和他暫時解悶。不讓他發愁而已。於是叫了伙計當面問話。這裏有些什麼吃的。店伙說。「飯也有。麵食也有。」淑芬站定着了一想。便向伯堅微笑道。「這樣子罷。讓我自己來和你煮一碗麵條子吃。你看好不好。」伯堅道。「飯店裏廚房髒得很。你何必去費那個事。」淑芬道。「就是因爲廚房裏髒。我才要親自去做。若是廚房裏乾淨。我不會坐在這裏等着吃嗎。」說畢。她已跟着店伙出去了。伯堅心裏可就想着。我以前認淑芬是個向外發展的女子。賢妻良母。是不

屑於作的。據現在的情形看來。她對於我實在體貼週到了。有這樣的女子在一處。無論什麼寡情的男子。也不免被她陶醉的。雖然家裏遭了兵劫。還不知道落到什麼地步。有一個知己的女子在身旁。不斷的安慰着。也就愉快不少。他心如此想着。將滿腹的愁思。自然的解除不少。一會子店伙端了兩大碗麵來。淑芬手捏了兩雙筷子。在後跟隨。麵放在桌子上。她且不放下筷子。在包袱裏找出一張白紙。將筷子擦了又擦。先放一雙在麵碗上架着。先向伯堅道。「現在你可以放心吃了。」伯堅見店伙已經走了。才向淑芬笑道。「老實說。我實在吃不下去什麼東西。不過是你親自動手做的。我吃不下。也要勉強吃上一點。」淑芬望了他。只是抿嘴笑。伯堅道。「你對我太好了。假使你一輩子對我都是這樣。我爲你犧牲到什麼程度。我都願意。」淑芬笑道。「那末。你就準備爲我犧牲罷。我相信我一輩子對你都是這樣。」

的。」伯堅聽了這話。心裏一動。也就破涕爲笑起來。勉強的吃過了大半碗麵。淑芬道。「你吃不下去。就不必勉強了。勉強吃下去。心裏又是難受。」說着。她放了自己那碗麵。却把他吃殘了的這大半碗麵。端將過去。大口的吃起來。伯堅對於她的一舉一動。都留意着的。這一留意起來。便覺她處處都含有一種親近的意思在內。心裏自是十分愉快的。吃過晚飯以後。淑芬又陪着他在露天裏乘涼。談些過去與未來的事情。伯堅有淑芬陪着不斷的說話。那一層心事。就不會移到別的事情上去。這一晚依然是糊裏糊塗的過去了。到了次日。二人繼續上道。這鄉村的情形。就和昨日所經過的不同。離着安樂城越近。行人越稀少。走到城外五里鋪的所在。大路兩旁七八個鄉店。竟沒有一家開着店門的。店門外只是幾隻喪家之犬。睡着或慢慢逡巡着。並不見有個人影。那個推車子的車夫。他把車子歇了。向伯堅道。「先

生。這個樣子。城裏一定是不太平。你打發我的車錢。讓我回去罷。我是不敢進城的。」伯堅先還是壯着自己的胆子。只管向前走。走到這裏。也有些驚慌。如今車夫都不敢前進。益發讓着心裏不安。只是一個苦力的人。也不能和他爲難。於是開發了車錢。自提他包袱和淑芬步行進城。走了二三里路。才遇到一個挑空籬擔的。他不要人家看他。他老早的向二人注視着。還沒有到身邊。他就很驚異的道。「難道二位是到城裏去的。」伯堅道。「城裏現時怎麼樣了。」那人又向他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。搖着頭道。「我勸你二位不要進城去罷。城裏真是危險極了。」伯堅道。「燒了那幾條街。還有沒燒的嗎。」那人道。「沒有了。沒有了。全城算都燒光了。我走了好幾條街。都是像過年一樣家家關了大門。」伯堅道。「既是燒光了。何以又家家關着大門。像過年一樣哩。」那人臉一紅道。「你自己進城去罷。」挑着担子

就走了。伯堅雖知道城裏鬧得很厲害。然而據來人口頭上這種傳說。更令人莫明其究竟。好在城裏有人出來。未必就不能讓人進去。且往城裏走了不能走的時候。再作道理。他如此想着。放開了膽子。繼續的向前走。大路上當然是沒有一個人。直到了城門口。遠遠就見城門半掩着。並不見有什麼軍隊把守。這倒出於意料之外。城空了難道戰場都不能作嗎。於是搶先一步。在淑芬前面走着。剛剛走到護城濠橋頭上。對面土堆裏。忽然兩個兵士端了上着刺刀的步槍。大喝一聲。迎上前來。伯堅正停了脚。要告訴來意。前後左右。忽然十幾個兵士鑽了出來。將他二人團團圍住。淑芬早是嚇得面如白紙。一句話說不出來。伯堅也垂着兩手。連呼吸都停止住。因爲在十幾個槍口之下。只要有一個槍口關閉不住。身上就有幾個透明的窟窿。只有變成泥塑木雕的一樣。靜待他們處分。看那些人的樣子。矮矮的。胖胖的。

臉上黃中透黑。絕對不是中國兵士。他心裏這時已十分明白。人家的軍事。是有步調的。佔領西平之日。同時也在安樂動手。自己的家鄉。這算落於東夷之手了。那些兵裏頭。有兩個放下了槍。伸着兩手。在伯堅脅下。向大腿縫裏一抄。接着在淑芬身上。也是照樣而行。另一個兵。在伯堅腳下。拿過包袱去打開來。仔細檢查了一遍。其中有幾張紙片。是帶在路上應用的。兵士檢到手裏。却是看了又看。伯堅是將包袱拿在手上的。却不知幾時落到地上去了。至於這包袱裏有些什麼。自己更是不能想到。心裏只是揣度着。糟了糟了。不免一死的了。那兵士檢查已畢。似乎還相信不過。咕哩呱啦向同伙說一遍。於是那些人放下了槍。各自走去。只是三個人在身邊站着。一個在前。兩個在後。在前的將手向伯堅連揮幾下。似乎告訴他。只管向城裏走。伯堅當然是不能抵抗。只好向前走。回頭看淑芬時。她也是低了頭。緊緊隨在

身後走。伯堅心裏想着。別家之後。千辛萬苦的死中求活。目的就是想逃回家來。還可以母子團聚。不料由虎口中逃出性命來。依然是跑到家鄉來送死。早知道如此。不如在火線上憑一時血氣之勇。糊裏糊塗的打死了。還減少一番痛苦。心裏如此想着。一步一步向前走。心裏也就一陣一陣的難過。眼睛裏面。熱氣上沖。眼淚水禁不住直流下來。進了城以後。走上大街果然兩面的店鋪。不是炸倒。便是火燒。有的是光剩了一堆磚瓦。有的禿立着幾堵牆。牆下亂架着一些燒焦的木料。有的倒了半邊房屋。還有半邊房屋。在歪斜的形勢裏支持着。猛然看時。幾乎看不出來是那處街道了。這三個東洋兵押着他二人所走的道路。正經過伯堅家裏的小巷口。也不知是何緣故。他到了這裏之後。心裏只管是砰砰亂跳。老遠的走來。那目光早就注視到巷口裏面的房屋。不過巷口不到一丈寬闊。他步行既不能停留。經過巷

口之時。不過是一剎那。所以雖然向裏面看去。那匆促的時間。只看到自家大門口地方。坍下來一大堵牆。由缺口的地方。可以看到裏面空洞無物。及至要仔細看時。那個東洋兵因爲他有些徘徊不前的樣子。拿了槍把子。就向他後腿敲了一下。敲過了。便用手在後面推着。口裏大喝一聲。伯堅到了此時。有什麼法子可以抵抗。心裏只是把忍辱負重那四個字。牢牢記住。想到只要一日身體得着自由了。再來報這個仇。也不算晚。所以當着自己的愛人。受了這樣公然的侮辱。依然是低頭而行。什麼話也沒有說。走到了縣學門口。那孔子廟前。已是高懸着兩面紅日旗。大門兩邊。站着背鎗的兩列兵士。望了人都是兇狠狠的。彷彿眼睛裏要出火。大門兩邊。架着兩挺機關槍。槍口正對了去路。伯堅雖在是軍營裏混了兩個月。把這事看慣了。但是現在的情形。是在異國人槍口與旗幟之下。在危險之外。又加着一層侮辱。

說不出來。心裏是如何的難過。那些守門的兵。看到押着一對男女來。都發出一種微笑。同是人的微笑。在這種不會說中國話的兵士臉上發現出來。便覺可恨又可怕。伯堅和他們一同走進了那大門時。那兵牽着他向旁邊走。將淑芬却逕直押到裏面去。她走了許遠。回過頭來。向伯堅望着。伯堅也是望了她。微點着頭。本是不敢說什麼。在這時候。也就不知說什麼是好了。押解伯堅的兩名洋兵。他們也似乎知道伯堅心裏難受。彼此對望着。却大笑起來。伯堅心中如火一般的燒着。却無奈何他。索興不理會。由這裏過去。是泮水橋邊。一所空地。空地上有個大土堆。那兩個兵將他帶上土堆。先把繩子。反纏了他兩手。然後把下餘繩子的一端。繫在土堆邊一顆枯樹上。伯堅若是走下土堆去。繩子短了。就會把他吊起來的。於是走了一名兵士。只餘一名兵士。放下槍來。坐在土堆上。很從容的取出烟捲來抽着。臨風噴出

烟來。隨風蕩漾。烟直撲到伯堅臉上。他故示着態度閒逸。正是居心侮辱。被捕的人。伯堅只好避過臉去。向外面看着。這裏高出文廟紅牆一丈多。可以看到半城人家。在眼光所看得到的地方。完全是殘破的房屋。近處有兩所齊全的人家。屋頭上都撐出紅日旗。遠地方還有幾處冒着青烟。好像是野火燒不盡的民房。伯堅心中大怪。他們引我上土堆來。正是要我看看全城的慘狀。表示他們得意之舉。心裏又悲又恨。萬萬忍耐不住了。大叫一聲。跳了起來。將綱手的繩子掙斷。對了那個坐着抽煙的洋兵。直撲過去。打算和他拚個死活。然而人家手上是有刀有槍的。這却是十分險。要知伯堅性命如何。下回交代。

第九回

憔悴愧重逢香桃骨瘦 從容艱一死絲柳情長

上回說到伯堅忘了性命。向着那個押守的日兵。碰了過去。這一著險棋。他是一時在氣忿頭上。不曾加以考慮。其實帶有槍刀的兵士。決不能敗於一個文弱書生手上。他這樣一拚。除了情願流血。是沒有別的可說了。所幸那日兵正在得意之時。不曾顧慮這樣一個書生。倒能和他抵抗。所以很坦然的坐在那裏。當伯堅整個身子向他胸前一撞時。他支持不住。馬上向後倒下來。伯堅不要命了。兩隻手緊緊的叉住了他的喉嚨。騎在他身上。既起又落。只管壓迫他。那日兵拚死命的由土堆上向下面滾。伯堅沒有他的氣力大。只鬆一口勁。就讓他滾到土堆下。他搶過倒在地面上的步槍。橫過鎗把子來。對着伯堅身上。攔腰搗了過來。伯堅打算偏着身子。把鎗柄讓了過去。然而他的鎗柄。來得更快。在背上正中了一下。兩眼漆黑。不知高低。人就向

土堆下栽了下去。以後的事就不得而知了。待他醒了過來。身子已是睡在一張床上。床在一間小屋子裏。雖沒有什麼陳設。却打掃得乾淨。如何到這裏來的。初醒過來。還有些不明白。重新閉着眼睛想了一想。把打仗的事想起來了。心裏念着。我既沒有被那日兵打死。當然是有人救了我。但不知救我的是誰。如何有這樣大的力量。可以到日兵手上來救人。伯堅想到這裏。好生不解。閉着眼睛。又重新想了一番。然而這個問題。依然可以玩味。尋不出是何道理。不過這次睜開眼來看時。屋子裏却有個舊藍布長衫的人。站在床面前。看那樣子。好像是個聽差。便問道。「這是什麼地方。我怎樣來的。」那人道。「這是龜谷先生家裏。」伯堅由枕上將頭一昂。瞪了眼問他道。「什麼。這是龜谷先生家裏。是日本人嗎。」那人答道。「對了。」伯堅道。「你自然是中國人了。你姓什麼。怎麼也在這裏。」那人道。「我叫王國有。在

這裏當差。」伯堅道。「你覺得跟日本人當差很有面子嗎？」王國有微笑道。「這可談不上。我們不過是混飯吃。」伯堅輕輕的自語道。「不要叫王國有。叫王國奴罷。」於是又在枕上閉了眼想着。再問王國有道。「我是怎樣到這裏頭來的。」王國有道。「是龜谷先生帶三個人把你用架床抬來的。他說你是他學生。」伯堅道。「哦不錯。我們學校裏有個軍事學教授。是日本人。叫龜谷一義。大概是他。」王國有道。「哪。他來了。」說着。他向前開了房門。跟着進來個人。那人穿了件淡青紡綢長衫。外罩團花大袖紗馬褂。他的身材。非常矮小。穿了這樣寬大衣服。有些不貼身。腳底下的雙梁頭緞子鞋。只把長衫的下擺踢着。他頭上光油皮上。也梳着稀疏的分髮。配上嘴邊的八字鬚。倒有些像中國舊官僚的樣子。只是身材太矮小了。只看到一串衣服走路。伯堅想起這人正是龜谷教授。以前他常穿西服軍服。倒顯得

短小精悍。如今却不知如何改起中國老先生的裝束來了。他依然是很客氣。行着那日本式的鞠躬。彎着幾乎到七八十度。露出嘴裏燦燦的一顆金牙。滿臉推下笑來。他道。「曾君。大概半年多不見了。不料這裏相會。很好很好。」伯堅和他有舊交。而且是他救了性命。這當然對他要客氣些。就撐着床坐了起來。點頭道。「原來是龜谷先生。我感謝得很。」龜谷走近前一步。偏頭向他臉上看了看。又操着那不規則的華語道。「大概係沒有受到傷。大概係不要緊。你放心這裏住。不要緊。」他說着話。就在床對面的椅子上坐下。伯堅道。「我是不要緊。只是和我一路來的。還有一位女士。現在不知下落如何。」龜谷頭一伸道。「呵哈。還有一位女士。她也來了。」日本和中國人說話。把他們那種助語詞提前。往往成爲很重的驚歎詞。伯堅一時不會想及。倒吃了一驚。問道。「女士便怎麼樣。不能來嗎。」龜谷笑道。「倒不

是不能來。我剛才看到有位姑娘。送到司令部裏面去了。那個人很年輕。是你……」說着。便向伯堅一笑。伯堅知道他問話的用意何在。便道。「她是我的親戚。因為我們在西平的時候。一路逃到安樂來。我不能不繼續的照顧着她。所以我很掛念她。」龜谷想了一想道。「呵。她是你的親戚。那不要緊。我可以負完全責任。放她出來。」伯堅心裏想着。我並沒有要求你搭救她。你倒先說了。因點着頭道。「那就謝謝先生。但是我呢。」龜谷既點着頭。又擺着頭。表示他匆忙不及的神氣。笑道。「你要什麼緊。有我在這裏。難道還能讓你吃虧嗎。你就安心在這裏住上一兩天。讓我和你往縣公署找個事情。以後我們是自己的人。無論什麼事。都很順便。不會受什麼拘束了。」伯堅猛然聽了這句話。倒有些莫明其妙。就答道。「龜谷先生。不要誤會了。不過因為我闖了禍。不知道有無危險。我要問一問究竟如何。我豈能在這

種時候。倒託先生和我謀事。」龜谷點着頭笑道。「自然你不會在這時候託我謀事。不過你在本縣。總算是個人才。而且我又認得你。我不能不趁機會。提攜提攜你。」伯堅道。「現在城裏秩序還沒有恢復。我只求貴國軍隊不干涉我的行動。讓我回家去看一看。別的事。都在其次。」龜谷坐在一邊。只是嘻嘻的笑。接着自己又用手摸了摸臉。那種躊躇不安的樣子。完全都暴露出來。伯堅看他那情形。似乎也不大正當。只管將一雙眼睛。注視着他的面孔。似乎他這面孔。隱藏着一個問題在內。龜谷站起來。伸了手拍着他的肩膀道。「對不住。暫時還請你在這裏屈守一時。我自然有法子安排你。」說畢。他兩手抱在懷裏。倒向伯堅鞠着躬走了。伯堅心裏想着。我和他雖曾一度作師生。但是在學校裏的時候。彼此感情並不見佳。而且我且不會有一點事要求。何以他見了我極力的安慰。還要替我找位置。這事倒有好

些不解。那龜谷走了。先前那個聽差王國有又在房門口站着。伯堅心裏早明白這是在一個地方拘留着。走動不得的。但是這裏除了王國有。並沒第三個人。也許可以走了出去。且到房門口試試看。不料他站起來一動脚。那聽差就替他將房門關上。把脊梁將門抵着。面向了他道。「曾先生。你還打算出去嗎。這可不是玩的。」說到這裏。低聲道。「這天井外面。就有人拿鎗看守着。你難道不要性命嗎。」說着。拉了伯堅的一隻手。將他拉到窗戶邊。向前面努着嘴道。「你看那影壁下。不是藏着兩個人嗎。」伯堅在窗子眼裏側着張望。果然有兩個日兵在那裏。倒退兩步。坐在床上道。「這是我拘禁在這裏了。」王國有低聲道。「這真是天字第一號的面子呢。要是照你先生闖的那件禍事來說。也不用審問。」又更低了聲音。輕輕按住伯堅的手。作出那極沉重樣子來道。「只要這裏的頭兒。用粉筆在你背上畫個

十字。就把你關到一間黑屋子裏去。一屋子總關二三十人。到了晚上。牽出去。就在大門外空地裏槍斃了。」伯堅聽說。胸中倒抽口涼氣。問道。「難道每天都殺這些個人嗎。」王國有道。「那看他們的高興。晚上在黑暗裏牽出那個來。就該那個倒霉。也許全殺了。也許……」他說話忘了神。聲音不免大一點。只聽到橐橐的皮鞋聲。由遠而近。回頭看時。窗子外一枝步鎗頭子。插了刺刀。橫行過去。他臉上立刻變成蒼白色。微彎着腰。站在伯堅身邊。絲毫也不移動。看他兩隻眼睛時。眼珠如木核作的。死在那裏了。伯堅見他驚駭到此種地步。莫明其所以然。也楞住了。不能作聲。看看窗子外那皮鞋聲。依然來往不斷。刺刀尖子。時而在窗戶上幌過來。時而又在窗戶上幌過去。伯堅看王國有時。他只管擠眉毛夾眼睛。意思是教他不要作聲。伯堅看到他那仗馬寒蟬的神氣。不知道危險情形。究有若何重大。自是不敢作聲。

彼此對望了許久。那皮鞋聲走開了約二十分鐘之久。王國有眼睛望了窗子外。身子向伯堅靠近低聲道。「那矮鬼真兇。他要聽到了我們說什麼。拿着鎗和刺刀。就會向人腿上扎了來。也許幾下工夫。就可以把人扎死。扎死一個人。像扎死一條狗一樣。我們犯得上去衝犯他嗎。」伯堅道。「既然如此。你爲什麼還在這裏做聽差。」王國有想了想道。「除了這點子不好。錢給的是不少。而且給的很痛快。半天日也子不差。」伯堅聽着。點點頭。又冷笑一聲。王國有覺得這種笑。也等於罵他差不多。微歎着氣道。「這也是沒有法子呵。」伯堅道。「你這話。我有些不相信。什麼是有法子沒法子。難道他們還會要你的命逼你做事嗎。唉。不過這種話。也不能對你這樣的中國人去說。」王國有受了驚。又受了伯堅的挖苦。很是沒有意思。出去反扣着房門。就走開了。伯堅心想。在這裏服務的人。都是道樣怕他們。我是被拘的

人。這情形當然是加倍的重大。有什麼話問龜谷。龜谷大概是不肯答覆的。這個王國有不帶半分人氣。若是問他的話。他不但說得令人可氣。也許他反將問的話到日人那裏去討好。這只有忍耐着過下去再說。好在龜谷雖無好意。也不見得將人置之死地。受幾天拘留。也沒有關係。伯堅如此想着。心中倒坦然許多。只是枯坐在這屋子裏。無書可讀。又無事可做。悶得厲害。於是背了兩手。只管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在一個小時之後。那王國有始終是來了。後面跟了個穿短衣繫着油膩圍裙的人。手上提了個食匣進來。打開食匣。原來於一大盞孟子飯。另外還有三菜一湯。都由王國有搬到桌上來。那廚子走開。王國有却替他盛飯。在旁邊伺候。伯堅坐下來吃飯。看了桌上的菜。不由得笑起來。王國有不明他爲何而發笑。望着呆住了。伯堅道：「我並不是笑你。你看。待囚犯有這樣好的火食。沒有飯吃的人。不都願意當

囚犯嗎。這火食是誰叫預備的。」王國有道。「是林木少佐叫預備的。伯堅道。「林木少佐。我並不認得他。爲什麼這樣好意招待。你說罷。這究竟是什麼地方。」王國有道。「曾先生是本縣人。難道這地方沒有來過。這就是地方財政局。現在龜谷先生和林木少佐住在這裏。另外還駐有三十名日兵。龜谷先生現在是保安委員會的教導員。很是有權。他和林木少佐說。跟你是朋友。所以把你安插在這裏。大概將來他們有差事交給你去辦。所以對你另眼看待。」伯堅道。「我姓曾的……」說着昂頭笑了。王國有猜不透他下面還要說些什麼。只向他身上打量着。伯堅在菜盤子裏夾了一塊雞。在嘴裏咀嚼着。向他笑道。「你以爲過這種日子。也是沒有法子嗎。」王國有對於他這話。倒有些明白。跟着他的話笑了。伯堅吃過了飯。廚子收過碗去。重泡了一壺好茶來。王國有還送了一筒烟捲和一疊日本人辦的報紙。

進來。問着沒有什麼事。才走出去。伯堅這時已明白十之七八。龜谷是要自己和他作漢奸。現在是利誘。將來少不得還要勢迫。我落得先享用他兩天。那到時候再說。假使龜谷逼得我厲害。我先就和他拚一拚。主意想定了。喝茶抽煙。很自在的翻着報看。這報完全是反華的論調。無中生有。說了中國人許多不堪的話。最荒謬的。便是中國還不成一個國家。非讓日本來統治指導不可。伯堅再也忍耐不住。嗤的一聲。將報紙撕了。這小小的屋子裏。除了桌椅和床鋪而外。也不過是剛剛有兩個人來往散步的地位。坐久了。極是悶人。可是站起來又不能有什麼大移動。也覺得不安之極。伯堅撕報之後。突然站起來。見房門是反扣的。只能看到三尺路遠。待要抬腿走着。也夠不上。自己跨出三大步。歎着氣又坐下來。低頭想了許久。他們這種待遇。簡直是有心和我開玩笑。我關在這屋子裏受他們的悶氣。到何日才是了局。

他們願意怎樣辦我。就讓他們怎樣去辦。這倒也乾脆。伯堅心中如此想着。情不自禁的。就捏了拳頭在棹上卜通打了下一響。咬着牙。望了窗子外。只管發狠。果然。他拍着這下棹子。很有效驗。皮鞋響着。就有一名日兵走了過來。將門推着。探頭向裏看了過來。伯堅這時忿火如焚。什麼也不顧惜的。向了那日兵道。「你不用張望。你把鎗口倒過來。早早把我了結就完了。我決計不躲閃。」那日兵瞪了眼睛。向他呆望了一陣。結果。倒是露着牙向他微笑。把門依舊向外反扣住。他又走了。伯堅見他不理。索興再拍了幾下棹子。道。「你不把我鎗斃。我鬧着就沒有完。你以爲中國人都是怕死的嗎。哼。」伯堅在屋子裏喊着鬧着。外面倒反而是寂然無聲。伯堅哈哈大笑道。「你們也沒有我什麼辦法吧。」正在這時。房門開着。龜谷深深鞠着躬。笑容滿面的走進來。伯堅因對他有些師生感情。而且人家始終是和顏悅色的。也

就不能再和他鬧。只好站起來相迎。龜谷用手迓道：「請坐請坐。我太忙。不能來陪你談話。抱歉得很。」說着。抬手按住了伯堅的肩膀。讓他坐下。然後他自己才坐下。偏着頭。見伯堅臉色紅紅的。便笑道：「坐在屋裏。一定是悶得很。讓我來引你出去玩玩。好是不好。」伯堅搖着頭道：「這都不用。我請龜谷先生給我一個總答復。你們對於我。究竟要怎麼樣。還是放我呢。還是殺我呢。」說着。用脚連連在地上幾頓。龜谷看了他那樣子。却一點也不生氣。依然笑容滿面向他道：「何至於說到一個殺字呢。不過你到了這地方來。當然有些手續要辦。不能隨便讓你走。既是你坐在屋子裏悶得很。我來負點責任。派兩個人保護你。讓你回家去一趟。但是有一層。請你還要回來住。以後你可以常來常往。」伯堅道：「保護我當然就是看押我了。不放就不放。放了又爲什麼要我回來。」龜谷笑着將頭一縮。把肩膀又一抬。現出

他那含着深意的滑稽狀態來。搖手道：「你不要誤會。我說保護你。是真正的保護你。你要是不信。回頭你到了大街上看看。是不是要保護。」伯堅道：「那都罷了。爲什麼還要我回來呢。龜谷看他的臉色。已不是先前那樣生氣。於是就笑着向他拱手道：「這一點。你要原諒我。」說着。將聲音低了低。把頭伸着到伯堅面前來。微笑道：「你要知道。我是個文人。不能完全作主。現在是軍人的世界。我把你放了。他們不會放過我的。所以我只能放你一半。」說着。將手拍着了胸脯道：「我保你的生命。決無危險。你不過是惦記了家庭。所以急於要恢復自由。好回家去看看。現在我就依着你的希望。護送你回家去看看。你可以家庭團聚。還可以把你的女朋友帶回去。你爲什麼不幹。」伯堅道：「我家都讓火燒光了。還能團聚嗎。」龜谷連：「當然是可以團聚。只要人在。房子燒光了不要緊。總可以拿錢去再蓋的。你若相信

我的話。你府上有什麼損失。都歸我來負擔。你不要以爲我是瞎說的。我真有這種力量。」說畢。自己拍了巴掌。張開大嘴。連打幾個哈哈。伯堅現在已經明白龜谷所處的是什麼地位了。對他的話。自然也很是相信。但是你有這樣厚意來待遇。究竟爲了什麼原因。日本人的器量。向來是褊狹的。對於一個囚犯。超乎常人的待遇起來。豈能沒有一點原故。果有原故。現時受了他們的招待。將來怎樣去履行義務呢。如此想着。對於龜谷的話。不敢貿然答應。很是有些躊躇。便道。「先生有這番意思。我是十分願意的。但是讓我回家去。是不是限我一定的時間。」龜谷聽了這話。用手搔着頭。微笑道。「當然……不過你也可以隨便……但是能早回來就早回來。因爲並不限你回去一次。今天去了。明天還可以去。後天還可以去。所以第一天。你倒是不必多耽擱時候。」伯堅也是十二分的惦記家裏。龜谷這樣說了。心裏又

有些活動。心想。只要能回去。得見母親一面。死也甘心。到後來履行義務的時候再說。樂得先回家去一趟。要不然。就把這機會失掉了。以彼再要去。恐怕是不容易。將來他真是逼迫我太狠了。我無非拚了這條性命不要。還能對我再別用別的什麼手段嗎。這樣轉了念頭。便向龜谷點頭道。「我領先生的盛意。回去一趟。能不能夠馬上就走。龜谷笑道。「可以。可以。」說着。連連將頭點着道。「你稍等等。我去和你安排。」說畢。他掉轉身軀就走了。約莫去了一個鐘頭。他在房門外就張了大嘴。兩眼角笑着現出魚尾紋來。然後手上高高舉着他那帽子。大開着步子。走了進來。輕輕的向伯堅笑道。「都預備好了。你那位親戚也同你一路出去。她要到那裏去。都可以聽她的便。」說着。拉了伯堅一隻手。就向屋子外面走。又拍着他的肩膀道。「無論怎麼樣。我總讓你稱心滿意。」說完了。他依然是張大了嘴。做出那

種假笑的樣子來。伯堅雖十二分討厭他。究不便給他不好的顏色看。又不願和他說些什麼。只是向他微笑而已。走過了兩進屋子。一間堂屋裏。有兩個全武裝的日兵。在那裏站着等候。龜谷操着日本話。和兩人說了一陣。他兩人會意。向龜谷點着頭。眼光却向伯堅看來。伯堅心裏可就想着。你不必望我。我是一個反日派的激烈分子。性命都交給你們了。假使你們要我死。我就乾脆死。你對於我。也就沒有什麼法子吧。心裏如此想着。也就向兩個日兵瞪了一眼。龜谷向兩個日兵。丟了個眼色。便操了中國話向他們道。「保護着這位曾先生回去一次。不認得路。跟着他走。就是了。」說着。走過來。拉了伯堅的手道。「你就帶着他們走罷。」那兩個日兵。已是把鎗抗在肩上。有個要走的樣子。伯堅心裏到跳了幾跳。莫非他們是騙我的。乃是押我出去鎗斃。猶豫了兩秒鐘。接着第二個感想又告訴他。現在我們的生命都

握在他們手心裏。他要鎗斃誰。拖出去鎗斃就得了。誰人又能抵抗。現在龜谷這樣小小心伺候。分明不是惡意。又何必多什麼心。如此想着。便不再考慮。提脚在前面走。兩個日兵抗了槍。緊緊的在後押着。伯堅耳裏聽到腳後的皮鞋響。但是並不回頭。挺了胸脯子在前走着。還不曾走出大門。旁邊側進屋裏。又是兩個日兵押了一個女子走出來。她穿的一件白衣服。打了許多皺紋。如碎玻璃紙一般。枯燥的頭髮。蓬了滿頭。而且披到額頭上來。她臉子雖然焦黃的。可是她那晶晶的眼珠。一望而知是淑芬了。她不等伯堅說話。站住了脚望着他。兩行眼淚。由臉上直流下來。伯堅看到她頭抬不起來。臉上又是那樣淒慘的樣子。心裏頭也是十分難受。情不自禁的搶上前兩步。迎着到她面前去問道。「你怎麼樣了。」她的眼淚被這話一引。心裏更是淒楚。索興鼻子聳了幾聳。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伯堅看那樣子她準

是受了什麼委屈。呆着站定了。倒只管望了她那樣子出神。百忙中。可不知道用一句什麼話去安慰她好。那日兵可不容他兩人只管在這裏出神。有個略會說中國話的。將腳在地下連連頓着道。「走。快快走。」伯堅倒是經慣了恐嚇的。無所謂。可是看看淑芬身後兩個日兵形態格外的兇狠。稍一猶豫。他們就會動手的。只得低了頭先在前面走。淑芬也帶兩個日兵在後面跟着。伯堅是由此走回家去。淑芬可沒有目的。而且事先並沒有人知會她。將她帶出來是什麼意思。她自然把伯堅當了目標。跟了他走。伯堅經過劫火中的城市。現在已經是第三次了。雖然走到街上。看到不少燒燬炸碎的房子。司空見慣。心裏也沒有多大的感觸。直等走到自己家那條小巷子裏去。原來的巷口。倒還是那個樣子。只是進了巷口之後。兩邊房屋都倒坍得成了瓦礫場。空蕩蕩的。一點原來的巷形都沒有。只是地上鋪的那層石

板路。不到一丈寬。還有點遺痕。伯堅老遠的就向原來的家門去打量。只見一片瓦礫場。斜撐着一間揭去瓦片的屋子。那好像是自己家。掉轉頭別處看看。有兩處房屋比較好些的。並不是房屋正面。也很不容易分出各家的界限來。於是有個日兵。在身上掏出日記本子。用鉛筆在上面寫着一行字。交給伯堅看時。乃是到了你家裏嗎。伯堅用手指着那片瓦礫場。又點點頭。那意思就是說。家是到了。都燬在你們手裏了。淑芬到了此時。心裏才有些明白。於是大着胆子走近一步來。問道。「這是什麼意思。這地方……」伯堅歎了一口氣道。「是就是我的家了。多謝他們的好意。讓我回來看看。這倒讓我更傷心。產業沒有了。人也不見了。」口裏如此說着。眼睛望了那片瓦礫場。只管發楞。臉上慘然。兩行眼淚。幾乎要由眼眶子裏搶着流了出來。淑芬料着他心裏難過已極。便道。「你儘在這裏呆望着。也是不行。應當在

附近打聽。伯母避難到那裏去了。我們很不容易出來的。既是出來了。就應當趁了機會去找一找。」伯堅皺着眉。又長歎了一口氣。淑芬用手一指道。「你看那裏有個人。」伯堅順着她的手看去。有叢小竹子。焦了半邊。還有半邊是青郁的。那正是自己書房後面。一個小院子。那竹子邊下。還有半堵三尺來高牆。果然有個穿藍布衣服的人。在那裏躲躲閃閃的。想要走又不敢走的樣子。伯堅仔細看時。那正是自己老人家李發。便招手叫了一聲。李發早就看到伯堅來了。因為看到這裏有四個日兵。就不敢上前來。現在伯堅叫他。料着是不妨事。就大了胆子走將過來。他不看伯堅。兩個眼睛只望在四個日本兵臉上和手上。那兩隻脚摸摸索索的。探着在石板上向前走。走到伯堅身邊。又看看淑芬。然後才輕輕的向他叫了一聲。一大先生。「他說這句話時。嗓子都硬了。兩眼珠呆着。也幾乎是要哭。伯堅咳嗽了兩聲。然

後問道。「家裏人都好嗎。」李發道。「都好。就是二老板……」說着。望了日兵。伯堅道。「他們不懂中國話。只能說一兩句。你只管大胆說話。他們不會疑心。你若是這樣半吞半吐的說話。倒是讓他們注意。」李發道。「二老板。鋪子搶了。他們口貼有抵制日貨的標語。現時押起來了。」他如此說着。雖是聽了伯堅的話。把胆子壯起來。可是那眼光還偷偷的看了日兵幾次。伯堅道。「現時我家人住在那裏。」李發道。「住在第一難民收容所裏了。倒是不遠。你能去看看老太太嗎。」伯堅也不敢作主。就向日兵要了日記本子和鉛筆。寫了幾行字道。「我母現在收容所。離此不遠。可否容我前去探望。」日兵將日記本看了。彼此噤咕了幾句。向伯堅點着頭。而且臉色也並不難看。伯堅向淑芬道。「他們想利用我。對我們正二十四分的客氣。我們就趁此機會走罷。」於是和日兵點點頭。叫李發在前面引路。這個難

民收容所。設在巷口外妙德觀裏。這裏原是二三十個老道修練的所在。裏面樹木參天。房子很多。以前是清靜極了。現在大門口貼了兩張白字條。標出名義來。那門外兩邊紅牆上。橫七豎八。貼了許多佈告。大門上高叉着紅卍字和太陽旗。旗下兩個穿黃色制服的中國人。腰裏不束皮帶。衣服是擺蕩着不貼身。胸襟上掛了塊白布。中間畫個紅圈圈。大概這就是他們的護身符。這廟門口有了這種點綴。便立刻覺得換了個環境。令人一見就要討厭。尤且那兩個穿黃制服的人。竟是老早的立正。舉起手來。伯堅看到。恨不得搶上去打他兩個耳光。只因李發在前面引路。走得很慢。在門口也來不及細看。就走進去了。這第一道殿宇外。正有兩顆高大槐樹。散着濃厚的綠陰。在綠陰地上。到處鋪着草蓆。三三五五的難民。不分男女。都在草蓆上坐着。有些人面前也擺了兩件箱櫃或者衣包。有些人面前。却只是竹籬或籐

籃子裏面亂堆放着零用東西。只看這情形。就可以知道這些人都是破了家的。伯堅還沒有看到家裏人。料得不會好的。心裏不免就是一陣悽楚。轉過了這樣難民滿地三個殿宇。李發搶上前兩步。轉向一個小院裏去。大喊着道。「老太太好了。我們大先生回來了。」伯堅向那小院子走來看時。是兩間靠牆的房。沒有窗子。也沒有門。就是半堵土壁。四根小柱子。頂住了半邊房頂。倒好像是半截走廊子。地上潮濕的青苔。把土牆都搽滿了。人還不會上前。那股霉氣。早是撲到鼻子裏面來。一個瘦削着兩腮的老太太。兩個眼眶。陷下去很深。正靠住了那半截土壁向外望着呢。那正是伯堅的母親。兩個月不見。瘦得成了蠟人了。伯堅還沒有說話。曾太太早是顛巍巍的叫了一聲我的孩子。伯堅也顧不得身後還有其他的什麼人。搶進了土壁來。站到母親面前。向他臉上偏了頭看了兩遍道。「媽。你怎麼老了許多了。」

曾太太點了點頭。眼淚含在眼睛角裏。只是不曾滾了出來。倒勉強笑道。「你回來了。那就很好。喲。這個大姑娘是誰。」淑珍倒是相熟的。原來他母子說話的時候。淑珍看到淑芬站在院子門下發呆。這就連忙趕了上前。抓住她的手。問道。「真料不到妹妹也來了。」只說了這句話。曾太太就問起她來。淑珍便拉着她過來介紹了一番。這個時候伯堅去看淑珍。那圓圓的臉兒。現時已變成尖尖的瓜子臉。兩腮上那兩顆胭脂暈也沒有了。只是紙一般的白。她身體原是富有健康美的。現在腰細得只剩一把。只看那手腕背面的螺螄骨。已是頂起來很高。這可以知道她瘦得什麼程度了。所幸她兩隻眼睛。還是一泓秋水。看人灼灼有神。便向她道。「表妹大概是受了辛苦。真憔悴得可憐了。」淑珍想對他微笑一笑。然而並不曾笑出來。倒反歎了一口氣。在伯堅將表妹這兩個字喊出口來的時候。淑芬在旁邊聽到。早是

向他瞪了一眼。袁學海和他一妻一妾。也都住在這破屋裏。現在看到姪女來了。自然很歡喜的一擁上前將淑芬包圍前來談別後的事情。這破屋子裏。也沒有掉椅。只是在地上堆些稻草。隔了潮濕。就在草上加一層草席。此外有幾疊青磚。比地高些。勉強可以當椅凳坐。淑芬淑珍挽坐在青磚上。先談起來。淑珍却不住的問她。在西平受了驚沒有。吃了苦沒有。看見她的頭髮散亂到兩隻耳朵前。還伸手將她的散髮。慢慢扶到耳後去。伯堅心想。她二人有這樣子親愛。有什麼總好商量。自己和淑芬那番經過。今天就是說了出來。也沒有什麼關係。淑珍這個人。性格非常的好。總可以諒解的。伯堅心裏如此想着時。偷眼去看淑珍。只見她那瘦怯怯的神氣。頭總是有些低着。抬不起來的樣子。似乎眉目之間。含了一種隱憂。本來想去安慰她兩句。一來舉家都在逃難的時候。單獨的對她一個人加以安慰。恐怕人家說話。

二來有淑芬在當面。也不知是何緣故。自己就像受了一種拘束。對於淑珍若有什麼表示。似乎就對她不住。因此伯堅只有靠了母親坐着。談些別後的事。據曾太太說。日兵沒進城的時候。關了幾天城門。半空裏十幾架飛機丟炸彈。發了火。大家顧性命去了。沒有人來救。所以城裏燒得這樣子。城破了以後。年輕的學生。不敢出頭。都偷偷的走了。你兄弟仲實。性子是最暴烈的。袁大舅再三的勸他走。他也說在城裏做難民。不是青年當做的事。他什麼東西沒帶。就這樣走了。曾太太說着。垂下淚來。伯堅看到家裏人這種狠的樣子。而且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。只寄居在這種破屋裏。這與叫化子無異了。看到母親垂淚。一陣心酸。也流下淚來。淑珍老早就想和他說話。只是沒有機會。這時就走近來。低聲和他道。「表哥。你平安回來了。這就是一件很快活的事了。姑媽心裏難受。你該勸勸才對呀。」伯堅道。「一個人家。

鬧到這步田地。要想心放寬些。也是不能夠。」淑珍想了想。忽然露着她的白牙一笑道。「你是嫌我父親有些書呆子氣的。他老人家倒有一件長處。遇着大事。步調是不亂的。你和他談談。他一定可以貢獻你一點意見。」那袁學海看到四個日兵跟壓着人前來。逆料着情形重大。可是又不敢隨便的問他。現在見那四個日兵。靠了院子門遠遠站定。似乎沒有什麼絕對干涉的樣子。就慢慢的踱了過來。向他道。「我們到那邊坐着談談去。淑珍。你去燒些水來喝。」淑珍答應着。在短牆腳下。提了一把洋鐵壺走開。轉向大殿後面去。伯堅和袁學海談着話。心裏可就惦記着怎樣和淑珍說兩句話才好。於是故意抬着頭。四週望望道。「這樣的大廟。成了叫化子窩了。我去看看。還有什麼熟人沒有。」一面說着。一面也開着緩步。向大殿後走來。只見殿後牆邊。有一截短廊。就地靠牆支了三塊磚。當着地灶。旁邊推了許多。

木片乾草。淑珍用手抓着。向磚空裏塞進去燒。壺就放在磚上。青煙在壺四週亂噴。淑珍彎了腰。只是看了煙底下的火燄出神。伯堅很遠就低低叫了一聲表妹。她回過頭來。猛然看到身子向上衝起來。似乎有吃驚的樣子。可是立刻她就定了神。向他微笑了。伯堅走近前來。也微笑道。「表妹。你瘦了許多了。」淑珍道。「瘦了總算徼倖的。總逃出命來了。你也不像先前那樣健康似的。」伯堅道。「我真不料你憔悴到這種樣子。這些時。你害了病嗎。」淑珍搖搖頭道。「我沒病。咳。也算是病了罷。」伯堅聽他說話。又向她看時。見他那兩片瘦削的腮上。已經有些紅暈。這種紅暈。很大很大。直紅到耳朵邊去。這是剛才燒水烤的。並用她那披到耳鬢邊的散髮配襯起來。真有些可憐的丰韻。淑珍見他老是望着。眼光向他瞟着。微笑道。「你到那邊去坐罷。水開了。我就也會過去的。」伯堅道。「我和你幾句話說。不過我心

裏很亂。一刻兒怕說不清楚。我有了機會。再寫信告訴你。我希望你對我加以諒解。」淑珍道。「大家都鬧到這樣九死一生的地步了。還有誰對誰不能諒解的。」伯堅站着默然了一會。依然將話說不出來。忽然身後有人嘿了一聲。回頭看時。却是押解自己的兩個日兵。他們將手招着。口裏只管亂嚷。伯堅在勢不能不理他們。只好走到他面前去。仰着臉對他們。作個問話的樣子。他們將手向來路揮着。口裏還只管亂嚷。伯堅知道這是叫着走的意思。自己想。很不容易的出來一趟。偏是出來不多久。就要回去。腦筋裏所留的慘酷印象更深。這不但得不着一點安慰。反是惹着許多苦惱回去了。望了那日兵。現出很懊喪的樣子來。伯堅又怕臉上有什麼氣憤的樣子。更招日兵不快。所以又對了日兵勉強笑着。點了點頭。那日兵看他如此。也明白了他頭意思。將手向他連連揮了兩下。表示着還是要他走的樣子。伯

堅現在是個囚犯。如何敢和他們抵抗。既然他們連連揮了幾次手。絕對是沒有猶豫可能的了。便也向他點點頭。表示可以走的意思。日兵因他並不留戀。也不再指揮他。只是緊緊在後跟着。伯堅走回破屋來。只見自己母親和舅父舅母全紅了眼圈流着淚。李發站在旁邊。掉過身子去。抬起手來。只管揩着眼睛。伯堅向曾太太一鞠躬道。「媽。我身體不能自由。他們催着我走。我不能不走了。若是有機會。我回來再看望大家。假如我不回來。出了什麼變故。那也是說不定的事。你老人家也不必傷心。只當我出外沒有回來就是了。」說到這裏。自己嗓子一硬。也就不免有兩粒淚珠。由眼眶子滾將出來。在這個時候。一陣嗚咽的聲音。突然而起。回頭看時。只見淑芬手上握了手絹。掩住兩眼。彎着腰。只是哭起來。口水和鼻涕。流下來多長。原來她在日兵看管之下。已經被壓迫得欲哭無淚。現在到此地來。和家裏人相見了。

就是幾句話也不能暢快一談。心裏一陣酸楚。再也抑按不住自己那番哭聲。伯堅看了她那樣子。忘了自己的痛苦。倒替她難受。看看她。又看看日兵。只得在牆上剝了一塊石灰片。在牆磚上寫了一行字道。「她是個女子。不會有什麼政治關係的。可以不帶她去嗎。」寫完了。對日兵向牆上指指。日兵微笑着。搖搖頭。表示不可以。伯堅氣起來了。挺着胸向淑芬道。「走罷。至多不過是一死。你怕些什麼。」淑芬到了此時。知道不走是不行的。對了伯父伯母一鞠躬道。「我……我走了。」淑珍由後面搶了上前來。握着淑芬的手道。「妹妹……」可是也只就說了這兩個字。哽咽不能成聲。可憐那瘦小的手。握着淑芬的手背。抖顫個不了。伯堅若不是站在許多人當面。一定也要走上前握着淑珍的手。叫兩聲妹妹。只是這種行動。自己決沒有那種勇氣去表現出來。所以兩隻眼睛望了淑珍發呆。看她那樣瘦怯的身材。

加上悲不自勝的樣子。益發是覺得可憐。淑珍她雖是握住淑芬的手在哭。又未嘗不注視到伯堅身上來。見伯堅站在那裏發呆。心裏更是痛苦。那淚珠如垂繩一般的向下滾着。她正自傷心。就只管對人看着。臉上的淚珠。是如何流着。並不管它。她姊妹倆既是哭得沒有完結。其他的人。也就收不住眼淚。一齊跟着哭起來。只因爲有四個日兵跟在一處。大家不敢放出聲音來哭。所以各人手裏。雖是拿着手絹。不去揉擦着眼睛。却去握住了嘴。大家沒有什麼話說。也沒有什麼舉動。只是互相呆望。各各垂着眼淚。那四個日兵原來是好意要他二人走。現時看到這種樣子。却有些不耐煩起來了。並不說什麼話。兩個人夾着伯堅。兩個人夾着淑芬。半拖半推。就向外走。伯堅回過頭來看時。只見淑珍一頭短髮散亂。兩隻瘦手。高高的舉起。口裏喊道。「慢走慢走。我們還有話說呢。」這也不知道她是叫那個慢走。不過她那

種惶急悲慘的樣子。是對要走的人有性命相連的關係。是看得出來的。伯堅也不管她這種表示。是對誰而發。死命的立住了脚。向後方看過來。對淑珍舉了手搖撼着道。「你不要性急。我們總要想法子回來的。」淑珍的短髮散亂着。又被風一吹。已是吹了滿臉。再加上那滿臉的淚痕。直把那瘦削的面孔。哭得淒慘可憐。所有在院子裏的難民。看到這種樣子。很是傷心。真有幾個人。跟着哭了起來的。旁人既哭。自己有關係的人。當然是哭得更厲害。所以院裏院外。立刻變成一片哭聲。這種哭聲。在旁人聽了。當然是心裏很難受的。可是那四個日兵聽了。不但不替人悲慘。而且凶狠狠的對着伯堅。操着華語。連連說着幾聲走。日兵說出這個走字的時候。他們腳上的皮鞋。跟着在地上跳了一陣。那樣子簡直有非走不可的意思。但是一個人到了這種時候。情感興奮起來。就是武力壓迫。也干涉不了的。伯堅索興掉轉

身來。作個要向裏走的樣子。淑芬也將身子一轉。望了許多人張嘴大哭。夾着伯堅的兩個日本兵。拖了他的手。就向前走。因爲勢子來得太猛。伯堅站立不住。身子向下一倒。那日兵以爲伯堅想賴在地上不走。不問他受得了受不了。兩個人各拖着他一隻手。猶如拉車。一把把他就地倒拖着出去。伯堅的脊梁。在地上擦着。發出瑟瑟的響聲來。那兩個拖淑芬的日兵。更不說話。扭轉她的手臂。就向大門外扯了去。曾太太看到日兵對兒子這樣殘忍。不要命的。由裏面跌跌倒倒。搶了出來。高高舉着兩隻手道。「你們不要這樣沒有良心。他是一個人。不是鐵打的東西。你們怎麼就是這樣在地上拖了走呢。」說着話。脚步不穩。人向壁上一碰。更向後一仰。倒坐下來。袁學海在後面看到。搶上前伸着兩手。將曾太太挽着道。「老姐姐。你怎麼了。」這些人看到老太太摔下來。大家少不得一陣亂。在這紛亂之間。伯堅已是被

日兵就地拖出了大門外。有幾座神殿。門限是很高的。日兵也不管被拖的人身體怎麼樣。只是極力的向門限外面拖了去。伯堅頭上碰了幾個大包。而且他心裏是又急又氣。一刻兒工夫。人都幾乎昏迷過去了。四個日兵。把這男女二人架出了大門。這才把他們挽住。學了中國話。大聲說一個走字。伯堅想要和日兵抵抗幾句時。只見淑芬眼淚縱橫滿臉。真是雨打梨花那樣的憔悴。十二分的不忍。日兵爲難自己。倒沒有什麼關係。若爲難淑芬。她是個驚弓之小鳥。如何受得了那種虐待。只好忍住了氣。很從容的向日兵道。「你們不必逞兇。我們跟着你走就是了。淑芬。我們走罷。事到於今。我們還有什麼話說。且跟了他們走一步算一步。我呢。自有辦法。你也犯不上犧牲。」他口裏說着。脚步已經是開始向前走。淑芬將手挽了自己一隻袖頭。去揉眼睛。嗚嗚咽咽的也只好緊跟着他走。他們經過大街。街上的人。不但

不敢停住腳來看。而且各各低了頭。遠遠的就避到一邊走了過去。伯堅心想。中國人這樣的肯屈伏。國家如何不亡。不由着昂了頭。長歎一口氣。他這樣一歎氣。過路的人被他刺激着。少不得有一兩個稍微停腳看看的。這日兵果然是不客氣。倒拉着槍。向人家大腿上就亂掃。行路的人怪叫着。不分高低。提腳便跑。近處的人一跑。遠處行路的人。以爲是日兵要開槍。也是不要命似的。各向兩頭跑。頃刻之間。眼睛所看到的一截街上。全是人跑。有幾個跑得失了腳的。滑在地上。他們比那種田徑賽還有勁。將身一蹦。跳了起來。立刻跟着就跑。這燒燬了的街市。本來還有零零落落的三五家店鋪。開了門作生意。因爲街上人亂跑。嚇得唏哩嘩啦。一片鋪門板響。搶着上起店門來。伯堅歎了一口氣。把全市的秩序。却鬧得如此混亂。不但不可憐這些市民。覺得他們這樣的怯懦。越是讓外人瞧不起。人家料定了我們是沒有

勇氣的國民。更可以放手胡來了。這樣看來。這種舉動。實在卑鄙可恥。怎樣教人不生氣。不過自己也是個被捕的囚犯。要強項當由自己先強項起。專責別人無用。自己何不打倒這四個日兵。把淑芬救着走呢。如此想起來。脊梁上一陣發熱。直熱到臉上來。因爲如此。心裏便一陣一陣的跟着慚愧。低了頭走。不敢四處望人了。日兵將他們壓到原來的地方。財政局。恰是在大門外遇到了龜谷。他將頭一伸。深深的鞠着躬。笑道。「回家去都看到了。老太太他們都好。」伯堅看到了龜谷。心中便有氣。心想你吩咐日兵護送我。把我却就地倒拖出來。這是什麼待遇。心裏存了那個疑問。眼睛就注視着龜谷發呆。龜谷好像不知道他在生氣。嘿嘿的笑着。又向淑芬一鞠躬。掉過臉來。和日兵說了一陣日語。看他的臉色。却也很和緩。似乎是打個什麼招呼。說畢。於是有兩個日兵退去。兩個日兵。一人碰着伯堅的手臂一下。一人

碰着淑芬的手臂一下。指示他們向裏走。到了一個院落裏。就送進一間正房來。房裏陳設的床帳棹椅。都很精緻。臨窗一張寫字檯上。還有兩盆鮮花。和全副文具。似乎比以前更優待了。日兵將人送進房來。他們一脚也不踏入。就在門口站住。替他們將門向外反帶上了。淑芬早是不哭了。現在站在屋子中間。四方探望。也是呆了。低聲向伯堅問道。「他們這是什麼意思。」伯堅進屋子來。始終是板着臉的。這時兩肩一抬。兩手向外揚着。淡淡的一笑道。「誰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。」說着。見有一把靠背藤椅子。先向下躺着。兩脚伸得直直的。表示很是舒服的神氣。將手向對過軟椅指着。對淑芬道。「你坐下罷。鎮靜點。大不了。是一死。要死也死在一處。」說畢。微微笑着。哼起正氣歌來。他哼到得意之處。左腿架到右腿上。只管不住的搖撼着。淑芬先歎了一口氣。然後也只好手扶了那椅子坐下。兩手互抱着。低了頭不

作聲。伯堅將正氣歌由頭至尾哼完。看到淑芬粉頸低垂。並不說話。便坐起來向她道。「你不要害怕。他們就是不講理。也不會加害女人的。這回把你關在我一處。完全是爲了我的原故。老實說。他們把我關起來。我是看破了。無非是要我作漢奸。他們的手段呢。也是四個字可以包括。無非是勢迫利誘。哼……」淑芬向他搖搖手。夾夾眼睛。還將嘴向門外一努。伯堅笑道。「我已經說了。至多也不過是一死。還怕什麼呢。這樣子說。還不算。將來我還要大聲叫嚷起來呢。」淑芬不敢說他什麼。又不願意他做出這個樣子來。只是皺了眉毛。伯堅笑道。「你放心。好在我是有把握的。」淑芬道。「你怎麼還笑得起來。你不想我一家人。你一家人。現在落得了那一種地步嗎。」這句話。算是把伯堅的心事勾引起來。立刻沉鬱着臉色。昂頭望了窗子外的天色不語。淑芬默然了許久。帶一點笑容道。「我問你一句話。你要實

說。回去的時候。我姐姐去燒開水。你也跟着去了。你對她說了什麼。」伯堅聽了這話。心中立刻有個感想。覺得女子這種醋心。無論到了什麼環境之下。是不會撇開的。伯堅皺了眉道。「請想在那種時候。我能對她說些什麼嗎。」淑芬坐在椅子上。突然將身子一扭。板了臉哼了一聲。伯堅道。「真的。我不撒謊。你想。我和她在佛殿後見面。不過是兩三分鐘的時候。兩三分鐘的時間。請問能說幾句話呢。」淑芬道。「你越是這樣說。越見得你對我不忠實。我並不像別個女子。吃那不相干的飛醋。你以前本和他很好。現在又在患難之中。就是一個平常朋友。也該慰問兩句。何況……唉。我也不說了。」淑芬說到這裏。兩手伏在椅子背上。頭枕了手臂。真不說了。伯堅正在忿激的時候。原沒有心談兒女愛情。只是看到她這種情形。完全置之不理。未免顯着狠心。待起身去敷衍她。對於此事。向來是不大在行。因之站起身來。

有上前的樣子。轉身又坐了下去。淑芬靜默了許久。繼續着落下幾點眼淚。肩膀也顫簸着不停。伯堅只得慢慢的走到她身邊。用手觸着她的衣服。低聲問道。「淑芬。你這是怎麼了。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什麼環境。還能讓我們自己。互相鬧脾氣嗎。」淑芬依然低着頭道。「因爲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頭。你對我不忠實。我才生氣呢。」伯堅道。「淑芬。你說我對於淑珍的事。沒有和你說實話嗎。那真是冤枉。我不是對你說了嗎。我們見面。只有兩分鐘的時間。我怎能對她說什麼呢。」口裏如此說着。他的手就伸到他的頭髮上來。慢慢向後撫摸着。他自己也是半彎着腰。猶如大人哄騙小孩子一般。她雖不會抬起頭來看着。然而伯堅倒是笑嘻嘻的望了她。她似乎也知道伯堅在這裏是很柔和對付她。也很沉默着。許久許久。才道。「我也知道那一會子工夫。你不能和她說什麼話。可是你到那大佛殿後去找她的時候。你

能說是一點用意都沒有的嗎。要是那樣。你又何必去。」伯堅道「唉。你們是姊妹。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。你看她瘦到那種樣子。好像滿身都是病。你望着她。也覺得怪可憐的。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。也不過慰問慰問她罷了。」說着話時。索興將身子蹲得低一點。一隻手扶了她的肩膀。一隻手撫摩着她的頭髮。口裏更是用極低又極柔和的聲音對她道。「這回算我錯了。請你饒恕我。我的事情。已經做錯了。我悔也悔不得來。」到了這時。她才抬起頭來。向伯堅板着臉道。「這是你自己說的。我算冤枉了你嗎。」淑芬微瞪着眼睛。又鼓了腮幫子。伯堅明知她這種怒氣。是一種嬌怒。用不得和她解釋。可是女子的嬌怒。她正是爲了要得男子的安慰而發。假使男子在這時不去安慰她。她試驗男子待她感情如何。就得了一個標準。以爲男子心腸太硬。由假怒要變成真怒。由真怒還要變成真恨。結果由愛人變成仇人。

也是意想中事呀。伯堅對於這層。多少有些領悟。因之放出笑嘻嘻的樣子。向她連作幾個揖。一半是當真。一半又是開玩笑。然後俯着身子向她道。「淑芬。就算是我錯了。在這個時候。你還有什麼寬恕不過的。我們就是被拘留。也關在一個屋子裏。這總算是患難……」在底下這個雙疊名詞。倒真是不好說。夫妻吧。現在似乎還不到那種程度。朋友吧。這句話說出來。更會招他的怒。因之把那患難兩個字。連說了幾多遍。就這樣含含糊糊的止住了。淑芬瞪了他一眼道。「事到於今。虧你還笑得出來。」伯堅心裏可就想着。我何嘗要笑。但是我不笑。你的怒容又不肯改。教我也沒有法子呀。臉上可就朝着她笑道。「笑原是笑不出來。可是就一死勁兒的哭着。也不見得人家會把我放了出去。」伯堅說話時。攜了她的手。只管在她面前站着。男女之間一相愛時。肉體上無論那一處相觸着。都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樂趣。

淑芬對於伯堅的行爲。雖是有些不同意。可是經彼此一握手之後。好像默默之間。已經解釋了許多的誤會。伯堅不笑。她倒望着他微微一笑。看她嘴角一動之時。她似乎有一句什麼話要說出來一樣。伯堅也正是想她開口。見她有說話的樣子。很是歡喜。正向她望着。等她說出來。那房門却撲撲的連響了幾下。伯堅趕忙放了手。待要去開門。然而那門是向外反扣的。正用不着他去開。已經自關了。只見龜谷在門口就深深的一鞠躬。當他鞠躬的時候。頭垂下來就着手。手就把草帽子拿到手上。連接着行那脫帽禮。然後才走進屋子裏來。伯堅到了此時。實在有些厭惡龜谷了。不過這是他的勢力圈。還仰仗着人家救濟呢。如何敢得罪他。連忙站起來相迎道。「先生。遇事多蒙你關照。我很感激。但是我到現在。究竟不明白你們對我什麼用意。可不可以告訴我呢。」龜谷伸手抓了抓他的短樁頭髮。現出爲難的樣子。

來。然後點點頭笑道。「我也不便和你說。我介紹我的書記吳信幹先生慢慢的和你談罷。」龜谷說着。他伸長了細脖子。向窗子外喊着。於是有個人答應一聲。推門而入。那人穿了白嗶嘰褲子。藍色法蘭絨褂子。露出裏面一點皺紋沒有的芽黃色綢襯衫。雪白的瓜子臉上。養了一撮又黑又密的小鬍子。看那人簡直是個極漂亮的時髦漢子。他進來之後。先向龜谷深深的鞠了一個躬。然後問道。「是是。有什麼事吩咐嗎。」龜谷望了伯堅道。「就是我先說的話。你和曾先生談罷。這位曾先生的……。」伯堅見他的眼睛。看到淑芬身上。連忙搶着答道。「這是我親戚。」那吳信幹一雙滴溜溜的黑眼珠。藏在一副大框眼鏡裏。向二人射着。微微一笑。好像已經看破了他們這裏面的行徑似的。伯堅只當不知道低了頭不作聲。龜谷發出蝦蟆叫的笑聲。向伯堅點着頭道。「再會了。」說畢。拿了帽子彎腰出門而去。吳

信幹順手掩着門。點點頭在伯堅對面椅子上坐下。接着又在身上掏出一盒紙煙。先散了伯堅一根。然後自己放在嘴裏一根。又把一只很精緻的打火匣子掏出來。先打着火和伯堅點了煙。然後自己架了大腿坐着。點了煙抽將起來。伯堅心裏也是二十四分不耐煩。借着抽煙的工夫。也正好解解煩悶。所以也就坐在那裏靜靜的抽煙。伯堅心裏便想着。作漢奸的人。我以為必定是五官不正的。然而看這位吳先生却是何等漂亮。一個人這樣的講求外表。心裏骯髒到什麼程度。自己倒不去管。這可有點奇怪。我總要仔細研究研究。看看他臉上。到底有什麼異相沒有。吳幹信見伯堅對他如此注意。他却只當不知道。依然很鎮靜的坐在那裏抽煙。伯堅看他的態度。很是自然。便望了他道。「據龜谷先生說。有話託你告訴我。不知道什麼事。爲什麼他自己不說。倒又要託老兄轉告哩。」吳信幹微笑道。「這個老兄有

什麼不明白。作買賣的有掮客。典押房產的有中人。不都是這一樣的意思嗎。未入正題之先。兄弟倒有一言奉告。」他說着話。將煙捲由口裏取了出來。伸到身邊痰盂子裏彈了彈灰。身子扭了兩扭。腿又抖了抖。然後微笑着道。「我聽說。先生曾做了幾天縣太爺。那末。那縣太爺的威風如何。大概你是知道的。現在又有個現成的縣太爺。請你老兄出來擔任。照說。一定是駕輕就熟。樂於接受的。不過年青的人。經驗少。利害不分明。好感情用事。不能去仔細考量。」伯堅聽他這個話。帽子隱隱約約。却不很容易明白。望了他淡淡一笑。吳信幹將紙煙用兩個指頭夾在嘴唇皮裏。正着顏色。極力吸了一口煙。然後向他呆了眼神道。「我並不是說笑話。只要你肯幹。本縣的縣知事。就可以請你擔任。」伯堅胸脯挺着。突然問道。「什麼。」吳信幹看他眼睛睜得圓圓的。臉色很是不好看。分明有了怒容。他却毫不在乎。又取出

一根煙來抽了。微笑道：「安樂縣還是安樂縣。沒有地陷下一塊去。安樂的百姓。還是安樂的百姓。沒有誰多長一個鼻子。少生一隻耳朵。不過從前是軍閥私人的地盤。現在是抱着世界大同主義。不問誰來統治。只要人民享着幸福。就和他合作。在從前作縣知事。不過替軍閥作走狗來刮地皮。於今可是求文明政治的友邦來指導我們走上軌道。我們抱着人類平等的思想。在友邦指導之下。將同胞引上自由幸福之路……」伯堅聽了他一番話。也不好批評什麼。只是鼻子裏呼的一聽。冷笑出來。吳信幹察言觀色。知道他是不高興。也將嗓子提了一提。高聲道：「無論什麼事。爲人總要順潮流。到了這那時候。還要心高氣傲。不去受人家的指導。那就永遠作軍閥的奴隸。沒有翻身的日子。以前中國受外人指導。辦得有成績的事。那就很多。單以郵政一件事而論。現在不還是讓外人來指導嗎。你若是聽我的話。出

來担任一席縣知事。把本縣……」伯堅搖搖手道：「不用你老哥細說。我全明白了。中國人是亡國奴的資格。要受外國人的統治。才有辦法。你老哥對於這件事。既然是澈底了解。又是龜谷先生的左右手。正好上台試試手段。爲什麼還一定要我這腦筋頑固。不了解受人統治利益的人去做官呢。這也未免用非其人了。」伯堅不批評他的話不對。偏是這樣反駁兩句。倒弄得他面紅耳赤。僵着頸脖子。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。他靜靜的吸了兩口烟。算他想出了一個答案。便道：「這是龜谷先生的意思。我那裏知道。」伯堅淡淡的一笑道：「我倒有些明白。大概是城裏這班老紳士。不是胆小不敢出來。要不然就是早逃跑了。爲着收拾人心起見。總要找個有資格的人出來。才容易擺佈老百姓。我是個大學生。又作過縣知事。而且是龜谷的學生。在那一方面。都夠作漢奸的資格……」吳信幹聽他說話。越聽就脖子

越紅。先還僵着脖子。吸了烟向下聽着。到後來實在聽不下去。將烟頭子向痰盂子裏一扔。身子向上站起。瞪了眼道。「幹不幹在乎你。你爲什麼指桑罵槐。將我挖苦一頓。」伯堅也站起來。挺着胸道。「你只要自認你作的事情對。你就向下幹去。還怕什麼罵。」吳信幹兩隻手向下。由長衣下面。抄到褲腰帶邊來。那衣擺在週身捲着。倒成了個細腰大包袱。歪了頭向伯堅瞪着眼道。「你不必如此。難道真少了你這樣一個暴徒。就不能辦事嗎。你等着罷。」說畢。掉身出去。將門向外帶上。那門帶着哄通一下響。在這響聲中。充量顯出了他那股怨忿之氣。他二人說話時。淑芬坐在一邊。一句話也不能說。她先聽到吳信幹那些話。也覺可氣。後來伯堅向他那番痛駁。很是對勁。恨不得和伯堅幫個忙。走過去打他兩個耳光。現在他走了。淑芬紅着臉。咬着牙道。「這該死的東西。他也頂個人頭。算是中國人養出來的。」說時。

將腳連連在地上頓了幾頓。伯堅道：「本來他就恨着在中國出世。你說他不是中國人養的。有什麼關係呢。他叫我等着瞧。我就等着吧。」說畢。架了腿搖曳着。斜坐椅上。倒是很安閑的樣子。淑芬也是個女英雄。不怕事的。這次一人被拘。雖吃了不少的苦。因爲是一個人。不奈別人何。現在和伯堅同拘留在一處。胆子就大了許多。也板着臉道：「不要理他們。是你說過了的。他們無非是勢迫利誘。反正我們也是一死罷。」伯堅笑道：「還有一層。承他們看得起。把我們關在一處。我們談談話。倒也不寂寞。這比我們那天在飯店裏的風味怎樣。」伯堅問這話時。望了淑芬。淑芬嘆嗤一笑。瞅了他一眼。伯堅心裏也就想着。一個人被拘留着。還能和情侶在一處。這也是人生少有的事了。心裏想着。看看屋裏的陳設。有棹椅。有牀帳。甚至臉盆手巾。漱口孟子。都預備得齊全。很可以小住爲佳的。他心中如此想着。可是事實上

不能恰合他的算盤。自吳信幹去後。這房門是緊緊朝外反扣着。在房門外兩個武裝兵士靠門而立。一步也不離開。茶水固然不會送來。天色黑了。連燈火也不會送來。伯堅想着。也許是他們大意了。這也不必理會。依然靜坐着。淑芬就有點不耐煩了。因道：「怎麼辦。和他們交涉。要點水來潤潤嗓子罷。」伯堅道：「我們和誰去交涉呢。門口這兩個兵。又不懂話。」淑芬道：「他們不懂話。可認識中國字。寫個字條子給他看就是了。」伯堅道：「屋子裏漆漆黑的。教我怎樣寫。」淑芬道：「那邊能和門口的兵去辦交涉罷。假使他不許我們說話。我們就可以要蓋燈火和他來筆談。」伯堅道：「怎麼着。你非喝茶不可嗎。」淑芬哼了一聲。伯堅自己受點委屈是無所謂的。若是讓淑芬也跟着受委屈。就很過意不去。只得摸索着走到房門邊。將門連槌上幾下。門口那兩個兵士。先還是不理。後來伯堅在裏面敲得太厲害了。

才有個兵將門向裏推着，現出一線燈光來。這光乃是廊檐下懸的檐燈所發出。昏黃中看到那兵士擺了兇狠的面孔，睜了大眼望着人。同時他就向人大喝了一聲。伯堅走出去。將右手作個杯子式。對了嘴裏倒着。像是喝茶。然後再向那兵伸着手。他對於這個要求。並沒有覆答。猛然伸出兩手將伯堅向屋子裏一推。將兩扇房門。依然向外反扣起來了。伯堅黑暗中摸到淑芬身邊。握着她的手。低聲道：「沒有法子。你暫忍忍罷。等着那個姓吳的來了。我再和他去說。」淑芬也沒作聲。也沒起身。坐在那裏沒有動。伯堅知道是自己的事作的不大妙。解勸也是無用。也坐下了。黑暗中坐十分鐘。比坐一小時還要痛苦。沒有法子。只得再到房門邊去。將門又槌上一遍。那兵士這回不開門了。聽他去槌着。伯堅昂了頭向外面叫着道：「你們要打就打。要罰就罰。把我們關在黑屋子裏並不理會。這是什麼意思。」嚷了一陣。聽

到外面。有一陣脚步雜沓之聲。門開了。燈光中擁進十幾個兵士來。吳信幹直了頸脖子。跟着那些人一塊兒走了進來。有兩個提銅框玻璃罩油燈的兵士。將燈提得高高的。和伯堅的頭一般齊。意思就是要照着伯堅的面色來。一個人在許多人包圍中。而且讓人用燈來照着。雖不必認爲這是一種侮辱。可是那種樣子。也就很予人以難堪。伯堅知道兵士不懂話。對他們分說。也是無益。就向吳信幹道。「足下也是中國人。就算不是中國人。我們也是同色同文同言語的人類。何必這樣子拿我開玩笑。」吳信幹紅了臉道。「我先勸過你一頓。好話你不愛聽。現在我們奉了命令來的。只有照命令辦事。對不住也就只好對不住了。」說時。進來的一羣兵。就有人掏出繩索。不容分說。按了伯堅。先把他兩隻手背着網上。然後把兩隻腳也綁在一處。將人放倒在牀上。伯堅只管極力掙扎和亂嚷。他們一概不理。接着他們又

把淑芬拉過來。照樣的綁了。將她也放在床上。和伯堅面對面的側身躺着。當伯堅被綁的時候。淑芬在燈光下看着。以爲有什麼危險。已經嚇得說不出話來。只是嗚咽着哭。繼而把自己也綁起來。哭也不會。只知道亂叫。身上流出來的汗。比眼淚流着更要洶湧。一身衣褲。完全都濕透了。那些人將這一雙男女放在床上。便放了一盞手提燈在椅上。讓燈光遙遙照着。然後又放了一壺茶。兩匣餅乾在燈光下。這才走了。那吳信幹是走的最後一個人。他走到床面前向伯堅道。「你鬧得厲害。沒有法子。只好委屈你一點。假使你願意講和。你只叫着我的名字。自有人來放你。」說畢。他擰着那短鬚子尖角。笑嘻嘻的走了。他去後。那房門也就隨之掩上。伯堅眼睜睜看着身邊一個淚人兒。又看見棹上一壺香茗。兩匣裝璜美麗的餅乾筒子。自己這時不但肚子有些餓。而且還口渴得厲害。看到掉上吃的喝的。更是心裏難受。

自己凝望了許久。就對淑芬道：「你看這姓吳的。夠多麼陰毒。他不但把我們網綁起來。而且知道我們餓了渴了。而且擺了吃的喝的在棹上。來饒引我們。好讓我們格外難受。我覺得這比侮辱我們。又要進一步了。這種壓迫。我有些受不了。我先尋個出路罷。」說着這話時。他將身子扭了兩扭。淑芬見他臉上通紅。眼光發赤。似乎沒有好意。連忙問道：「你要怎麼樣。你要怎麼樣。」伯堅道：「這種國家。這種歲月。作人本沒有什麼味。加上現在受外人的侮辱。我覺得可憐又可慘。倒不如一死乾淨。我要滾下床去。在牆上碰死了。」淑芬身子亂扭着道：「你千萬不能那樣。你碰死了。丟下我來怎麼辦呢。我們現在雖然受着侮辱。還沒有走上絕路呀。你就不能忍耐着。等了機會奮鬥嗎。」說着。臉上流下淚來。一個人尋死。本來就是一個念頭。一轉。這個念頭。如沒有什麼打擊。繼續着擴充起來。自然是死。可是有什麼阻礙。

把這個念頭中斷了。那末，以後再要尋死，就不容易。因為人類生活在宇宙間，爭權奪利，勾心鬥角，無非都為着求活。換言之，無論何種人，沒有頃刻忘了求活的念頭。所以尋死的意思，在人的思想裏，是幾千萬分和一二分之比。死念戰勝活念，乃是偶然的事情。把這個偶然放任過去了，自然那求活的念頭依然跟着發生。伯堅一時忿怒想着要死，現在看到淑芬哭起來，想起她關在這裏，已經可憐。若是在她當面碰死，她必定害怕，而且落到外人的手上去。無論將她怎樣處置，她也沒有抵抗的能力了。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未嘗不知道丟下你，你是更可憐。可是我們若不死，那就惟有繼續着去受人家的侮辱。」淑芬道：「現在總還沒有到不能忍受的那一段地步。我們與其求死，總不如留着一條命和人家來奮鬥的好。萬一真沒有法子奮鬥了，要死我們就一同去死也不遲。若是你先死了，我眼睜睜的不救，也對

不起你母親呀。」說着又流下淚來。伯堅看到。將身子一滾。滾着靠近了她。將臉在她懷裏。連連擦了幾下。表示是撫慰她的意思。便道。「好罷。我依了你的話。留着身體。慢慢來奮鬥。可是你也要忍耐一點。別暗地裏一個人找急。」淑芬道。「我的性子比你更緩。只要你不找急。我還有什麼忍耐不住的。」二人的手脚。雖然都是被綁着的。可是面對着面。很親近的說話。也就各得着一種安慰。彼此靜靜的躺着。不覺慢慢沉入睡鄉。到了半夜裏。淑芬却哼了起來。伯堅被她哼醒了。連忙問着爲什麼。淑芬皺了眉道。「我渴着實在忍不住了。喉嚨要冒出青烟了。棹上有茶。你想法子弄點我喝罷。」說着。又哼了起來。伯堅道。「你忍耐點。等到天亮再說罷。」淑芬道。「我早就渴着的。熬過了幾個鐘頭了。現時我實在熬不住了。你積點德。救我一救罷。」她說到這句。聲音十分細微的。幾乎都要聽不出來了。伯堅看這樣子。

料着她是忍不住了。便道：「你等着罷。我和你想法子。」於是手脚同掙扎了一陣。打算把網綁手脚的繩索掙脫開來。不料這繩索互相糾纏着。竟是越掙扎越緊。怎樣也擺脫不下來。自己算是白用了一番氣力。看看淑芬。臉上泛着憔悴的紅色。可以知道她是渴得更厲害了。伯堅道：「這繩捆得非常的結實。我簡直沒有法子可以掙脫。怎麼辦呢。淑芬不說話了。只哼了一聲。閉上了眼睛。索與不理會這件事了。伯堅看她不理會。以爲她忍耐住了。也就不作聲。可是不多大一會兒。她又是有一聲沒一聲的呻吟起來。伯堅道：「你既然是嗓子發乾。你就不必哼了。你想呀。越哼不會嗓子越乾嗎。」淑芬聽說。睜開眼睛。下死勁的看了他一眼。依然又閉上了。在她這種表示之下。她雖然不說什麼。也可以知道她是忿恨極了。自己不能替他想法。自己實在是愛莫能助。她怨恨只好讓她去怨恨。在自己只有默爾受之。又

過幾小時。她更忍不住了。垂着淚道。「哥哥。你救救我罷。我要死了。我渴得要死了。」伯堅迷糊着。正夢了在用大杯子渴汽水。痛快極了。被淑芬叫醒。看看窗子外。已經天色大亮。棹子上的油燈。油乾自滅了。那一壺茶和兩筒餅乾。依然放在那裏。自昨日下午起。不吃不喝。而且又受了種種虐待。自己又何嘗不飢不渴。只是知道這是吳信幹的一種手段。若和他要吃要喝。就要在他面前無條件的屈伏。所以始終是隱忍着。誰知道越是想到渴的這一件事上去。越覺喉嚨乾燥得厲害。剛才這一場喝汽水的夢。更是要了人的命。夢裏喝得很痛快。醒過來之後。這口渴更加上了一倍。自己雖不是五臟生煙。然而這喉嚨裏也覺硬幫幫的十分難受。由此向下推。淑芬如何抵制不住。也可想而知了。便道。「天亮了就好了。我料着不多一會兒就會來的。等他們來了。我和他們講講理。喝點水的事。總可以辦到。」淑芬微

微的搖擺着頭道。「我真忍受不住了。」有氣無力的說了這樣一句。她又閉上了眼。伯堅再看她的臉色。那一層紅暈退下去了。現在却是滿臉焦黃的。那兩個眼睛框子。陷下去很深。顴骨高撐起來。覺得這個人是更憔悴了。叫了她幾聲。她也不答應。只是睡她的覺。二人這樣熬着。約模有半小時之久。她啞着喉嚨。叫起來道。「救救我罷。我要死了。我情願他們槍斃我。也不願這樣活受罪。不能救我。就殺了我罷。」她那種啞嚨子說話。聽不出什麼字。只有一種沙沙之音罷了。伯堅看了。老大不忍。低聲道。「你不必急。快了。快了。他們快來了。」可是他雖如此安慰着她。無如吳信幹這般人。始終也不見來。看看淑芬又昏睡了。伯堅想到吳信幹臨去曾說一句話。如叫了他的名字。他認為有商量的餘地。就可以前來。無論自己的意思如何。先叫一叫他的名字再說。他果然來了。那時再和他辦交涉。也是不遲。於是提開嗓

子。向着門外邊。連連叫了幾聲吳信幹先生。這先生兩個字。自己本來是不願意叫出口的。無如和他雖不是朋友。却也不是上司與僚屬。怎麼好提名道姓的。不加一些子稱呼。所以那吳信幹三個字叫出口來以後。不知不覺的就加上了這先生兩字。真個這種信號。却是非常的靈。他只叫了兩三聲。便停止了。不多大一會子的工夫。房門口轟隆一聲響。兩扇門開了。兩個兵士。引着吳信幹走了進來。他一進門就問道。「曾先生你叫了我嗎。」伯堅雖是不願和他說話。心裏連罵他幾聲漢奸。可是教他否認叫了吳信幹來。已是沒有那種勇氣。只得哼着一聲。向他點了點頭。吳信幹立刻將手向兩個兵士一揮。讓他二人走出去。然後將門虛掩着。走到床面前來。低聲道。「曾先生。你現在願意和我們合作了嗎。」伯堅道。「你們用這種手腕對待我們。未免太毒一點。你看這位袁女士。苦到這種樣子。她又有什麼罪過呢。

你可不可以先給點水她喝喝。至於我們的事情。我們可以從長計議。」吳信幹笑道。「曾先生。你還是不十分了解。你要知道。這種待遇。在我們這裏。是當然的待遇。你若肯和我們合作。我們自然另眼相看。並不是我們對於這位女士。要居心和他爲難。不過像待別人一樣待她。只要曾先生算是我們自己人。爲了曾先生的原故。我們可以特別優待。」他在這裏說話。淑芬躺在床上衰弱得只剩一口氣。於是她一雙眼睛。就不住的在兩個人身上。睽來睽去。口裏雖不會說什麼來。那正是向他二人有求援的表示。伯堅本待否認合作這句話。看吳信幹這個人是很狡猾的。沒有一點讓步的表示。他決不能給吃喝東西的。便道。「我口裏已經乾得起火。嗓子都要裂開了。你不先給點水我喝。我怎能夠說話。」他說這話時。故意說得有氣無力的。而且將頭連擺上了幾擺。吳信幹看了他那樣子。走近前來。向他臉上望了

道。「曾先生。你相信我的話了嗎。」伯堅沒有法子。只好向他點點頭。他倒成了演義小說上的元帥。上前行了個「親解其縛」的禮。伯堅急於要恢復原狀。趕快將手回到前面來。不料那兩隻手在背後縛得久了。猛然回縮過來。却是痠痛異常。沒有法子。將兩隻手依然回到背後去。比較上還受用點。兩隻腳因爲是順着綁住的。所以鬆解開來之後。只是繩子綁着的地方。有些麻痛。倒是可以移動。於是兩腳伸下床來。在床沿上坐着。望了吳信幹道。「你不必急於解繩子。先給點水袁女士喝罷。再遲一會兒。她要沒有命了。」他口裏如此說着。自己也就走下床來。打算伸手去取棹上的茶壺。吳信幹笑着將身子一攔。用手按住茶壺。搖着腦袋像鐘擺一般道。「對不住。現在還沒有到喝茶的時候。」伯堅本是要取茶給淑芬喝。被他這一攔。真比古人所謂嗟來食還要難堪多少倍。一陣忿火燒起。恨不得踢吳信幹兩

脚。然而看到淑芬一點聲息不發。只是微微睜着眼睛。望了吳信幹。分明是十分的想一滴水下喉。只好忍住了氣。很從容的向吳信幹道。「我暫不要喝。爲了她是一個弱者起見。請你發點惻隱之心。先讓她喝點。至於我的話。總好說。」吳信幹一手依然按了茶壺。一手抬起來。擰着鬍子尖角。站在地上的脚微懸起右腿來。搖曳個不定。偏了頭。作個沉思的樣子。許久許久。微笑道。「好罷。我們談點私人的交情。先送杯茶給她喝。」於是用杯子斟了大半杯涼茶。送到淑芬嘴邊。淑芬的身子雖不能動。已是挺了脖子伸了嘴來。就着杯子。向口裏一吸。一個人到了落難的時候。就是一杯茶。有這樣的難得。伯堅看到淑芬的樣子。心裏就難過一陣。淑芬就着茶杯子沿。把那杯茶喝了。原以爲可以潤潤嚙子。不料茶水下喉。嚙之後。不夠沾潤的。但是覺着煩渴。喝的水不能過癮。向吳信幹哼着道。「我還能喝一點嗎。」吳信幹

看看她雖面容憔悴。然而她骨格之間。自有一種風韻。看了之後。也是老大不忍。便道。「既然給你喝了。又何分多少。等我來先給你解開繩子。」淑芬搖搖頭道。「我實在渴。還是你先給我喝罷。」吳信幹口裏答應着。行。已是忙着倒了一杯茶。遞到床上來。伯堅見他表示殷勤。心裏十二分不高興。然而淑芬緊等着要水喝。也不能從中攔着。只好坐在旁邊。呆呆看着。淑芬一口氣喝了四杯涼茶。嗓子眼裏。才有點潤濕。低聲道。吳先生。請你和我解開這繩子罷。」她叫了一聲吳先生。說話的聲音。又是那樣柔和。伯堅在旁邊耳聞目覩。心裏實在難受。那吳信幹得了女人的稱呼。自然骨軟胸酥。俯着身子。就在床前來替她解開繩索。偏是綁她的繩索。格外來得緊。解了很久。很久的時候。方才把繩子解下來了。伯堅再也忍耐不住了。就搶了上前。扶着。她坐起來。吳信幹微微笑道。「你們現在已經恢復一半自由了。我們對

於你的條件已經履行了。你們對於我們的條件。究竟怎麼樣呢。」伯堅聽到他口裏說出我們兩個字。覺得這位漢奸先生。已經忘記他是中國人了。這時還和他談什麼愛國不愛國。那簡直等於白說。便道。「我們並沒有和吳君提出條件。我們是亡國之民。也不配和人談什麼條件。事到於今。你要怎麼樣子辦。就是怎麼樣子去辦。你看好不好。」吳信幹聽到他提出什麼亡國之民的那種話。很是不愛聽。及至他說到怎麼辦怎麼好。覺得自己所辦的事。總算完全辦到了。又高興起來。便笑道。「只要你們肯答應我們的條件。我們就是一家人。什麼都可以想法子去辦。」伯堅道。「我們也不敢有什麼奢望。就是這棹上的一茶壺。兩筒子餅乾。賞給我們吃罷。」吳信幹昂頭想了一想。微笑道。「這又算什麼。我有一件東西。請你簽個字。你的話就照辦。」說着。在身上掏出一張稿子來。兩手交到伯堅手裏。伯堅看時。乃

是一張地方自治會的宣言。上面有九個本縣二三等紳士。在文後寫了名字。蓋了章。不必看文字內容。只看前面的題目。和後面的名字。這就夠讓人發愁的。於是拿在手上發楞。吳信幹看出他的意思來了。便笑道。「這宣言是沒有什麼國際關係的。你可以仔細看看。」一句話提醒了他。他這才去看文字的內容。那宣言裏面大意說。「連年中國內爭不息。軍閥苛征暴斂。壓迫人民。本縣久在虐政之下。人民求死不得。現幸得鄰國義軍協助。脫離軍閥。得有更生之路。今特實行地方自治。與不良政府永斷關係……」伯堅眼裏看着。心裏便想。果然如此。算是向中國造反。向敵人投降了。這個字如何可以簽得。吳信幹在一邊見他拿了稿紙。只管去看。便笑道。「你不必去推敲字句了。簽字的人。也不止你一個人。文字裏面若有什麼毛病。那些人不是傻子。豈肯簽字。現在你果簽了字。政權就交到你們手上。不過請一

兩位外國人來作顧問。那有什麼關係。」淑芬在一邊看到伯堅爲難的樣子。也不知這文字裏面有什麼利害關係。於是一伸手將稿子拿了過去。也很仔細的看了兩遍。因道。「這不過是幾句軍閥的話。倒沒有什麼關係。」吳信幹笑道。「還是袁女士明白。難道軍閥不該罵。政治還不該改良嗎。而且這種宣言。也並不發表。不過是本縣紳士們。大家一種團結的表示。有了這篇宣言。大家就彼此可以相信是真要幹。沒有推諉的了。」伯堅插嘴道。「真的不發表。」吳信幹聽他這句話。已知他命意所在。便道。「這種宣言。本來無發表之必要。不過簽字的人。一張共守的合同而已。你想想看。從來簽合同的人。有把合同公佈着。讓大家去看的嗎。」淑芬望着棹上的餅乾和茶。有一種饑涎欲滴的神氣。回轉臉來。向伯堅道。「若是僅僅爲了在這上面簽個字。我看沒有什麼問題。」吳信幹料着伯堅的心。已經有些移動。

了。便正色道。「我以爲曾先生叫我來。一定是跟我們合作的。所以担了一副千斤担子。把你兩人鬆了綁。若是這回事情。你又要反覆。以後你說話。我就不能相信。他們再要用什麼手段對付你。那沒我的事。我就不管了。」淑芬道。「吳先生。你把這稿子放下。讓我們再考慮二三十分鐘。行是不行。」吳信幹想了想。點着頭說了兩個字。他可自己動手。把茶和餅乾。一齊搬出房去。然後向伯堅道。「再限定三十分鐘。你考量得了結果。再叫我罷。」說着。帶攏房門就走了。那張要他簽字的文稿。依然這放在棹上。他拿起了重新念了幾遍。向淑芬搖搖頭道。「這個字。還是簽不得。脫離政府。那還不要緊。這上面大書特書的說什麼鄰國義軍。這很可以表示認賊作父。將來讓人知道了。一定要說我這人無人格。」淑芬道。「那也不過就是鄰國義軍四個字。有點觸目。其實那有什麼關係。我們叫了鄰國義軍。不見得他

會增長什麼價值。不叫他鄰國義軍。他未必肯把軍隊撤了回去。我們就跟着人家叫一聲。自己找個法子脫身。有何不可。慢說將來沒有人知道。就是有人知道。我們說是人家強迫的。也不見得有什麼責任。只要我們這一顆心爲着中國。表面上做個圈套騙騙人。爲什麼也怕幹呢。你不知道現在就是滑頭世界嗎。——這一篇話。雖是沒有什麼名言至理。可是事實擺在這裏。那是很對的。決不能因爲寫上兩個字。可以逃生都不幹。因之對她的話雖沒有完全答應。可也沒有怎樣的拒絕。只是默然的在那裏坐着。淑芬在一張躺椅上斜靠着。頭幾乎要垂到肩膀上來。有氣無力的。慢慢的道。「士各有志。我也不能相強。不過那樣受人家虐待。又渴又餓的死。我有些受不了。今天晚上。我……我找個法子自……盡吧。」她說到這裏。兩行眼淚。由臉上掛了下來。伯堅本來就心裏軟了。再看到淑芬如此淒楚可憐的神氣。更

是強硬不起了。便向前握了她的手道。「你不必難受。我爲了你起見。一定想法子來奮鬥。但是我果然不死。總還要在社會上做人。多少要顧全自己的人格。只要不至於在社會上混不出去。我總可以受些委屈。」淑芬對於他說的這些話。絕對不理會。只把兩行眼淚。牽線似的向下流着。伯堅在身上摸索一陣。並沒有手絹。就捏住自己的袖頭。在她兩隻眼睛上揉擦了一頓。淑芬將臉偏到一邊去。並不作聲。伯堅站在她面前許久。沒有了主意。呆了一會。又走到棹子邊。將那張文稿拿起來看了看。點點頭道。「若是粗心點的人。麻麻糊糊。也就過去了。其實這種宣言。果然空洞。我就簽上一個字。不見得有什麼便宜給人。」在他這猶豫的期間。不覺又過了二三小時。但是渴。而且肚中餓得難忍了。自己也就坐在棹子邊。用一隻手托住了自己的頭。在那裏呆想。只在這時。房門連連敲了幾下響。然後吳信幹帶着兩

個便衣人推門進來。他們除了把茶壺餅乾。依然擺了進來之外。另外還有兩個九寸碟子。分盛着桃酥蛋糕。一股香味。自然而然會傳到鼻子裏來。他將餅乾筒子打開。又斟了兩杯茶放在棹上。然後才把那張等簽字的文稿拿在手上看。淑芬見茶杯放在身邊。以爲是給她喝的。端起杯子正待要喝。那兩個和他同進來的人。各搶上前。分別按住了伯堅和淑芬。吳信幹微點着頭道。「曾先生。這不怪我。直到現在爲止。你還不會在這稿子上簽字。他們要翻臉。也是理之當然吧。」伯堅本不會想喝茶。只是眼見他斟茶之後。茶杯又放在面前。熱騰騰的那股子香味。真是向肺腑裏直鑽。因向吳信幹道。「我們不是那樣強暴的人。你若是不許我吃喝。當然我就不吃不喝。可是把這兩位隨從捉住我們。就無論什麼談判。我也不好接受。」吳信幹向那兩人望着。丟了一個眼色。又把頭擺了一擺。於是這兩個人。不再按住。鬆

手就走了。吳信幹在伯堅對面棹子上坐下的。他拖着椅子靠近了他一點。低着聲音道。「你這人爲什麼這樣的想不開。你就是有什麼困難。覺得不能辦。現在落得吃點喝點。救了性命再說。以後你恢復自由。回家去了。你願意怎樣辦就怎樣辦。無論那方面。也不能派人老在你後面監督着。現時你關在這裏頭。高談氣節。那不是白費氣力嗎。」伯堅道。「依你說。我是不必攷慮。就老老實實的簽字了。」吳信幹說到這裏。就不必和他說什麼了。只是望了他二人微微的笑着。同時將眼睛瞟着那兩杯茶和點心。以防他二人伸手去拿。淑芬到了此時。更是難受。索興將胳膊在棹上橫着。伏在手胳膊上睡。伯堅眼看棹上吃喝全有。只差自己一句話。不能到嘴。而且肚子裏如火燒一般。直衝到嗓子眼裏來。兩隻手幾次打算伸上前。把茶杯拿到手上來。可是看到吳信幹的注意的監督着。料是不到能手。自己又很嚴厲的

將自己禁住着。吳信幹偷眼看他手上欲舉又止的樣子。心裏有數了。却把一杯涼茶向地上一潑。然後提起茶壺水。慢慢的向杯子裏斟着。斟滿了一杯。端着坐到一邊去。放出那道遙自在的樣子。很斯文的喝了起來。伯堅看他喝茶的神氣。分明知道他是故意做出這種樣子來。勾引起別人的饞性來的。本待不去理會。無如嗓子眼裏。幾乎乾得要裂開縫來。若不喝點水下去。連臟腑都要發燒了。只得微低着頭。閉上了他的眼睛。吳信幹一人。很自在的將那杯茶用嘴唇皮呷完。然後放到桌上。高高的提起茶壺來。又向杯子裏斟着一杯。伯堅雖是低了頭閉上眼睛。那耳朵可是管事的。那茶斟到杯子裏去。隆隆作響。使人聯續着想到這茶是什麼滋味。這在平常。不過嚥下一口涎沫。然而現在滿口的津液都乾了。只是嗓子眼裏抽了一陣風。不覺睜開眼來向吳信幹再看。他却端了滿滿的一大杯茶。仰着脖子。骨都一

聲喝下去了。伯堅看到了。恨不得搶了棹上那把茶壺。兩手捧了就喝。可是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。再看淑芬時。伏在手臂上。已是昏睡過去了。因向吳信幹道。「好罷。我依了你。」吳信幹道。「你答應了簽字嗎。」伯堅望着他。哼了一聲。又點點頭。可是他並不說話。吳信幹於是將棹上現成的筆和墨盒舖好。用筆蘸着墨。彎了腰笑嘻嘻的送到伯堅面前。點頭道。「請你寫上罷。」伯堅望了那筆待不接也是不行。因為吳信幹已將筆塞到他手上來了。他只好拿了筆在手。待要起身到棹子邊去蘸墨。吳信幹就伸手將他微攔着道。「墨早已蘸飽了。只寫三個字的姓名。不必費那樣大事。」伯堅捏了筆在手上。依然還是躊躇着。吳信幹把他的手扶了起來。兩手取過棹上的那張宣言。托着送到他面前。笑道。「你還攷量什麼。」伯堅一橫心。提起筆來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就在許多人的名字後面簽上了字。然後身子倒着。

靠了棹子背。吳信幹兩手捧了宣言。還偏着頭將簽字看了一看。似乎在審查那簽字的筆跡。有沒有故作毛病之處。看了兩遍之後。他臉上放出笑容來。將宣言折疊着。在身上收下。笑向伯堅道。「行了行了。這桌上的東西。你隨便請用罷。」於是連連伸手向桌上指着。伯堅知道是可以隨便吃喝。不過突然得了這種自由。倒是反有些拘束手脚。不便貿然就吃喝起來。手試了幾試。還未曾舉起。吳信幹笑道。「你那筆可以放下了。」原來伯堅在簽字之後。只管出神。手上捏着筆都已忘記了。這時吳信幹將他的筆接過去。點着頭道。「你隨使用茶點。我暫時告別。」他又替這裏反帶上門竟自走了。伯堅見屋子裏沒有第三人。再也隱忍不住。一伸手端起茶杯來。就向嘴裏倒將下去。左手將杯子送到口邊去時。那隻右手已經摸着茶壺待要再斟。淑芬分明是睡着了。到了此時。也自然的醒了。抬頭看見伯堅喝茶。她

也搶着喝了面前那杯茶。再伸出杯子來。向伯堅接着要茶喝。伯堅因爲兩人都要。來不及向杯子裏倒。嘴對了茶壺嘴。嚙的一聲。吸了一大口茶。這一大口茶。差不多就喝了大半壺。淑芬雖瞪了眼看着他。很不願意。然而也原諒他實在是渴了。便用茶杯子碰了碰茶壺。笑道。「你不能一個人喝呀。」伯堅便向杯子裏斟上一杯。淑芬的杯子剛靠住嘴唇時。伯堅又把茶壺嘴子對了嘴。噤咕幾口。不到五分鐘。二人已把這壺茶喝完。自己也說不上是何緣故。自然會有了精神。碟子裏那黃濛濛的蛋糕。拿在手上其軟如棉。兩人嘴裏。也許連甜味都沒有覺察出來。已是把一碟子蛋糕完全吃下去了。接着淑芬又伸着手到餅乾筒子裏去抓起一把餅乾來。伯堅也就一伸手按住了她的手背道。「別忙別忙。我們已經是餓得半死半活的人。這樣亂吃。吃得吃過分了。也許更要出別的毛病。還是從容點來罷。」淑芬皺了皺

眉毛便縮了手回來。歎口氣道：「我長這麼大，還沒有像這樣搶着吃東西過呢。」伯堅也沒說什麼。跟着歎了一口氣。可是二人望了好吃的，默然對坐着不動。自己想來，也覺不近人情。所以不到二十分鐘的工夫，他倒比淑芬先動起手來。伸到餅乾筒子裏去，抓了一大把餅乾出來。先箝了一片放到嘴裏，指着向淑芬道：「你可以慢慢的吃一點。」淑芬不等他勸時，已經將手按到餅乾上來。等着伯堅說慢慢吃。她已經在嘴裏咀嚼着了。吃既開了端，二人也就萬萬按捺不住。你來我去，只管箝着吃。直待將這盒餅乾，吃過了大半筒子。二人才覺得肚子裏各已飽滿。停止了不吃。那懂事的兵士，倒也雪中送炭。却在這個時候，又提了一大壺熱茶進來。他扶着餅乾筒子，看看裏面還有不少，也不說什麼。臉上帶着微笑，竟自走了。淑芬站起來，斟了兩杯茶。忙着遞一杯到伯堅面前。自己然後才斟一杯喝着。但是他兩人

昨晚怒火如焚的鬧了一宿。不曾睡覺。這時吃也吃了。喝也喝了。別的無可思想。便只有補足未睡夠的覺。兩眼漸漸撐持不開。人就有些頭腦昏沉起來。伯堅站起身。兩手伸了個懶腰。向淑芬道。「我先睡些時候。那吳信幹有什麼事來糾纏你。你再叫醒我罷。」說畢。向床上一倒。將身翻轉了兩下。人就睡着了。他倒在床上。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。睜開眼睛看時。淑芬捲伏着身體。縮在他腳頭睡了。再看窗戶外。一片金黃色的陽光。塗在白粉的照牆上。分明是太陽已經偏西了。因坐在床上。揉擦了一會兒眼睛。然後走到門邊。由門縫裏向外張望着。他就是這樣在門裏悄悄的舉動着。門外已經得了消息。先有人送進一盆水來。盆上蓋了輕鬆雪白的毛巾。香氣撲撲的。後面跟着一個用人。兩手捧了許多玻璃瓶子料器缸子放到檯上來。伯堅看時。正是香粉雪花膏之類。一個男子洗臉。何需要這些東西。自然是爲淑芬

預備的。可是同時那個人又送了一盒保險刀進來。預備作修面之用。從此以後。有兩個伺候的人。就不斷的來送這樣送那樣。隨着淑芬醒了過來。洗臉的時候。看到有些化妝品。許久的日子沒用過。少不得抹一層雪花膏。又撲些香粉。一個女子。經過幾次蹂躪。雖是絕色美人。也不會好看。反之。一個經過磨折的女子。突然修飾起來。也就分外的覺得美麗。這時淑芬洗了臉。梳過了頭髮。臉上再用香粉一搽。自然露出幾分豔麗來。伯堅坐在她對面。向她臉上端詳了許久。微笑道。「現時你身上不感到什麼痛苦了嗎。」淑芬道。「還有什麼痛苦。吃也吃了。喝也喝了。就坐着這裏等死罷。」伯堅道。「還等什麼死。我們都在人家宣言上簽字了。唉。若是我一個人。隨時隨地。都可以把我自己解決了。只是爲了你……」說着這話。望了淑芬的臉色。淑芬微低了頭。向他望了一眼。無甚可說。又把頭低了。伯堅微微嘆了一口

氣道。「事到於今。還有什麼話說。假如他們把我放了。我們只有遠走高飛。免得本縣人知道我簽了字。來唾罵我。」淑芬道。「我不是說過了。那宣言很空洞的嗎。」伯堅背了兩手。在屋子中間。來往踱着小步子。淑芬道。「這是我連累了你。」說着。向伯堅微微一笑。然後又站起身來。挽了伯堅的一隻手。拉他在長椅上一同坐下。她右手由伯堅脖子後伸過去。扶了他的右肩。左手握了他的手。却把自己的頭。向右偏着。靠在伯堅的左肩上。伯堅凝神了許久。將臉擦着她的頭髮。從容着道。「這也不怪你。只恨我意旨不堅定。事情已經做錯了。悔也無益……」二人都不說話了。二人緊緊的摟抱着。就這樣呆坐。只聽到房門外有人連連敲了幾聲响。二人鬆開門推開着。却是那吳信幹笑嘻嘻的進來了。他先笑道。「你們都吃飽了呢。」伯堅首先點點頭。淑芬抿着嘴微笑着。吳信幹端過一把椅子。靠近來伯堅坐下。低

聲微笑道。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這地方在中國政府。是永遠拿不回去的了。」伯堅心想。這何以就是好消息。難道我們希望這土地永遠不掛中國旗嗎。不過已經知道吳信幹這種人。非口舌所能勸解的。便用鼻子哼着答應他。吳信幹伸着手。輕輕拍了伯堅架起的大腿。依然低聲微笑道。「這樣一來。在我們這自治區域的人。都可以放心做事。不必心掛兩頭了。關於縣知事這個缺。龜谷先生的意思。還是請曾先生出來擔任。至於行政一切困難問題。你不必去管。我們自然可以想法子來替你解決。」伯堅道。「安樂縣裏。新派也好。舊派也好。還不少和你們合作的。何必一定要我出來作這個縣知事。」說話時。眉毛深深的鎖着。頭並不移動。轉着眼珠看看淑芬。又看看吳信幹。將胸脯微挺着。長長的吐出一口氣來。吳信幹看了他這種情形。就不向這件事上談去。便道。「我已吩咐廚房。給二位預備下晚飯了。」

想吃什麼。只管告訴我。我叫他們辦去。」伯堅道。「現在還不餓。我們也不敢太受優待了。只希望行動上自由一點。」吳信幹笑道。「那絕對不成問題。也許明天就可以請二位出去。」伯堅聽到明天有放出去的希望。覺得到光明之路不遠。索興敷衍敷衍他。免得又生什麼波折。因之問他道。「將來出來的時候。我們還可以不時往來。有兄弟効勞的地方。兄弟無不盡力。」吳信幹於是和他同時站起來。左手挽了他的手臂。右手拍了他的肩膀。笑道。「以後我們合作的日子很長。要互相幫助才好。說什麼効勞不効勞呢。你休息休息。我晚上再來奉陪罷。」他很高興的幌着膀子走了。隨着聽差們進燈火來。也不必伯堅吩咐。和他拭抹了檯子。端好兩把椅子。就到門外去接兩個食盒進屋。揭開蓋來。鷄鴨魚肉。有八碗菜之多。陸續端到桌上。一個大瓷鼓子。盛着像雪一般的米飯。盛了兩碗放好。然後向伯堅一點頭。

道。「請吃飯。」他很解事。也不再留在這裏伺候。轉身走了。伯堅未曾將桌上的菜看清楚。早有一陣香味鑽到鼻子眼裏去。問淑芬道。「你吃一點飯嗎。」他如此問着。好像並不等着要吃似的。淑芬站起身來。看了桌上的菜飯道。「你吃我也就吃一點。」伯堅道。「管他呢。既來之。則安之。端了來。我們就吃些罷。」他說這話。已經挪開桌邊的椅子。挨身坐下。淑芬見他如此。自己也懶洋洋的走了過來。手扶了椅靠。似乎不大想吃的樣子。望了檯上的菜道。「你看他們。真是前倨而後恭。辦了這樣豐盛的菜。讓我們吃晚飯。」伯堅道。「管他們搗什麼鬼呢。我們樂得吃些。」於是扶起筷子。夾了一塊辣子鷄。放到嘴裏咀嚼了幾下。笑着向淑芬點頭道。「口味倒是不壞。」淑芬道。「是嗎。讓我嘗嘗。」於是也坐下來。扶起筷子。夾了一塊辣子鷄吃。當他夾辣子鷄的時候。左手不知不覺的扶了飯碗。就吃起來。當兩人未吃

飯之先。本都表示着是很隨便的。可吃可不吃。可是一扶起筷子之後。不多的時候。就把一碗飯吃完。飯倒是伯堅先吃完。正空了飯碗。用筷子夾菜吃。淑芬吃着飯。向他低聲道。「菜很好。飯也很好。你不再添一點。」伯堅站起來。手扶了碗。還持着猶豫的態度。自問着道。「再添半碗。就添半碗吧。他自己如此說着。可是他將飯盛了來的時候。却是一大平碗。淑芬因他業已盛飯。也就絕不考慮。起身添飯。自然。這餐飯。二人是吃得格外加飽的了。聽差隨到將碗收去。又重新泡了一壺香茶來。吃了油膩之後。這香茶喝到嘴裏。是非常的清香可口。這比昨天晚上。當然相隔天淵。一個人只管享受着好吃好喝的。並不受點刺激。就無所謂憤恨。這時伯堅那腔怨氣。經吳信幹這種優厚的待遇。已經慢慢消沉下去。加之淑芬坐在身邊。現出一種極溫柔的樣子來。默默無語。自己縱不能設法去安慰她。也不能增加她的不快。

所以怕她無聊。倒引着她去談話。這樣過了一天一晚。外面吃喝的又不斷送來。伯堅簡直無法去發脾氣。死的那一個字。早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這日下午的太陽又偏晒着東方的牆頂。時候很不早了。伯堅伏在窗子上。看牆脚下青苔上的蝸牛。慢慢向牆上爬去。只管出神。淑芬也走到他身後來。用手扶着他的脊梁道。你又在想什麼心事。你就不必想了。你們聽天由命得了。」伯堅回轉身來。執着她的手。向她臉上注視了許久。才向她緩緩的道。「我不想什麼。只是吃了坐着。坐着餓了又吃。未免太無聊。怪不得判無期徒刑的人。等於死刑了。」淑芬道。「可也是奇怪。那個姓吳的。現在怎麼又不露面。」伯堅道。「大概他把我們忘了。他們現在正是忙着搶政權的時候。有利可圖的。便要去抓。我們這樣兩個渺乎其小的人。讓我們多受十天八天的委屈。那原不算一回事。淑芬心裏想着。大概也就是如此。並不打算怎

樣去應付吳信幹了。可是吳信幹是替別人辦事的。他怎麼會把關住的兩個人忘了。在伯堅房門外。除了那個守衛的兵士而外。遠遠的在牆轉角的所在。又加設了一張小棹。兩個方櫂子。安置兩個聽差在那裏坐着。伯堅隨便一舉一動。他們都知道。知道了就向吳信幹去報告。伯堅現在很安閑。並不想死。也不發急。吳信幹都知道。這裏越安靜無事。他越不用理會。只是把吃喝用的東西。陸續向這裏送來。伯堅這除感到無聊而外。也沒有別的痛苦了。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。屋子裏有些看不見了。他又伏到窗戶台上。向外望着。無意之間。却有一種很淒慘的呼號聲。遠遠的送來。於是排除一切的思慮。只管用心聽着。在很靜默的態度中。把那種聲音聽得有些清楚。彷彿就是人的挨打聲音。每次聲音一頓。又復高張起來。分明是打一下叫一下的了。淑芬見他那樣凝神的聽。也跑過來聽着。她聽得清楚了。輕輕的對

着伯堅耳朵道。「我們算是僥倖。要不然。我們也是一樣的要受這種苦處呀。」伯堅聽了。心裏不住的有些震盪。一伸手握住了淑芬的手。緊緊捏着。二人默然相對。站了許久。忽然有一陣皮鞋橐橐之聲。由遠而近。及至到了身邊。看時。果然是二三十個荷槍掛刀的兵士。排着隊伍。挨窗而過。他們中間。却有一個穿便衣的中國人。釘了手鐐。低頭走着。當這羣兵要走近的時候。伯堅已經不敢靠住窗戶。連忙向屋子中間一縮。那還敢作聲。只有心跳的分兒。現在都過去了。握住淑芬的那一隻手。依然不會放鬆。淑芬的胆子。當然比他更小。將身子靠住了伯堅。也是作聲不得。伯堅道。「剛才過去的人。你看見了嗎。」淑芬靠着他點了點頭。伯堅道。「看那樣子。好像是送人去槍斃。」淑芬扯着他衣服道。「你不要說。說得我怪害怕的。」於是二人手拉着手。並不作聲。同在一張長的軟椅上坐下。大概半小時之久。都沒有

一點聲息。兩個人都算是嚇着了。有了這久喘息的工夫。兩個人算是定了神。偏是那皮鞋聲音。雜踏着又起。而且那聲音响到房門邊爲止。便來推門。這並不是一兩個穿皮鞋的人。忽然來這些人。其意何居呢。於是二人又慌了。要知此羣人是否不利於伯堅的。下回交代。

第十回 揭竿成義軍共圖大事 投河殉情侶各有千秋

却說伯堅聽到一種皮鞋響聲。直達門邊。接着又有人推房門。似乎剛才押人去槍斃的那班兵士。又光顧到這裏來了。伯堅如此想着。那心裏也就卜通卜通跳個不了。望了淑芬只管出神。淑芬渾身都有些抖顫。那裏還說得話出來。但是門閃開了。燈光裏照着四五個兵士。在門口站了沒動。只是吳信幹一人走了進來。他笑着點了頭道。「我今天太忙。沒有來招待。真對不住。」伯堅看看他的臉色。並不像有什麼惡意。這才略爲定了定心。勉強笑道。「我們雖是關在這裏。有吃有喝。却也用不着什麼招待。」吳信幹兩手捧了拳頭。向他連拱兩下。笑道。「恭喜恭喜。你的公事下來了。」伯堅以爲是釋放自己的公事下來了。臉上有些喜色。便搶着問道。「今晚晌。我們就能出去嗎。」吳信幹道。「爲了我們保護週到些起見。你還是住在這裏

的好。明天一早。你就可以拿了公事去就職。伯堅望了他道。「就職。就什麼職。」吳信幹笑道。「你這人真是把官不放在心上。我們接洽這多天了。不是請你出來做縣長嗎。你一切都放心。我們這裏派四十名衛隊保護你去就職。」他說到這裏。回頭向門外看看。那裏正站有許多武裝先生。綑住了臉上的橫肉。各瞪了兩隻大眼向屋子裏望着。伯堅想到身上他們幾次虐待的經過。又想到剛才他們押人去槍斃的情形。心裏頭簡直不敢想了。也不敢看了。只對了吳信幹輕輕的說着唯唯。他是完全屈服了。吳信幹笑道。「一切的事都辦妥了。你今天晚晌。可以安安穩穩的睡上一覺了。」伯堅微笑着。他望了淑芬。她也微笑着。這時。兩個聽差。又送進兩個食盒子來。滿盛了飯菜的碗。都放在桌上。擦好了杯筷。在桌子上很妥貼的放着。才退開了去。吳信幹笑道。「你二位請用飯。有話我回頭再來說。」說畢。點了頭出

去。給他們反帶上了門。伯堅到了現在。反正是有吃便來。却也不再躊躇。和淑芬就安心吃飯。淑芬向房門看看。低聲向伯堅道。「剛才姓吳的說的話。你看怎樣對付。」伯堅道。「現在我還沒有打好主意。但是我們以後還要作人啦……」說到這裏。皺了眉道。「他們是不肯放過我的。怎麼辦。」淑芬坐在他對面的。低了頭只管爬飯。她對於伯堅的話。似乎執着那游夏不能贊一辭的態度。伯堅陪着她爬過了幾口飯。靜默了許久。才問道。「你的意思怎麼樣。」淑芬道。「我有什麼意見。這是你自己個人的出處。我那有法子參加意見。」伯堅道。「其實你應該和我出些主意的。我不是爲了你何至於這樣進退狼狽呢。」淑芬依然很沉靜的爬了幾口飯。才從容答道。「你若是爲了我的話。我可以在你之前犧牲的。」她說這話時。停住了筷子。不會爬飯。眼睛眸子裏。含着兩汪眼淚水。幾幾乎就要滾了出來。伯堅看

了她這樣子。就不能一個人安然吃飯。於是站起來走到她身邊去。用袖口和她揉着眼睛。很柔和的道。「將來我們得了自由。第一件事就是先結婚。」淑芬將頭一偏。他的手撥開道。「你這又是個錯誤。難道我心眼裏除了這個。就沒有別的事情嗎。」伯堅道。「當然也有別的事情。可是你不能不承認結婚也是你心上一件事吧。」淑芬沒有回答。端端的坐着。伯堅俯了身體。將左手按着她的手臂。右手環繞了她的頸脖子。將臉伸到她耳朵邊。低聲問道。「你說我問的這話。有些對嗎。」淑芬正要答這話時。忽然如海潮一般的人聲。由半空裏直送到屋子裏來。伯堅道。「呀。這是什麼聲音。我聽過的。很像衝鋒時候的喊殺之聲啦。怎麼沒有槍聲。首先就衝鋒起來呢。」他二人這樣說話時。那喊殺之聲。一陣緊似一陣。由遠而近。直逼到這屋子前後來。伯堅向淑芬道。「這一定是有了什麼變動。」說到這裏。將聲音

放得特別的低。便道。「假使真鬧起來了。我們可以借這個機會逃走。」淑芬依然側耳聽着道。「別忙呀。你知道這是鬧什麼。」所說未了。突然卜卜。一陣機關槍响。立刻把那潮湧似的喊殺聲抑止下去。但是人聲雖然按捺下去。那邊的槍彈聲。却也開始响了起來。伯堅握了淑芬的手道。「你聽聽這是打起來了。我們不圖着這個機會逃走。等待何時。」淑芬關閉在這屋子裏多天。倒沒有什麼。現在提起來要走。兩條腿忽然彈琵琶似的。只管抖顛着。伯堅輕輕走到房門邊。耳朵貼了門扇一聽。外面並沒有什麼响聲。就將房門緩緩的打了開來。伸頭向外看時。並不看到那兩個監視的兵士。也不見有聽差的。於是一隻腳跨出門檻來。在屋子兩邊。張望了一陣。把那隻腳依然又縮了回來。淑芬扶了牆壁。走到他身後。用手扶了伯堅問道。「沒有什麼响動嗎。」伯堅道。「這事有些不對。外面鬧得這樣子厲害。何以

屋子裏反沒有什麼動靜。不要是他們完全反失敗了吧。那就好極了。正是我們脫險的機會。」說到這裏時。只見吳信幹帶了兩個兵士。衝了進來。向伯堅招招手道。「你很了我們走。外面很緊急。」伯堅道。「這樣夜深。我跟着你們到那裏去。」吳信幹道。「你不用多問。跟着我們走。免得耽誤了時間。」伯堅還未曾答話。又聽到兩個不同的方向。發出海潮一般的喊殺聲來。吳信幹吃了一驚道。「什麼。後門也要不能走了。」他也不說第二句話。掉轉身子。就向外面跑了出去。那兩個兵士見他跑着。莫名其妙的。也跟着向外跑出去。伯堅看到慌亂的情形。神色也有些不能自主。向着淑芬道。「這個情形。大概他們是不妙。我們自己要怎樣辦呢。」淑芬只緊緊的牽住了伯堅的衣服。對於他的話却是無從答覆。伯堅悄悄的在屋子門外的走廊上。由東頭到西頭。走了一遍。並不見人來。聽那前門外的槍聲。已是越來

越近。有幾粒子彈。鳴的一聲。由半空裏穿來。在屋頭上滾着。還沙沙作响。伯堅嚇得向屋子裏跑來。牽着淑芬的手道。「跑不得。跑不得。這外面就開火了。」淑芬道。「這不知道是那裏的軍隊。打到這裏來了。希望中國人打贏了就好。」伯堅站在屋中間望了她。只是呆聽着。忽然向淑芬道。「走罷。冒險也得走。你想住在這種地方。而且又是這樣自由。不是漢奸。人家也要說我們是漢奸。他們把我們殺了不要緊。若是把我們當個漢奸來處死。死了還要落個臭名聲。」淑芬望了他道。「我早就沒有了主意。你看怎麼辦。就怎麼好罷。」伯堅想了想。又走出屋子去。四處偵察了一會。跑進屋子來一頓脚道。「我們決計走罷。」他說畢。握住了淑芬的一隻手。就向屋子外面跑。他先是向前面跑。走出幾進屋子。都沒有看到人。直到大門口。在星光之下。只見橫攔着大門。有一條黑影。似乎是堆疊的沙袋。料着那下面必有埋

伏話也不說。拉了淑芬又向回跑。淑芬看到他突然轉身向內的樣子。也以爲是有了什麼新發見。當然不敢攔阻他。也跟他走。這裏面的路逕。伯堅也並不認識。只是心裏想着。這裏應該有後門。所以只是退着。及至退過了幾重院子。黑暗中隱隱約約的有一列屋檐。估量着。那屋檐下可以伸手摸得到。那屋子的窗戶門板。雖是不能十分看清楚。可是那屋檐在空中畫一道界線。是歪斜的。不是整齊的。這屋子窳敗。也就可想而知。這已不知週繞到了什麼地方。既有這樣大一排房屋擋着在前面。當然這裏沒有出路。只好抽回身來。再想往前面走。淑芬拉住了他的手。不肯移動。她道：「你一刻兒跑向前。一刻兒又跑向後。太拿不定主意了。這是什麼時候。還由得我們這樣子胡跑嗎。」伯堅站着定了定神。喘息着道：「我親眼看到吳信幹由這後面出去的。怎麼我們走來了。就會找不着後門。」淑芬道：「我讓你一

陣胡跑也跑得心慌了。不是沒有門。是我自己慌亂得找不出門來了。我們先在這裏靜靜的等一會兒。心定了。也許就找出門來了。」伯堅也覺慌亂。誤事。便斜伸一隻腳。握了淑芬的手。站定。慌亂起來。對於外面的事。來不及注意。及至自己將身子站定以後。那人的吶喊聲和槍彈聲。就四面八方都有。抬頭看時。一道帶着紅光的紫煙。突然向上衝起來。衝上半天。在紅光之下。吶喊聲也比別的地方。更爲凶猛。伯堅連連搖着頭道。「這簡直不能走了。大概滿街都在混亂的狀況裏面。我們和那派的人相遇。人家也疑心我們是奸細。出去就是送死。」淑芬道。「就是不走遠。我們也要掉一處躲着。那怕就是隔壁的人家。都不要緊。總以離開這有嫌疑的地方爲妙。」伯堅想了想道。「那除非是翻了牆頭過去。」他這樣說着。一刻兒急中生智。馬上拖了一張棹子。放在矮牆的腳下。棹上再放兩把椅子。椅子上再擱一條

板凳。這些東西。都是在各處亂跑。找了來的。並沒有遇到一個人。將棹椅架好了。自己先由棹面爬上去。兩手正好按着牆頭。可以看到牆那邊的人家。於是跳下來。扶着淑芬道。「你先爬上去罷。隨後我就來。」淑芬爲逃性命。也顧不得什麼高低。站在凳上。一隻腿招起來。正待跨過牆去。忽然鳴的一聲。一個子彈由耳朵邊擦了過去。淑芬只叫得一聲噯喲。身子向下一倒。連着板凳椅子。一齊滾倒在地。伯堅被上面的椅子打在身上。也倒了下來。身子麻了大半邊。在地上凝神了許久。才問道。「你這是怎麼了。」淑芬道。「嚇死我了。一個子彈。由我身邊飛了過去。我只聽到鳴的一聲响。可不知道受了傷沒有。」伯堅道。「什麼。你受了傷嗎。」連忙搶上前。將淑芬攙起。伸手向她頭上摸起。直摸到大腿上來。一面摸着按着。一面問道。「痛嗎。」淑芬始終說是不痛。伯堅也不曾摸到有粘濕的地方。就笑道。「沒事。你是嚇

糊塗了。我再把椅子架起來……」淑芬連連搖着手道「不。不。我不爬牆了。就在這裏躲一會。等外面風潮平息下去了再說罷。」伯堅看她這樣驚慌失措的樣子。只好壯着胆子寬慰她道。「這不過幾顆流彈在屋頂上飛着。沒有關係。反正也不能有大砲轟房子。我們到屋子裏面去避一避罷。」於是握了她的手。把她拉到一間屋子裏來。黑暗中。也分不出什麼門窗格扇。腿下走着希沙作响。而且是軟綿綿的。似乎又到柴草房裏來了。這倒比較的安適。就在草堆上坐着。兩個脚都踹到草網裏面去。陷下去好幾寸深。淑芬因爲脚下被草網絆着。順勢一倒也就半躺着坐下去。二人這樣藏着。似乎得有一種保障。砲子或者不打向這裏來。可是那嗚嗚或刷刷之聲。依然不斷的向屋頭上响着。子彈亂飛。有時落在瓦上。或拍的一聲。碎了幾片瓦。這情形却是很恐怖。好在二人都是經過這種可怕的。彼此坐着時候久

了。已經不害怕。倒是聽了外面的各種响聲。可以推測情形。這時。那槍聲和機關槍聲。彷彿就在屋外不多路。每到二三十分鐘的時候。殺呀殺呀的聲音。就要喊叫一次。在喊叫的時候。那機關槍如許多爆竹連着發放一般。跟着緊密一陣。這很像是進攻的軍隊前來衝鋒。可是衝鋒有三四次之久。始終沒有進攻過來。只要這喊殺聲過去。機關槍也漸漸鬆懈下來。相持四五小時。天色漸漸的發灰。突然一陣粗暴的聲浪。由遠而近。那槍聲就一律停止。接着雜亂的步履聲。又由近而遠。似乎這裏防守的人。支持不住。已經讓人家追跑了。同時。屋子的後面。也是喊殺聲與步履聲。直逼將來。聽到清清楚楚。繞着這屋子圍牆。已經過前面去了。自這時起。龐雜的聲音。就不曾一息間斷。後來索興有許多人說着話。和鐵器木器的撞地聲。直鬧到這屋子外面來了。就有人道。「人真跑光了。一個也沒遇見。這裏有後門。一定是由

後門逃走的了。」接着就有開門聲。那屋子外的窗格扇。砰砰响了幾下。有人道。「這個屋子裏黑漆漆的藏幾個人。很不算什麼。找個火進去搜搜看。」又有人道。「忙什麼。天就亮了。等天亮了再找。有人在裏面。他不會跑上天去。」伯堅聽了這些話。心中只管叫苦。究不知這是些什麼人。自己心裏盤算着。身子一動。圍繞了週身的柴草。就唏唆作响一陣。越是不敢粗率轉動。越是唏唆的厲害。天色由灰變白。窗戶裏外。慢慢看天清楚了。這裏堆了許多粗爛木料而外。便是堆齊屋頂的草把。自己正藏在這草把中間。滿身都沾着草屑。心想。這個地方決藏躲不了。等人家尋了來。一男一女。這樣狼狽的情形。更是不妙。於是向淑芬道。「隨我出去罷。與其讓人找了出去。倒不如自己走了出去。還比較有話可說。」淑芬握住了伯堅的手。眉頭皺了多深。她和伯堅並肩坐着。一顆頭整個兒靠在他肩上。眼睛望了他。露出可

憐之色來。伯堅輕輕拍了她的脊梁道：「我們多少難關都闖過來了。不要害怕。遇着人不要說話。看我的眼色行事得了。」淑芬身子扭了兩扭。鼻子裏哼着。伯堅沒法。只得大了胆子走出來。一出門。就看見兩個穿短衣服的人。袖子上繞了一圈白布條。手拿了一根粗木棍。由一個小門邊。走了過來。伯堅不由心裏一跳。自己怎麼這樣糊塗。後門就在這裏。昨天晚上找了一晚的後門。也沒有找着。走過來的兩個短衣人。先有一個喝道：「你站在這裏癡癡呆呆的作什麼。你們是幹什麼的。」伯堅看這兩個人。也不知道是那一路角色。若要說實話。怕犯了忌諱。若說假話。又怕這正是本城起的義軍。倒要鬧個錯中錯。那兩個短衣人。看他只管猶豫着。以爲定不是好人。都擁了上前。一個拉一個。喝道：「跟我們走。」伯堅道：「二位不問青紅皂白。把我拉到那裏去。」那個人橫了眼睛道：「你這漢奸。不配和我說話。到了說

話的地方。你就明白了。」伯堅心裏想着。既是開口罵漢奸。這一定是同志。倒用不着與他分辯。見了負責的人。自然可以說得清楚。因之也不再說什麼。跟隨着這兩人就向前走。到了前面。形勢完全改變了。許多門上都貼了青年義勇軍查封的白紙紅字封條。有兩個屋子門口。貼了文書股會計股的字條。以前什麼參議室指導員室顧問室的牌子。都打落着仰在地面。這更可以證明。現在一副什麼局勢了。那兩個人將他們帶到會客廳裏。那裏已經有四五個穿學生軍制服的人。坐着閒談。見男女二人被推了進來。都迎上前來看着。伯堅一路走來。心裏已經有些計劃。見了他們。就笑着鞠躬道。「難得諸位到了這裏。我算重見天日了。」有一個學生軍並不答覆。却向引送進來的兩個短衣人道。「他是誰。」那短衣人道。「這兩個人躲在後門草房裏。一男一女。形色張惶。想有逃走的样子。我看一定不是好人。」

「淑芬也看出情形了。這是民衆和學生的組織。克復了這縣城了。這裏都是學生。自己是個在學生隊裏作領袖的人。這可到了說話的機會。便將胸脯一挺。對那短衣人一瞪眼道。『你胡說。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好人。』她如此一來。倒把那個短衣人怔住了。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好。一個學生軍向前道。『這位女士。不要焦燥。有話只管慢慢的來說。二位怎麼落到這個裏面來的。』伯堅看形勢。和緩得多了。就把自己由西平到安樂來的經過事實。詳細說了一遍。不過對於自己被迫。在地方自治會宣言上簽字一節。隱去了不提。那學生軍走上前來。握住伯堅的手。連連搖撼幾下道。『久仰久仰。我們正要打聽你老哥的下落。不料今日馬上就把你老哥碰着了。這真是一個好消息。令弟要快死活了。我叫杜復山。是學生義勇軍的一個副指揮。這次和一二百位同志。分頭在安樂永康兩縣。聯絡有志氣的老百姓。共

得了五千人。組織了義勇軍。全軍我們分作十隊。一隊一人指揮。十隊裏面。還有一個總指揮。令弟仲實。也是副指揮之一。昨天晚上。我們十隊人。裏應外合。在城內外同時起事。敵人在本城駐防的。只有六七百人。雖然大砲機關槍。他們都是全備的。可是我們十隊人。分了十處起事。城裏的警察。又和我們合作。敵人分頭防禦。應付不過來。我們多數人。靠了鐵棍大刀。把敵人打敗。搶了他的機關槍。進攻這個憲兵司令部和自治委員會。敵人不知道我們的虛實。全城都有喊殺聲。以爲全城百姓都起義了。他們不敢戀戰。就逃跑了。兄弟帶的是第八隊。佔據了這個司令部。令弟是第七隊。原來和兄弟同攻司令部的。這裏得了勝。他特別奮勇。又帶了全隊人。追出城外去了。他和我說過。有一個哥哥讓敵人抓去了。因爲和敵人不合作。恐怕性命難保。天天發愁。現在我們勝利了。你老哥又安然無恙。他回城之後。這一分高

興就不必提了。我們的目的是要替國家爭些人格。不僅是克復安樂。就算完了。還有許多事情要做。你老哥是一個人才。現在出來了。我們非常的歡迎你來合作呀。」伯堅道。「原來各位作出了這樣一番驚天動地的事。真讓我慚愧得很了。昨天晚上這一仗。百姓有什麼損害沒有。」杜復山道。「百姓沒有什麼損害。曾先生大概掛念府上的人。這不用掛心。我們早派兩個人去保護的。」說到這裏。那兩個短衣人。料着這二位不是漢奸。就悄悄的走遠了。杜復山於是將伯堅一一介紹給在屋子裏的人。又說。他是個威武不能屈的志士。在被捕的時候。一定對敵人有許多激昂慷慨的行爲。等軍事平靜了。我們應當開個慰勞會。請曾先生演說他被捕時候的經過。」他只管這樣的恭維伯堅。伯堅心裏說不出所以然。臉上陣陣發紅。不住的向了淑芬望着。淑芬坐在與大家較遠的一張椅子上。兩手按了膝蓋。低了頭。

沒有作聲。他與伯堅似乎有同樣之感。覺得人家這種恭維的話。不聽倒也罷了。可是這客廳裏來的人。川流不息。非常之忙碌。來一個。杜復山就介紹一番。總說伯堅是個志士。幾乎要殺身成仁。伯堅只能對人說自己沒有什麼本領。可不能說自己沒有勇氣。因之在杜復山給他介紹許多朋友之後。把一件長衫裏面的小褂。汗溼得通通的小褂子後身。和脊梁一齊粘貼起來。說不出來。身上有一種什麼難受之處。自己不能謙遜的時候。只是向人家苦笑。臉腮上。爲了裝苦笑。都有些痠痛了。到了最後。伯堅覺得自己心裏好像不住的用滾油在那裏澆潑。萬分忍耐不住。就對杜復山道：「兄弟有件事。要和杜先生商量。就是兄弟被捕以後。曾回去探望過家母一次。家母住在一幢老廟的難民收容所裏。那生活簡直和乞丐差不多。每一想到心裏像刀挖一樣。直到於今。總是放心不下。現在脫除了羈絆。一切自由。都不

妨從緩恢復。只是想立刻回去看看……」杜復山不等他說完了。就搶着道。「曾先生要回去看老伯母。這是你的孝思。請便請便。」於是就叫了兩個義勇軍的兵士進來。先介紹着說。「這是貴縣裏的志士。曾伯堅先生。你們送他回府去一趟罷。」伯堅淑芬向他道謝着。然後隨這兩個兵士出來。這兩個人。都穿的是短裝便衣。不過手上帶了藍布圈。看那樣子。很有知識。不像是粗人。在路上便問道。「剛才這位杜指揮不是本縣的人嗎。」一個兵道。「他是永康縣人。你先生怎麼不認識。他是南強中學的學生。端午節划龍船。他頂出風頭。我們安樂的龍船。幾乎敗在他手上。安樂縣城裏的學生誰不識認他。這回這樣出力。和我打跑敵人。實在想不到的事。」伯堅聽說。心裏這才明白。因對淑芬道。「我們安樂縣爲划龍船的事。跟對河永康南強洲的人。結下不解之仇。倒不料他們這樣的幫忙。這樣看起來。中國人

心未死。還大有可爲啦。」淑芬還不曾答話。只聽到迎面一陣喧嘩之聲大起。伯堅倒是一怔。只是看看街上的人。並不曾怎樣紛亂。料着沒有什麼事。就鎮定着隨了兩名兵士朝前走。不多一會兒。只看一個短衣壯漢。背了一根大竹竿子。上面垂着一幅七八尺大白布。上面大書特書五個大字。招募義勇軍。那旗子後面。有幾個男女學生。臉上晒得通紅。滿街亂飛傳單。有兩個人手上拿了傳話筒。沿街左右大叫道。「有熱血的人都跟了我們來救國呀。」街兩邊的人。有跟着走的。有鼓了巴掌叫好的。只覺空氣緊張。眼面前的人。沒有一個不興奮的。這大旗後面。烏壓壓的一羣人。估量着約莫有正千人。都大開着步子。直向前面走了去。伯堅讓到街的一邊。看了出神。忽然自己的手。一把被人握着。喊了起來道。「這不是哥哥。」伯堅看時。正是兄弟仲實。因道。「我聽說你帶人追敵出城去了。怎麼在城裏。」仲實道。「

我追了一陣子。也追他們不上。就是追上了。把他們全部解決了。也沒有多大意思。現在最要緊的。就是我們把敵人打跑了。他必不甘心。一定要派大隊人馬來報仇。我們的勝敗。不在現在。要在將來。所以我帶隊回來。一面擴大義勇軍的組織。一面開兩縣救亡會議。我們現在。就到第十中學去開會。哥哥也去。」伯堅道。「我被捕了不少日子了。家裏不知鬧成了什麼樣子。母親一定也掛念我的。我急於要回去看看。」仲實道。「唉。這個時候。還顧什麼家。我們家早就完了。不過是全家在收容所過日子。還會窮到什麼地方去。你既然出來了。派個人回去告訴一聲就完了。哥哥。你難道不如我。」伯堅因他如此反問。就無話可說了。便望了淑芬。帶着笑容道。「我給你介紹介紹。這是我舍弟仲實。」又向仲實道。「這就淑芬的妹妹淑珍女士。我們都是表親啦。我們由西平來。始終是在一處的。」仲實聽了哥哥的話。又

看他兩人這副情形。心中就明白了十之八九。因點頭道：「那就好極了。可以請這位表姐去見母親。報告一切。你直接和我一路到第十中學去。你若把被捕的經過報告出來。一定博得大眾盛大的歡迎。快走罷。回頭趕不上大眾。」伯堅怎能道不跟着兄弟去。回轉頭低聲向淑芬道：「你看怎麼樣。」淑芬道：「可以的。不過我希望你早些回家來。」仲實見淑芬答應了。立刻挽了他哥哥一隻手。掉轉身道：「走罷。」伯堅勉強站定了兩分鐘。交代兩個義勇軍和淑芬幾句話。匆匆的就走開了。一路行來。正碰到仲實幾個同學。他們看到伯堅也在一處。都知道他被捕這件事的。就霹霹拍拍鼓起掌來。伯堅看到這樣子。心裏自是十二分高興。可是想到自己在被拘留時候軟化的情形。倘若讓人家知道了。不但是沒有人歡迎。也許還要受人家的指摘呢。心裏如此想着。一陣陣的熱氣直烘上臉來。連耳朵都是燒着的。

仲實是個好事的人。自己雖然是個義勇軍的副指揮。但是一晚上的虛兵恫嚇。就把敵人轟走。自己並沒有吃什麼苦惱。這還不足爲奇。自己哥哥曾被敵人捉去。以一個赤手光拳的文人。不爲權威所屈。奮鬥着自己救出生命來。這真是個勇敢之士。所以當着大衆鼓掌歡迎的時候。他那個穿了軍服的胸脯子。格外是挺得高高的。看看同學又看看伯堅。這一分得意。就不必說了。他退後一步。和伯堅並肩走着。低聲說。「老大。你看。民衆是這樣的歡迎你。人生在世。不應該這樣轟轟烈烈的幹上一場嗎。我說句不吉利的話。假如你死在敵人手裏。那還不是全國皆知嗎。」伯堅的臉。早已紅破了。兄弟這樣一抬他。不但是兩臉發燒。心裏也就像小鹿亂撞一般。那顆心幾乎由腔子裏跳了出來。他什麼也不能說。只是低了頭走路。面子上不住的放出苦惱的笑容來。可是看他那兩個眼睛眶內。似乎含有兩汪水。幾乎是

要哭將出來。仲實握了他的手，輕輕的道：「你怎麼了。樂極生悲嗎。」伯堅想了想，就點了點頭。仲實依然握住了他的手道：「老大，你鎮靜點罷。你在敵人手裏，時刻有生命的危險。你也很坦然的過來了。怎麼人家歡迎你的時候，你這樣的心神不寧呢。」伯堅將仲實的手，緊緊反握着。望了他道：「仲實，你是個好男子。我那比得上你。我的心緒太不安靜了。你讓我回去罷。我不能再受民衆的歡迎了。民衆越是熱烈的歡迎我，我心裏越難過。這樣下去。我非……我非……非死不可呀。」仲實道：「真的，你熱血沸騰，樂極生悲了。但是你必定鎮靜着。把你被捕的經過宣佈出來。你要知道，這不是要你出風頭。爲了有這種事情，好去刺激民衆的情感。我們當義勇軍的人，經濟武器，全不行。所以拿去打倒敵人的，就是這民衆的銳氣。我們只要可以鼓勵民衆的銳氣。什麼法子好。我們就用什麼法子。爲了國家。我希望你

不怕出風頭。就有人說你出風頭。至多不過犧牲你個人的名譽。我們只要國家得着利益。個人的名譽。那何必去計較。我們不是把身家性命。都預備爲國家去犧牲的嗎。」仲實這樣一篇慷慨的話。逼得伯堅實在不能不向前了。便點着頭。自己壯着自己的胆子。高聲道。「好的。我和你一路去講演罷。」他說的話聲音响一點。在身後跟着的一班同學。霹靂拍拍。又鼓起掌來。說着話。已經到了第十中學的大門口。那情形完全和往日不同。可憐那許久不敢露面的國旗。這時已高高的叉懸着在大門口。八字照牆上。白紙上寫着斗大的紅字。乃是我們用熱血救回祖國來。這國旗之下。人就如潮湧一般。向大門裏擁了進去。仲實老遠的就指着向伯堅笑道。「只看這種情形。值不得我們興奮嗎。」只在這時。見一個二十來歲的短裝青年。端了一條板凳。擠着在人叢中放下去。他站在板凳上。脫下頭上的平頂草帽。在

空中招展着。口裏喊道。「諸位。諸位。不要亂。我報告幾句話。」大家因他大聲喊着。就都站住了脚。昂起頭來望着他。他喊道。「我們都知道這回起事。義勇軍十個副指揮裏。有位曾仲實先生。可是你們不都知仲實的令兄伯堅先生。更是一位志士。他讓敵人捕去了。關起來。無論怎樣的勢迫利誘。他總不屈服。敵人看到他骨格。也就不忍難爲他。這豈不是我中華民國的好青年嗎。現在曾氏兄弟來了。請大家閃出一條路。讓他們進去。而且我們應當喊三句歡迎熱血男兒的口號。歡迎二位曾先生。你們看。那就是的。」說着。高高的用手向曾氏兄弟倆一指。真是羣衆心裏容易受着感動。立刻人向兩邊一分。閃出一條人巷。那大衆的目光。也就同時向曾氏兄弟身上射來。仲實滿臉紅光。自挺了肚子。笑嘻嘻的向前走着。伯堅爲了人家的熱烈空氣所薰蒸。也就壯着胆子。緊隨着他後面走了進去。這個學校裏面。滿

坑滿谷。都是人。屋子裏。屋子外。沒有一點空隙。後面由大門口跟進來的人。正高呼着歡迎的口號。聲震霄漢。大家都不由得回轉頭來望着。可是伯堅心裏。總是慌亂着。鎮定不住。這樣的吶喊歡迎聲。彷彿就聚着幾百尊大砲。向兩他良心上進攻。糊裏糊塗的。不覺跟仲實走到裏面一片大操場上。操場中間。搭了個無頂高台。台面前有一根高旗桿。上面掛了國旗。在半空中。被風吹得呱呱作响。台底下許多舉着高低的小棍子。搖擺着小紙旗。也是風吹得呼嚕有聲。這空場中。只是這些人影和旗幟。便覺得空氣緊張。另是一番境界。那講台上。却有一個人在那裏指手劃脚的演說。他前半段說的是些什麼。並不知道。但是現在所說的。就異常的激昂。他道：「這種漢奸。替我們中國人丟盡了臉。若留着他們。不但是我們全縣的污點。簡直是全國人的污點。我們若不是昨天已經起義。遲了三天。他們的自治會成立。正

式組織成功。就有許多事。要受他們掣肘的了。對於這種人。我們應當怎樣辨。一。台下的民衆。手裏搖着旗子。大喊起來。也聽不出別的什麼字。只是說殺呀。殺呀。伯堅聽到這種喊聲。立刻臉上變成蒼白的顏色。掉轉身來就想抽身向後退去。只是兄弟緊緊的站在身邊。果然走開。兄弟必然大爲詫異。只得勉強鎮定着靠了他兄弟站着。那台上的人喊道。「這種漢奸。究竟有多少。我們不知道。但是在文件裏面。找出了有他們的名字的……」伯堅只覺一陣熱氣攻心。頭重腳輕。鼻子裏哼了一聲。人就向後倒了下去。仲實連忙攙扶着他道。「哥哥。你怎麼了。你怎麼了。」伯堅勉強站了起來。回轉身就走。只看他那跌跌撞撞的樣子。如喝醉了酒一般。決對不是沒有原故。也只好讓他走。緊緊的跟着。到了學校後面。沒有人的地方。他纔站住了脚。仲實拉住了他。一隻手問道。「哥哥。你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發了瘋了嗎。」

「伯堅變着臉色。不住的喘着氣道。」我可不是瘋了。我快要死了。」說着。又喘了一陣氣。才道。「兄弟。我非常之慚愧。民衆在那裏罵漢奸。猶如尖刀刺了我的心一樣。」仲實嚇得面色如土。瞪了大眼睛向她道。「什麼。你是漢奸。」伯堅道。「我不是漢奸。但是事實所逼。我惹有很大的嫌疑。當我被敵人拘捕的時候。他們用非人的待遇。逼我在一張自治會宣言上簽字。我爲了那個袁女士。不能不留着生命保護她。而且我看那宣言很是空洞。不會有什麼實效。所以我就大了胆子。在那上面簽了個字。至於將來能生出什麼問題來。我自己也是不知道。但是在那上面簽字的人。大概都可以說是漢奸。我和他們在一張宣言上簽字。不等於是漢奸嗎。現在民衆對我這樣歡迎。我良心上實在忍受不住。我只有犧牲我這條生命。來洗除我的恥辱了。你不用攔我。我這就走。」仲實正在熱血沸騰。愛惜名譽的時候。聽說

哥哥做了這種事。也不由得怒火如焚。將拉着哥哥的手向下一摔。瞪了眼大聲喝道。「我真不料你會做出這種的事來。你有臉見同胞嗎。」伯堅向仲實半鞠着躬道。「兄弟。你說的我是。我不但沒有臉見同胞。就是生我的母親。我也沒有臉見她。我這回去。一定犧牲性命。作出一件光榮些的事來。但是我簽字那件事。假使社會上還不知道的話。請你務要和我隱瞞住了。」說畢。向兄弟面前垂頭站着。將兩隻手只管去捲自己的衣裳角。仲實也不答他。也不安慰他。鼻子裏一吸一呼。却是噙噙有聲。伯堅將胸脯一挺。昂着頭道。「不用你說。我是很慚愧的。我若不是很慚愧。能向你說出這些話來嗎。走了。再見罷。兄弟。」當他說再見的時候。人已走去好遠。說完兄弟兩個字。便已跑出了院門了。這個時候。仲實忽然有了個感想。哥哥此去。假使真去犧牲性命。這便是弟兄永訣的一幕了。怎樣眼望着哥哥走去。並不攔

阻。怎麼還用話來譏刺他呢。萬一他從此不回來了。自己對得住哥哥嗎。這幾個連續的感想。印到了腦筋裏來了。而後。立刻向外面追了去。但是在他那一陣思索之後。已是耽擱不少的工夫。追到了外面。已不見伯堅的影子了。學校大門外。圍了許多人。自己突然跑出來。已足夠讓人注意。若是在後面追着。又吶喊出來。未免有些引動別人的視聽。所以只擠出人叢來。在街的東西兩頭。找了兩遍。因沒有得着蹤影。也就算了。他在這個會場上。本來預備一篇極沉痛的演說了。現在突然失了一個兄長。心裏說不出來那一種慌亂。只得垂頭喪氣回到難民收容所來。見他的母親。這個時候。難民收容所。已經沒有敵人的監視。難民得着了自由。聽說縣城已經被中國義勇軍收回來了。大家歡喜極了。滿院子人散着談話。仲實走到自己家人羈留的那個廊子下。那是這古廟的最後所在。便靜悄悄的。只有他的母親靠了

壁坐在一個土磚墩上。淑珍淑芬分坐在兩邊。都默默低頭。不作一語。看那情形。似乎有個什麼問題。談得不大合調。大家都在這裏生氣似的。仲實遠遠的就叫了聲媽。曾太太站起來道。「你怎麼就回來了。我看你們也太忙一點。你應該休息休息才好。你哥哥呢。」仲實道。「哥哥嗎。」說着這話。未免遲鈍起來。先向兩位表姊看看。再又向母親看看。曾太太望了們道。「你怎麼說半截話。你哥哥那裏去了。」仲實道。「說起來話長。我現在簡單的報告一句。他已經離開縣城。又到別的地方創造事業去了。」他這一個報告。把坐着的三個人。一齊催着站了起來。淑珍先問道。「怎麼樣。他跟義勇軍又走了嗎。」淑芬道。「這裏總不至於有什麼人爲難他吧。」曾太太道。「他就不回家了嗎。」仲實答道。「他不是跟義勇軍走了。也沒有誰爲難他。只是他自己要走的。」淑芬只皺了皺眉毛。沒有說什麼。淑珍却將頭伸

着。發急的問道。「他自己要走。這爲着什麼呢。」曾太太道。「咳。你們愛國。我也不攔阻你們。可是這樣大年紀的老娘。都丟了不問。於心也不忍吧。」仲實道。「他已經走了。埋怨也是無用。讓我先和淑芬表姐先談一談。然後我才能把他走開的情形說出來。現在這裏沒有外人。我們正好談一談了。」他說着話。在倒壁的一根橫柱上坐着。半側了身子。兩隻眼光都射到兩個表姐身上。似乎在她表姐身上。顯然可以找出一些線索來似的。淑芬對於這個。倒沒有什麼感覺。淑芬可就向走廊四週去看看。故意避開仲實的目光。然後低頭坐了下去。仲實等大家都坐下了。然後很從容的道。「淑芬表姐。你在那憲兵隊裏拘留着的時候。和家兄始終在一處的嗎。淑芬臉上。一紅。頓了一頓。又看了看淑珍一眼。才向仲實道。「你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。」仲實看她那種動作。心裏便明白。心想我何必管你們那些酸賤。便

道。「不是別的。據家兄說。在裏面被敵人壓迫不過。曾在一張宣言上簽過字。這張宣言。很容易惹起社會上的誤會。他爲了要洗刷他的心跡起見。他不能不走。幹點事業出來。究竟不知道宣言簽字的經過。是怎樣一種情形。何以會令家兄鬧得非走開不可呢。」淑芬很沉默的向仲實看了。慢慢的答道。「我們原不拘留在一處。後來令兄和我到這裏來過一次。回去就拘留在一個地方了。可是我們這種拘留。不比平常。手銬腳鐐。我們是五花大綁。人捲成了一網。放在……放在地面上。」她說到這裏。聲音格外高一點。似乎故意要引起人家的注意。又接着道。「那時候。我們除了伯堅將眼睛望了我。我將眼睛望了他。什麼辦法也沒有。所以儘管拘留在一間屋子裏。依然彼此不能相顧。」仲實道。「我們不是討論這個問題。我要問的。何以敵人一定要伯堅在一張宣言書上簽字。」淑芬道。「這個我倒明白。他們

無非錯認了伯堅是這一縣青年的領袖。非把他拉攏不可。而且那張宣言書。只是說中國政局不良。地方人民。應當自治。地方自治。不也是政府早就籌辦的嗎。所以伯堅在又餓又喝的第三天頭上。求生不得。求死不能。認爲沒有多大關係。就簽了字。我雖然知道不大妥當。在那生死關頭。誰又能多誰的事呢。」仲實沉吟了許久。昂着頭望望天。又向着淑芬表示出躊躇的樣子來。才道。「經過是這樣子的嗎。不過據伯堅告訴我那時。他已有了死的決心。只是因爲有淑芬表姐在那裏。他死不得。所以就簽了字。至於簽的效力。他也覺得是無關緊要的。到了現在。他因爲民衆很注意在他以前簽字的幾個人。他很有些害怕。事實上民衆認爲他是個威武不能屈的人。又十分的歡迎。他。不免慚愧起來。怕與慚愧。逼得他心理變態。不能不走。當時我聽他的話。和他的態度。我也很瞧不起他的。於今想起來。他究竟是個好

人。若在別人。不會把這事瞞到底嗎。萬一將來事情漏洩了。事過境遷。誰又能對他怎樣呢。現在他要滌除他的污點。大概要幹一番的。」他只管說得痛快。却不想這些話。可急壞了靜靜聽着的曾老太太。她面色由黃色變成蒼白色。由蒼白色又變成了青灰色。將聲音抖顫着道。「這樣說他……他不會回來的了。」說時。目光可就撒到淑芬身上道。「他在拘留的時候。和你說了什麼來着。」淑芬道。「並沒有說什麼。」仲實道。「這件事現在很顯然的。伯堅原是拚了一死。也不簽字的。不過他不忍爲了自己。又連累了淑芬表姐。表姐不必誤會。我並不是怪你。特意回家來和你對質。我是要知道一個究竟。才好去援救他。事情。哼。我算總明白了。」說着淡淡一笑。淑珍道。「表弟。我聽你的話。總有些半吞半吐的。不大十分明白。你何不痛痛快快的說出來。姑母也明白了。事到於今。誰也不能怪誰。各人讓各人的良心。」

去裁判就是了。」她雖是和仲實說話。那一雙眼睛。不住的射到淑芬身上。似乎她的眼睛是鐵。淑芬的身子是吸鐵石。情不自禁的。總會注意着淑芬。淑芬每一望她時。便是四目相射。這女子的眼睛和女子的眼睛相射時。除了極少數的羨慕成分外。其餘便是妬嫉。猜忌。挑剔。忿恨。輕視。總而言之。居好意的時候。在極少數。這時淑珍的眼睛裏。除了上述的成分。還有譏諷得意兩種情味。淑芬想起以前的事。當然很是慚愧。可是越慚愧。越不願在這些人面前表示出來。臉上不時放出淺笑。來掩飾她的窘狀。可是身上的肌肉。似乎有些抖顫。十個手指頭。也像經涼水沖洗過了一般。一陣涼氣。由指尖直沖到五臟裏去。仲實看到這兩位表姐鬥爭的情形。料着是越說越擰的。他們衝突起來。自己在這裏。頗難爲情。便站起來道。「我要走了。得了消息。再來告訴你們。不過我猜他的消息……」下面這句話還不曾說完。

人已走出了這個後院子門。曾太太急得站了起來。手扶了廊柱子。望了他的後影叫道。「孩子……」淑珍道。「他已從軍了。姑母你怎能留住了他。」曾太太道。「少年人都是這樣蠻橫不聽講。我這樣老年人。也沒有法子和他們分說。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去胡鬧罷。」說畢。又嘆了一口氣。淑芬低頭坐在一個矮墩上。默然無語。淑珍却站起來攙着曾太太道。「姑母。你聽我說。國家到了這個時候。就算是人民的不幸。沒有法子。只好拚了性命。去和國家出力。你老人家想。那個青年人沒有父母。若是都爲了有父母不去出力。試問有多少孤兒去出頭呢。你看仲實表弟。多麼受民衆的歡迎。說起來是你老人家的兒子。他也有面子呀。伯堅也是這樣。他有面子。你也有面子。反過來。伯堅若是沒有面子。有你老人家也不好不是。一個有關係的人。總是望他有關係的人。成個大英雄。大豪傑。至少。也是要他有關係的。」

人。成個有人格的人。如其不然。就算是別有心肝。」說了這話。眼睛狠狠的釘住了淑芬。一面慢慢的扶着曾太太坐下。淑芬坐在那裏。聽了這些話。覺得淑芬句句是安慰曾太太。句句就是譏諷自己。可是要和姐姐辯白幾句話。那便是自己承認了不希望伯堅作個有人格的人。自己也是別有作用。心裏如此難受着。將踏在地上的兩隻腳尖。左右移動。在地上劃出痕跡來。好像一肚皮心事。就可以在腳尖上去發洩。淑芬依然站着。只相了她一眼。對曾太太道。「姑母。我去和你燒一點水來喝罷。」於是就走出這廊子去了。淑芬望了曾太太一眼。依然低了她的頭。腳尖在地上塗抹。慢慢的道。「姑母你看淑珍……」曾太太道。「我和她相處幾個月。我知道她是個實心眼的孩子。你姊妹倆。不要爲了這個。發生什麼意見啦。」淑芬依然低了頭道。「你看她。對我總沒有什麼好顏色。我倒處處將就着她。」曾太太用

手摸了臉。沉吟着道。「她呢……嘔。也有她的想法。可是我決不怪你。不是你。我的兒子也許沒有了性命。難道我還不應該謝謝你嗎。」淑芬聽了這話。幾乎要哭出來了。將身子站了起來。不大大一會兒。又坐了下去。正色道。「姑母。你說這話。不是讓我心裏更難受嗎。」他只說了這句。再也忍不住眼淚。脚微微一頓。哇的一聲。哭將起來。曾太太道。「姑娘。你別多心。我這大年紀。不會說什麼俏皮話的。我總是有一句說一句的呀。」淑芬也不能再理會曾太太的話。掀起自己一片衣襟。掩住了自己的兩隻眼睛。只管是哭。她如此一哭。把到前面去的袁學海夫婦也驚動了。走了來問明了原由。袁學海昂了頭道。「這件事。我們作親戚的。也不好說什麼。不過是仁者見仁。智者見智罷了。」他坐在一根欄干的斷木柱上。搖曳着兩隻大腿。他覺得滿腹的議論。在這句話裏。已是很有含蓄的說了出來。淑芬聽聽各人的口

音。並沒有什麼人是和自己表示同情的心裏非常之難過。回想起當日被拘的時候。伯堅實在有以死相拒簽字的決心。只因爲自己哭哭啼啼的把伯堅的心事哭軟了。老實說自己心裏就很主張伯堅簽字。好讓自己保全性命。於今在爲了怕社會的指摘。只得躲了開去。假使當日不簽字。不見得就會死。到了現在。不但伯堅成了志士。自己也很有光榮。淑珍她敢用一句話奚落我嗎。她側身坐在一邊。似乎是靜默的。一語不發。可是她心裏紛亂極了。好像置身在幾十人開辯論會的議場上。議論的結果。全都是自己失敗。想了一陣子。又哭起來。倒是曾太太反勸着她。不要傷心。又道：「大家不過是商量這件事。並不怪你。伯堅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。他要怎樣辦。我作娘的。也干涉不了他。何況你們表兄表妹呢。」淑芬心想。母親干涉不了他。正是我干涉過他呢。到了這個時候。人家說好話。她聽了是後悔。人家

說壞話。她聽了也是後悔。心裏只是難過。這樣難過了兩天。竟如同得了一場大病。他蘋果似的肉腮。現在瘦將下去。成了尖下巴頰的瓜子臉。兩隻鳳眼。變成荔枝眼。眼眶陷下去多深。冷不防的。常是嘆出一口氣來。仲實在每天下午。總抽工夫來看一次母親。據他說。「西平也起了義勇軍。伯堅是做過西平縣知事的。比較的能號召。大概是到西平去了。但是這是一種揣測。也不能斷定。因爲那裏的義勇軍。還是在祕密中組織。首領還不能公開出來。而且只要能公開出來。大體上算是成功。就沒有危險了。」淑芬聽了這話。現在不希望伯堅什麼消息。只希望西平義勇軍首領的姓名。可以早早的宣佈了。這樣混過了一星期。城內的秩序。比較安穩點。袁學海在滿城尋找了幾天。已經租得了三間房子。帶了夫人女兒姪女。自立門戶。不便再擾親戚。曾太太只剩下一個人。帶了老僕李發。寄居到曾子約家去。子約家裏。

本也經砲火轟燬了七八停。但是還剩下幾間房屋。稍微修補。勉強可住。子約雖是守那任添一斗不添一口主義的人。但是眼睜睜老嫂子老住在古廟裏。也怕人家議論。二來姪兒是義勇軍的首領。少不得還有仰仗姪兒之處。所以把老嫂子請過去了。淑珍因曾太太和子約的夫人。姊妹相稱。也叫她姑母。早就認她爲未來的婆婆。相處的非常親密。如今這兒媳一席。雖爲妹妹搶去了。但是對曾太太的感情。依然很好。因之每日都要到子約家裏來探望她一次。淑芬在暗中已是兒媳了。她的殷勤分兒。決不肯表示在姐姐以下。而況每日都希望。在仲實口裏。得些消息。非來看曾太太不可。只是淑珍前來。老不告訴她。在曾家總是你來我去。淑芬在這個時候。不能和她生氣。一切都忍耐着下去。這一天。淑珍瞞着淑芬。又要到子約家去。看曾太太去了。淑芬早就提防着。等她走出了門以後。方始在後面跟着。到了巷口。

淑芬便在後面喊着道。「姐姐請你等一等。我有兩句話和你說。」淑珍停住了脚。回轉頭來問道。「有什麼話。在家裏不說。跑到街上來談。這是什麼用意。」淑芬見姐姐停住了脚。便跑上前一步。扯了淑珍的袖子。低聲下氣的道。「無論怎麼樣。我們手足之情。總是不能完全拋棄。」淑珍冷笑道。「手足之情。當然是不能拋棄的。不過古來有大義滅親的人。手足之情。有時也不值一顧。」她口裏說着話。脚下依然繼續着向前走。淑芬本來把手足之情作個大帽子。要根據了這句話。向下說了去。不料這個帽子剛剛撐起。就給淑珍攔了回來。頓住了。就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。默然的跟着她在身後。走過了一條街。淑珍先是始終不曾回頭看看。後來看到淑芬總跟在身後。又有些可憐她。便回過頭來問道。「你到那裏去。」淑芬道。「你有什麼不明白的。我每日都要到曾家去一次的。我之掛念伯堅。不但是情愛上的

關係。還有責任上的關係。假使……我對不起曾家。也對不起你。當然的。是你說的話。各人要去受各人良心上的裁判。我可不能讓我良心負罰到底。」淑珍道。「你和我說這些話作什麼。我並沒有說你什麼呀。」淑芬道。「你雖然沒有對我說什麼重話。可是你只要提到良心兩個字。就夠我難受……」淑芬這句話突然咽住。兩行眼淚流將下來。淑珍道。「你發傻了嗎。爲什麼在大街上哭起來呢。我當然有點不服氣的話。可是你要原諒我。你設身處地和我想想。我當怎……怎……麼樣呢。」她勸淑芬不要在當街哭。結果是她也哭起來。她在袋裏掏了一掏。並沒有手絹。就掀起一塊衣襟底。向眼睛上揉擦着。淑芬見了。就把自己的手絹。塞在她手裏去。淑珍一手接了她的手絹。一手握了她的手道。「你不知道嗎。這一程子。我心裏也是非常的難受啊。現在我也沒有別的思想了。只要伯堅能平平安安的出來。

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淑芬默然了許久。突然的道：「姐姐。將來我總對得住。」於是兩人都不說話了。一齊走上大街。只聽到一片喧嘩之聲。由遠而近。那聲音老是突然喧囂着。只在半空裏奔馳。可是就只這一响。忽然寂寞下去。不多久的時候。這種聲浪又起。聽那聲浪的尾音。彷彿有萬歲兩個字。淑芬便對淑珍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。又在喊口號。遊行示威。我覺得這一套作法。實在有些煩膩。而且在事實上。又有什麼用處呢。」淑珍道：「也許不是遊行示威吧。空氣不是那樣緊張啊。」說着話看時。只見街邊店門檐下。不少的人。站着在那裏。只管向街的南頭張望着。有人叫道：「來看啦。來看敢死隊呀。」淑珍姊妹聽了這話。便不覺得同駐了脚。也站在巷口望着。不多久的功夫。那囂張的聲浪。由遠而近。便有一羣人影。響着雜亂的步履聲。哄哄而來。到了前面時。只見兩個捧了竹竿的人。舉着一幅橫掛的標語。上

面大書歡送南強洲敢死隊。在這標語之後。先是一羣穿便服的人。便服隊後面。又是有人抗了一面旗子。上面大書南強洲敢死隊第二隊。在旗子後。有一班穿黑衣黑帽的青年。橫肩背了一根武裝帶。上面寫着去爲祖國死。在街上兩邊看到的人。臉色都變動起來。可是異常的沉默。連蚊子哼的聲音都不曾有。都直射了眼光。向那黑衣黑帽的青年身上看去。人羣裏有人喊着道。「敢死隊萬歲。」於是全街的人都呼喊起來。淑珍道。「古來荆軻入秦行刺。送行的燕人。都穿白衣。表示壯士一去不還。他們穿喪服相送。現在的喪服。是黑色的了。你看他們都穿凶服。自己表示不願回來。我真受了他們的感動。歡送他們走一程罷。」淑芬連連點頭說好。跟着這隊伍。約莫走了一里路。那靜肅的空氣。就不能維持了。有一家商店。堆了許多爆竹。在門口放了起來。有一家倡導在先。家家學樣。由這裏起。一直走出城門。到了

河街上。都不斷的有人放爆竹。河下有三隻內河水師的砲船。在桅竿上掛了黑底白字的大旗。向風飄展。敢死隊約莫有二百人上下。就分批走上船去。河對岸正是南強洲。排竹林子似的。沿岸站着無數的人。和這邊岸上歡送的人。隔河對峙。許多人拿了小旗子。在人頭上招展。大家紛紛嚷嚷。鬧成一片。還有人駕了小船。圍着大船前後送東西和攝影。只聽得人叢中有人道。「真熱鬧呀。除了端午節划龍船。沒有這樣的盛舉了。」說話時。船上一陣軍號聲。三隻船開始離開碼頭。這炮船正和龍船差不多。除了後艙舵艙而外。其餘的艙蓬。是油布搭的。划船時。做了蓬。全艙兩邊。都可以划槳。這時炮船移到河中心。除了划槳的人而外。其餘的黑衣人。向兩邊的河岸而立。各各舉手。向歡送人行永別禮。三隻船上的軍鼓軍號。奏着悲壯的調子。催了船隻順流而下。西岸的人。有的想起端節競渡時候。組織拉拉隊的情形。

也就二三十人一羣。沿着兩岸。高聲吶喊。跟了下去。淑芬站在這裏看着。呆住着都不能作聲了。許久。才問淑珍道。「這是敢死隊第二隊。還有第一隊呢。」淑珍還不曾答話。旁邊行路的答道。「第一隊嗎。那是我們安樂人的光榮。全軍覆沒了。淑芬看那人。是個老者。就不避嫌向他問道。「老先生。怎麼是安樂人的光榮呢。」那老者道。「這第一隊敢死隊。是在西平鄉下組織的。隊長是前任西平縣長。是我們安樂人。」淑珍淑芬同時驚訝起來。淑珍道。「什麼。前任的縣長。是曾伯堅嗎。」那人道。「那還有第二個呢。這件事誰不知道呀。」淑珍姊妹聽了這話。真個魂飛天外。都瞪了大眼睛望着那人。那人倒不知什麼事錯了。把兩個姑娘鬧成這樣子。在人叢中一轉。不知去向了。淑芬定了一定神。就向淑珍道。「據我看。這件事情不會假的。但是城裏人人皆知。何以我們就一點不知道呢。」淑珍道。「也許是人家故

意瞞着我們。不過我想了想。敢死隊第一隊全軍覆沒是一件事。有沒有伯堅在內。又是一件事。上半截消息。大概不會假。下半截消息。我們應當再打聽打聽。」淑芬慢慢的走着路。走到一棵楊柳樹下。那拖着很長的柳條在頭上拂來拂去。自己也懶用手去扶它。手撐了樹幹低了頭望着地方的青草。很隨便的答道。「大概是罷。」淑珍道。「我們趕快回去打聽打聽罷。」淑芬用脚在地面上踢了青草頭子。似搖不搖的擺了幾擺頭道。「我在這裏站一會兒。」淑珍雖是臨事得能機變的人。到了現在。也是心緒很亂。不知怎樣才好。也是怔怔的望了淑芬。遠遠的只見袁學海帶着李發。東張西望的在人叢裏鑽。也許是找自己來了。便迎上前叫道。「爹。我在這裏呀。」袁學海一回頭。看見了她。將手絹揩着額頭上的汗。皺了眉向她道。「你這兩個孩子。怎麼這樣的大意。不聲不响的走到這地方來。」李發也笑道。「

我真嚇一跳。以爲兩位小姐也跟着從軍去了呢。」袁學海見淑芬靠着樹幹站着。並不作聲。心想。莫不是她姊妹二人在路上又拌起嘴來了。於是向淑珍看看。又向淑芬看看。淑芬也猜出他的意思來了。便道。「爹。我問你一句話。你要實說。伯堅是不是還在世上。」袁學海突然被她這句話問住了。頓了一頓。瞪了眼睛望着她道。「你這話從那裏聽出來的。」淑珍道。「現在滿城的人。誰不知道。我問你。你得了這個消息。怎麼不告訴我們。」袁學海道。「我也是前天才知道。並非我不告訴你們。只因仲實對我說過。你們年紀輕的人。性情暴躁。怕說出來了。有什麼變化。所以忍耐住了。至於詳細的情形。我也不大知道。你們去問仲實罷。」淑珍對她父親。本是一句冒詐的話。不料她父親說出來。果然伯堅是殉難了。望了父親。兩隻眼睛眶裏飽涵着眼淚。不是這地方人多。簡直要哭出聲來了。淑芬依然是低了頭靠樹

站着。並沒有作聲。李發道：「二位小姐。我們老站在這裏。也不是個辦法。先回去罷。這件事還瞞着老太太呢。她要是知道了這消息。那還了得哇。」淑芬停了許久。才向袁學海道：「伯父。我仔細想了。伯堅不是我。或者不至於落這樣一個結果。但是……」說着又看了淑珍。才道：「我很對不住姐姐。我很愛他呀。他現在爲國死了。算沒有受我的累。玷污了他的人格。只是我失愛了。而且我想到我被拘留的那段事。我太沒有勇氣。我不能爲國盡力。我也不能爲愛人盡力了。我應當自殺。來洗除我自己的污點。要不然。我兩三年來。到處嚷嚷愛國。那不是欺騙人的話嗎。」袁學海皺了眉道：「噫。不要發什麼牢騷了。人死萬……」這句話不曾說完。只見淑芬如疾箭離弦的一般。向河岸下飛跑了去。袁氏父女看了。做聲不得。及至第二個感想來了。她這是自殺。如何可以不救。馬上大喊起來。只聽得水聲嘩啦一陣。淑芬

由水旁直撲到河中心去。那河面上的浪紋。被人身體分開來。成了個很大的銳角。這一下急出袁學海的話來。喊道。「有人投河了。快救命呀。」自己口裏說着。也就向河岸下跑。淑珍一把將他的衣服拉住。口裏喊道。「爹。你不會泅水。你怎麼能向那水裏跑呢。」李發也大喊着道。「跑不得。跑不得。」他們一陣紛擾。岸上已經有會泅水的。看到河中心有個女子。在波浪裏翻騰。順着水勢。只管向下流去。然而雖是會泅水的人。可也不敢泅水到水中心去。找了河邊上的小船。手忙腳亂。就向河中心划來。但是一個絲毫不懂水性的人。又是決計自殺的。在水裏能夠掙扎多少分鐘。所以當這小船划到河心的時候。投水的淑芬女士。已經沒有了蹤影。她鼓動水花的所在。和別處的水面一般。被風掀起那高不到一尺的浪花。順流而去。許多小划船搶到波心。船上各用篙子在水裏亂撈。那裏找得一點痕跡。袁學海先是

嚇呆了。這時見已挽救不及。手指着水裏。跳起腳來大哭。淑珍真也料不到淑芬這個聰明人。一時想不開。竟會投河自殺。兩手掩了臉。也號啕大哭。看熱鬧的人。十有六七停沒散。這時又將這裏主僕三人圍攏起來。多事的。不免問長問短。袁學海一面哭着。一面報告。「淑芬是曾伯堅的未婚妻。因聽到丈夫陣亡了。所以投河殉節。」大眾聽了這話。都贊不絕口。熱心的人。一面來勸着。一面代他們雇人打撈屍首。袁學海看淑珍只管嗚嗚咽咽哭着。不肯停止。深怕再出什麼意外。勒逼着她和自己一路回家去。淑珍一路走着。怕街上有人圍看。勉強忍住了眼淚。回家以後。走進臥室向床上一倒。就放聲大哭起來。心裏想着。像她這樣。却也不失戀愛真義。自己在這半個月以來。對她只是冷嘲熱諷。她無論如何忍受着。也不肯回駁。原來她是預備了這樣最後一著棋的。假使自己不那樣諷刺她。或者不致於逼得走上這

條路了。越想越悔。哭得非常之傷心。竟病倒了。這一件事。是在河岸上發生的。又在羣衆歡送敢死隊以後。傾刻之間。已傳遍了滿城。有些好奇的人。竟特意走到袁學海家的門口來。看看這人家出了這種女子。究竟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。在這種情形之下。曾袁二家的聲望。立刻增高了無數倍。有人知道袁家是姊妹三角戀愛的。更當爲愛國事情中。一幕曲折的慘劇。鬧得無人不談起來。淑珍在床上躺着有一個禮拜。說是病不是病。說是神志昏迷。也不是神志昏迷。只是懶洋洋的。沒有法子起來。外面鬧得那樣滿城風雨的愛國情史。她是絲毫也不知道。這個時候。伯堅的許多同學。發起了個追悼大會。同時。淑芬的屍身早已撈起收殮。也就在這日舉行公葬禮。這些同學的人。對於淑芬。當然是爲伯堅的緣故。愛屋及烏。可是也以爲她真是個解得愛情。尊那人格的女子。附帶的追悼一次。也不爲過。所以他們就擇

了伯堅淑芬雙雙被拘的那個財政局。作追悼會場。這個消息。袁家人也用不着瞞了淑珍。所以到了這日。他勉強的掙扎起來。穿了一身黑衣黑裙。也要到追悼會去。袁學海已經知道外面消息。恐怕姑娘到那熱鬧的會場上去了。會引起多數人的注意。因之當淑珍穿好了衣服的時候。他口裏啣了一枝雪茄。背了兩手。緩緩的走近前來向她微微了皺眉道。「看你這樣子。大概是要到追悼會去。但是你已夠傷心的了。到那種悲慘的地方去。你更要難過。我看……」淑珍臉色一正道。「爹。你這是什麼話。就是一個平常的朋友。到了這個時候。也應當去追悼一番。況且一個是我的妹妹。一個是我的表哥。我倒躺起來不去參與不成。」袁學海有一肚子的話。想要說出來。看到姑娘的態度。如此激昂。有話又不敢直說。只是將兩道眉緊緊的皺着。兩道眉峯幾乎要皺到一處。口裏含的雪茄。很久的時候。才噴出一口冷

煙來。淑珍如何識得出父親是爲了外面的傳說有所躊躇，所以她也並不再等父親的話。竟自走出大門來了。袁學海事實上不能拖住她不走。只得緊緊的跟着她。也向追悼會場追來。遙遙的看到淑珍一個人。在街道一邊低頭疾走。她所經過的地方。也曾有人注意着她。可是她並不理會。倘若無人的。一直的走了去。到了會場門外。那來來往往的人。已漸漸的擁擠。正當了大門。樹着一架素布牌坊。用棉花在藍布橫額上粘成一行字。乃是曾烈士袁烈女追悼大會。在這樣時代。民衆肯這樣熱烈的追悼烈女。這不能不說是破格的行爲。因之在這彩牌坊下。首先就感受到一種刺激。當她站定脚。向彩牌坊抬頭觀望的時候。大門裏有認得她的。就擁出來迎接。大家看她穿一身黑衣黑裙。在那蓬亂的短頭髮右鬢下。紮了一個白頭繩的八節花。她本是圓圓的臉兒。現在病了許多天。瘦得失去了兩腮的豐潤。却清秀

了些。在那很長的睫毛裏。低了眼珠子向前看着走道。自然現出那楚楚可憐的樣子來。一小部份人擁了向前。就驚了一大部分人。聽說是三角戀愛中的主角到了。誰不想看看。不過這追悼會。四壁都掛的是輓聯和輓詩。加上那院子裏的花圈。中間一朵藍色的花。飄出兩根紙帶。自然有一種淒涼的意味。印象到人腦子裏去。所以大家看是看她。都默默的望着。這時。淑珍說不出來心裏有一種什麼情味。糊裏糊塗的。隨着迎接的人。走了進去。仲實却由人叢中擠了出來。向前鞠着躬道。「表姐也來了。我聽說你病了。我不便去看。怕是談起話來。更引着你傷心。」淑珍看他也清瘦了許多。便道。「這真是我們兩家的……」不幸兩個字。還不曾說出來。聲音就咽住了。仲實道。「我哥哥呢。他是求仁得仁。只是令妹可憐。她有那種勇敢。何不加入我們義勇軍裏面來工作呢。」淑珍默然了許久。才道。「一個人受了情

感的支配。理智是一時制服不過來的。」仲實道。「你休息休息罷。我們原定了。光是我一個人舉行家祭。再開追悼會。表姐來了。可以先祭一祭就回去。這裏人多。你的身體不大好。不要又病倒了。」正說到這裏。有幾個女賓來了。圍着淑珍說話。就把她擁到休息室去了。淑珍坐談了一會。倒有許多。人前來和她談話。鬧的她應接不暇。仲實覺得她大受包圍了。不如讓她先走。因之就走進來。和她商量。請她馬上就祭。說時。便遞了一個簡單的行禮儀節單子給她。她一看。乃是奏樂。主祭人就位。上香。獻花。進茗。三鞠躬。靜立。讀祭文。退席。淑珍道。「我沒預備祭文啦。」仲實道。「這本是袁大舅預備下的。是他的口氣。現在因爲表姐來祭。他就在這會裏臨時改了一改。祭文並不長。所以改也不費事。」淑珍道。「好吧。我都依你的話辦。」仲實聽了。就出就請司儀的人預備。外縣沒有好的樂隊。一會兒。外面有兩架風琴。奏

着很悲哀的調子。就有兩個女賓引導淑珍上禮堂。這禮堂在一架素棚下面。沒有充足的陽光。在靈像前。點了兩枝綠蠟燈。和四壁的白輓聯藍輓帳。一襯托。似乎這燈光。也有淒慘之色。正中七八個大花圈。簇擁着那靈位。只是棹案上那銅爐裏。放出一叢檀煙。沖到空中。將正面懸着一男一女的遺像。都映掩的有些隱隱約約。好像是在生前一般。對了這情形。那有不傷感之理。所以走到禮堂。眼淚水已經點點滴滴的。滾了下來。偏是那兩架風琴的按手。儘量的將音調彈得十分悲哀。只管催動她的眼淚。直待司儀的人。站在一邊。喊了獻花上香之後。喊她就席聽讀祭文。兩個引導的人。將她引導階下。站立。風琴方才止住。這階檐邊。正懸了一幅白的橫額。大書特書。各有千秋。這時。會場裏幾百人。將禮堂外圍了個大圈。一點聲音都沒有。都向禮堂正中看來。眼光齊集到那各有千秋橫額下的一個黑衣女子身上。那

橫額被風吹着。在淑珍頭上微微有些飄蕩。似乎死者的英靈在那裏表示。她們已經知道主祭人在此。是如何的悲哀。猶如用手摸她的頭髮。在那裏安慰他呢。淑珍站在這裏。心裏默想着過去的事。伯堅若不是爲了自己和淑芬兩個人鬥爭。也許不至於逼着他去奮鬥。尤其淑芬本來無死之必要。完全爲了自己言語太重。她內疚於心。怕永久受社會的指摘。世上的人。對於死者都加以原諒的。這個時候。淑珍對了淑芬那遺像。看到那盛鬚豐頤的樣子。如今却入木已久。今天就要下土葬埋了。美人黃土。結果如斯。多麼可痛。想到這裏。心裏一陣淒楚。兩眶眼淚水。也不知由何而來。噴泉似的湧了出來。嗓子眼裏哽咽着斷斷續續的不成聲音。這會場上的來賓。看了她這樣子。都聳着眉頭子。瞧了淑珍發楞。除了站在靈前那個念祭文的人。發出那悲哀的音調。此外是一些聲音沒有。淑珍低了頭在那裏。却只是聽到

台階上面。有一種淒楚的音調。這音調是些什麼話。却一個字也不會到耳朵裏去。站在那裏。漸漸的只感到腦袋昏沉。兩脚有些站立不定。先還勉強撐持中。站在那裏前後搖着撼。有些抖顫。忽然之間。眼前一陣發黑。脚只一歪。整個的渾身向前一栽。人就仆在地上了。在她這一仆之間。全場人有個半數。不約而同啊啣了一聲。早有數十個人蜂擁向前。將淑珍圍了起來。袁學海自覺那祭文。不下於韓愈祭十二郎文。很是作的得意。當司儀人念祭文的時候。他却口啣雪茄。背了兩手。站在人羣外邊靜靜聽着。這時看到大家一陣紛亂。正驚慌着。也不知是個什麼人。在許多人裏喊出來道。「老先生快去看看罷。你的小姐不好了。」袁學海只說底什麼兩個字。就分開衆人。向人堆裏擠將進去。只見淑珍面色如紙。低頭歪垂着在肩膀上。眼睛半閉着睜不開來。她坐在台階下的石板上。歪屈了兩脚。身後却有一個人伸

手在她脅下半扶半抱着。袁學海蹲下身子。兩手扶了淑珍的肩膀。連連搖撼着叫道。「淑珍淑珍。你是怎麼了。你是怎麼了。」連連叫了幾聲。她才由喉嚨眼裏哼了一聲。仲實也擠上前。蹙脚道。「怎麼好。怎麼好。這又是一場禍事了。叫是叫不醒的。趕快把表姊送到縣立醫院去罷。」袁學海又連叫幾聲怎麼好。哽着嗓音要哭出來。仲實道。「這不是哭的事。我們趕緊想法子挽救她呀。」這樣一說。七手八脚的。早有四五個人搬了一張竹床上前。將淑珍抬着放到床上。然後直着向前。抬出會場去。那各有千的秋。的橫額。在風裏還不住的招展着。成了波浪形。好像說魂兮歸來。魂兮歸來。那各有千秋。橫額下有一副輓聯。

心固堅磐石 死有重泰山

這樣稱贊伯堅。還則罷了。但是稱贊淑芬。就有點過分。可是仁者見仁。智者

見智。這是剛才抬出去的病人的手筆。或者她是言之成理的。將來她百年之後。是否也有這樣一個人來稱贊呢。不過言者心之聲。看她這副輓聯。却是大有寄託。她之將來。也就很可想預知了。

滿城風雨終

